





卷之四

明史紀事本末

宗乾元年冬十月

甲辰任撫慰將士且就察事

高麗人李懷正為裨將

卷之六

明 太倉張

...

...

...

...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九十二

宋 建安袁 樞編次

明 太倉張 溥論正

藩鎮連兵

涇源之變

李懷光之叛附

唐肅宗乾元元年冬十二月平盧節度使王玄志薨
上遣中使往撫慰將士且就察軍中所欲立者授以

旌節高麗人李懷玉爲裨將殺玄志之子推侯希逸

爲平盧軍使希逸之母懷玉姑也故懷玉立之朝廷

因以希逸爲節度副使節度使由軍士僉推此

臣光曰夫民生有欲無主則亂是故聖人制禮以治之自天子諸侯至於卿大夫士庶人尊卑有分大小有倫若綱條之相維臂指之相使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其在周易上天下下澤履象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此之謂也凡人君所以能有其臣民者以八柄存乎已也苟或捨之則彼此之勢均何以使其下哉肅宗遭唐中衰幸而復國是宜正上下之禮以綱紀四方而偷取一時之安不思永久之慮彼命將帥統藩維國之大事也乃

委一介之使，徇行伍之情，無問賢不肖，惟其所欲與者，則授之。自是之後，積習爲常。君臣循守，以爲得策，謂之姑息。乃至偏裨士卒，殺逐主帥，亦不治其罪。因以其位任授之。然則爵祿廢置，殺生予奪，皆不出於上，而出於下。亂之生也，庸有極乎！且夫有國家者，賞善而誅惡，故爲善者勸，爲惡者懲。彼爲人下而殺逐其上，惡孰大焉！乃使之擁旄乘鉞，師長一方，是賞之也。賞以勸惡，惡其何所不至乎！書云：遠乃猷。詩云：猷之未遠。是用大諫。孔子曰：人

無遠慮必有近憂。爲天下之政而專事姑息其憂
患可勝校乎。由是爲下者常駑駘焉。伺其上苟得
間則攻而族之。爲上者常惴惴焉。畏其下苟得間
則掩而屠之。爭務先發以逞其志。非有相保養爲
俱利久存之計也。如是而求天下之安其可得乎。
迹其厲階肇於此矣。蓋古者治軍必本於禮。故晉
文公城濮之戰。見其師少長有禮。知其可用。今唐
治軍而不顧禮。使士卒得以陵偏裨。偏裨得以陵
將帥。則將帥之陵天子。自然之勢也。由是禍亂繼

起兵革不息民墜塗炭無所控訴凡二百餘年然
後大宋受命太祖始制軍法使以階級相承小有
違犯咸伏斧質是以上下有叙令行禁止四征不
庭無思不服宇內乂安兆民允殖以迄于今皆由
治軍以禮故也豈非論謀之遠哉

寶應元年冬十一月史朝義之敗於衛州也鄴郡節
度使薛嵩以相衛洛邢四州降于陳鄭澤潞節度使
李抱玉恒陽節度使張忠志以恒趙深定易五州降
于河東節度使辛雲京丁酉以張忠志爲成德軍

節度使統恆趙深定易五州賜姓李名寶臣初寶臣

裨將王武俊說寶臣來降及復爲節度使擢武俊爲

先鋒兵馬使武俊本契丹也初名沒諾干

代宗廣德元年春正月史朝義往幽州發兵其將田

承嗣留守莫州以城來降朝義范陽節度使李懷仙

亦請降事見安史之亂閏月癸亥以史朝義降將薛嵩爲

相衛邢洛貝磁六州節度使田承嗣爲衛博德滄瀛

五州都防禦使李懷仙仍故地爲幽州盧龍節度使

時河北諸州皆已降嵩等迎僕固懷恩拜於馬首乞

武俊說李
臣降擢先
鋒兵馬使

僕固懷恩
賊

留薛嵩田承
嗣李懷仙李
寶臣分帥河

留崇義聞來
瑱死殺李昭
許首陽而自

行間自效懷恩亦恐賊平寵衰故奏留嵩等及李寶
臣分帥河北自爲黨援朝廷亦厭苦兵革苟冀無事
因而授之初長安人梁崇義以羽林射生從來瑱
鎮襄陽累遷右兵馬使崇義有勇力能卷鐵舒鈞沈
毅寡言得衆心瑱之人朝也命諸將分成諸州瑱死
戍者皆犇歸襄陽行軍司馬龐克將兵二千赴河南
至汝州聞瑱死引兵還襲襄州左兵馬使李昭拒之
克犇房州崇義自鄧州引戍兵歸與昭及副使薛南
陽相讓爲長久之不決衆皆曰兵非梁卿主之不可

田承嗣選牙
兵萬人自衛

遂推崇義爲帥、崇義尋殺昭及南陽、以其狀聞、上不
能討、三月甲辰、以崇義爲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
留後、夏五月丁卯、制分河北諸州、以幽莫媯檀平
薊爲幽州管、恒定趙深易爲成德軍管、相貝邢洛爲
相州管、魏博德爲魏州管、滄棣冀瀛爲青淄管、懷衛
河陽爲澤潞管、六月庚寅、以魏博都防禦使田承嗣
爲節度使、承嗣舉管內戶口壯者皆籍爲兵、惟使老
弱耕稼、數年間有衆十萬、又選其驍健者萬人自衛、
謂之牙兵、

二年春正月魏博節度使田承嗣奏名所管曰天雄軍從之

永泰元年夏五月平盧節度使侯希逸鎮淄青好遊畋營塔寺軍州苦之兵馬使李懷玉得衆心希逸忌之因事解其軍職希逸與巫宿於城外軍士閉門不納奉懷玉爲帥希逸犇滑州上表待罪詔赦之召還

李懷玉逐希逸自立賜名正已

京師秋七月壬辰以鄭王邈爲平盧淄青節度大使以懷玉知留後賜名正已時成德節度使李寶臣魏博節度使田承嗣相衛節度使薛嵩盧龍節度使李

朱希彩與朱
泚潛共殺李
懷仙自稱留
後

懷仙收安史餘黨各擁勁卒數萬治兵完城自署文
武將吏不供貢賦與山南東道節度使梁崇義及正
已皆結爲昏姻互相表裏朝廷專事姑息不能復制
雖名藩臣羈縻而已

大曆三年夏六月壬辰幽州兵馬使朱希彩經略副
使昌平朱泚泚弟滔共殺節度使李懷仙希彩自稱
留後閏月成德節度使李寶臣遣將將兵討希彩爲
希彩所敗朝廷不得已宥之庚申以王縉領盧龍節
度使丁卯以希彩知幽州留後冬十一月丁亥以

幽州留後朱希彩爲節度使。

李懷瑗殺朱希彩朱泚權知留後

七年盧龍節度使朱希彩旣得位，悖慢朝廷，殘虐將卒。孔目官李懷瑗因衆怒，伺間殺之。衆未知所從，經略副使朱泚營於城北，其弟滔將牙內兵潛使百餘人於衆中大言曰：「節度使非朱副使不可，衆皆從之。」泚遂權知留後，遣使言狀。冬十月辛未，以泚爲檢校左常侍、幽州盧龍節度使。

八年春正月，昭義節度使相州刺史薛嵩薨。子平年十二，將士脇以爲帥，平僞許之。旣而讓其叔父萼，夜

薛嵩死，子平逃歸，讓位於其叔父萼。

奉父喪逃歸鄉里壬午制以粵知留後 秋八月辛

未幽州節度使朱泚遣弟滔將五千精騎詣涇州防

秋自安祿山反幽州兵未嘗為用滔至上大喜勞賜

甚厚 九月魏博節度使田承嗣為安史父子立祠

堂謂之四聖且求為相上令內侍孫知古因奉使諷

令毀之 冬十月甲辰加承嗣同平章事以褒之

九年春三月戊申以皇女永樂公主許妻魏博節度

使田承嗣之子華上意欲固結其心而承嗣益驕慢

夏六月盧龍節度使朱泚遣弟滔奉表請人朝且

承嗣為安史
父子立祠堂
且求為相

上以宋樂公
至妻田華承

嗣益驕慢

裴志清逐薛
峒帥衆歸承

嗣

上命孫知古
諭承嗣不奉

請自將步騎五千防秋。上許之。仍爲之先築大第於京師以待之。朱泚入朝。九月庚子至京師。冬十月魏博節度使田承嗣誘昭義將吏使作亂。

十年春正月丁酉昭義兵馬使裴志清逐留後薛
帥其衆歸承嗣。承嗣聲言救援。引兵襲相州。取之。峒
犇洛州。上表請入朝。許之。乙巳朱泚表請留闕下。
以弟滔知幽州。盧龍留後許之。蓋昭義裨將薛擇爲
相州刺史。薛雄爲衛州刺史。薛堅爲洛州刺史。皆薛
嵩之族也。戊申上命內侍孫知古如魏州。諭田承嗣。

薛雄不從亂
承嗣使盜殺

之

使各守封疆。承嗣不奉詔。癸丑遣大將盧子期取洛州。楊光朝攻衛州。二月乙丑田承嗣誘衛州刺史薛雄。雄不從。使盜殺之。屠其家。盡據相衛四州之地。自置長吏。掠其精兵良馬。悉歸魏州。逼孫知古與共。巡磁相二州。使其將士割耳髡面。請承嗣爲帥。丙子以華州刺史李承昭知昭義留後。三月乙巳薛粵詣闕請罪。上釋不問。初成德節度使李寶臣溜青節度使李正己皆爲田承嗣所輕。寶臣弟寶正娶承嗣女。在魏州與承嗣子維擊毬。馬驚誤觸維死。承

嗣怒囚寶正以告寶臣。寶臣謝教救不謹，封杖授承嗣使撻之。承嗣遂杖殺寶正。由是兩鎮交惡。及承嗣拒命，寶臣正已皆上表請討之。上亦欲因其隙討承嗣。夏四月乙未，敕貶承嗣爲永州刺史，仍命河東成德、幽州、淄、青、淮、西、木、平、汴、宋、河、陽、澤、潞諸道發兵。前臨魏博。若承嗣尚或稽違，卽令進討。罪止承嗣及其姪悅。自餘將士弟姪，苟能自拔，一切不問。時朱滔方恭順，與寶臣及河東節度使薛兼訓攻其北。正已與淮西節度使李忠臣等攻其南。五月乙未，承嗣將霍

承嗣將裴志清降寶臣

承嗣請歸朝

榮國以磁州降，丁未李正己攻德州，拔之。李忠臣統
永平、河陽、懷澤步騎四萬進攻衛州。六月辛未，田
承嗣遣其將裴志清等攻冀州。志清以其衆降李寶
臣。甲戌，承嗣自將圍冀州。寶臣使高陽軍使張孝忠
將精騎四千禦之。寶臣大軍繼至，承嗣燒輜重而遁。
孝忠本奚也。田承嗣以諸道兵四合，部將多叛而
懼。秋八月，遣使奉表請束身歸朝。己丑，田承嗣遣
其將盧子期寇磁州。九月，李寶臣、李正己會于棗
強，進圍貝州。田承嗣出兵救之，兩軍各饗士卒，成德

李寶臣李承
昭擒盧子期
送京師斬之

河南諸將大
破田悅

賞厚平盧賞薄既罷平盧士卒有怨言正已恐其爲
變引兵退寶臣亦退李忠臣聞之釋衛州南度河屯
陽武寶臣與朱滔攻滄州承嗣從父弟庭玠守之寶
臣不能克冬十月盧子期攻磁州城幾陷李寶臣
與昭義留後李承昭共救之大破子期于清水擒子
期送京師斬之河南諸將又大破田悅於陳留田承
嗣懼初李正已遣使至魏州承嗣囚之至是禮而遣
之遣使盡籍境內戶口甲兵穀帛之數以與之曰承
嗣今年八十有六溘死無日諸子不肖悅亦孱弱凡

寶臣爲中使
馬承倩所託
詈王武俊說
釋承嗣以爲
已資

今日所有爲公守耳，豈足以辱公之師旅乎？立使者於廷，南向拜而授書，又圖正己之像，焚香事之。正己悅，遂按兵不進。於是河南諸道兵皆不敢進。承嗣旣無南顧之虞，得專意北方。上嘉李寶臣之功，遣中使馬承倩齎詔勞之。將還，寶臣詣其館，遺之百縑。承倩詬詈擲出道中。寶臣慙其左右，兵馬使王武說寶臣曰：「今公在軍中，新立功，豈子尚爾？况寇平之後，以一幅詔書，召歸闕下，一匹夫耳，不如釋承嗣以爲己資。」寶臣遂有玩寇之志。承嗣知范陽，寶臣鄉里，心常

寶臣爲承嗣
所愚遂圖朱

欲之因刻石作讖云二帝同功勢萬全將田爲侶入
幽燕密令瘞寶臣境內使望氣者言彼有王氣寶臣
掘而得之又令客說之曰公與朱滔共取滄州得之
則地歸國非公所有公能捨承嗣之罪請以滄州歸
公仍願從公取范陽以自効公以精騎前驅承嗣以
步卒繼之蔑不克矣寶臣喜謂事合符讖遂與承嗣
通謀密圖范陽承嗣亦陳兵境上寶臣謂滔使者曰
聞朱公儀貌如神願得畫像觀之滔與之寶臣置於
射堂命諸將其觀之曰真神人也滔軍於瓦橋寶臣

選精騎二千、通夜馳三百里、襲之、戒曰、取貌如射堂者、時兩軍方睦、滔不虞有變、狼狽出戰而敗、會衣它服得免、寶臣欲乘勝取范陽、滔使雄武軍使昌平劉忬守留府、寶臣知有備、不敢進、承嗣聞幽恒兵交、卽引軍南還、使謂寶臣曰、河內有警、不暇從、公石上讖文、吾戲爲之耳、寶臣慙怒而退、寶臣旣與朱滔有隙、以張孝忠爲易州刺史、使將精騎七千以備之、十一月丁酉、田承嗣將吳希光以瀛州降、十二月田承嗣請入朝、李正己屢爲之上表、乞許其自新、

入朝
其罪

田神玉卒李
靈曜殺孟鑿

承嗣

十一年春二月庚辰田承嗣復遣使上表請入朝上
乃下詔赦承嗣罪復其官爵聽與家屬入朝其所部
拒朝命者一切不問夏五月汴宋留後田承玉卒
都虞候李靈曜殺兵馬使濮州刺史孟鑿北結田承
嗣爲援癸巳以永平節度使李勉兼汴宋等八州留
後乙未以靈曜爲濮州刺史靈曜不受詔六月戊午
以靈曜爲汴宋留後遣使宣慰秋七月田承嗣遣
兵寇滑州敗李勉李靈曜旣爲留後益驕慢悉以
其黨爲管内八州刺史縣令欲效河北諸鎮八月甲

劉昌說李僧
惠效順乃請

靈曜

申詔淮西節度使李忠臣、永平節度使李勉、河陽三
城使馬燧討之。淮南節度使陳少遊、淄青節度使李
正己皆進兵擊靈曜。汴宋兵馬使攝節度副使李僧
惠、靈曜之謀主也。宋州牙門將劉昌遣僧神表潛說
僧惠、僧惠召問計，昌爲之泣陳逆順。僧惠乃與汴宋
牙將高憑、石隱金遣神表奉表詣京師，請討靈曜。九
月壬戌，以僧惠爲宋州刺史，憑爲曹州刺史，隱金爲
鄆州刺史。乙丑，李忠臣、馬燧軍于鄭州，靈曜引兵逆
擊，忠臣意其至，退軍滎澤。淮西軍士潰去者十一

晉文臣兵潰
歸馬燧固
執不可軍勢
振

李靈曜屢敗

六鄭州士民皆驚走入東都。忠臣將歸淮西。燧固執
不可。曰：以順討逆，何憂不克？奈何自棄功名，堅壁不
動。忠臣聞之，稍收散卒，數日皆集。軍勢復振。戊辰，李
正己奏克鄆濮二州。壬申，李僧惠敗靈曜兵於雍丘。
冬十月，李忠臣馬燧進擊靈曜。忠臣行汴南，燧行汴
北，屢破靈曜兵。壬寅，與陳少遊前軍合，與靈曜大戰
於汴州城。西靈曜敗入城固守。癸卯，忠臣等圍之。田
承嗣遣郭悅將兵救靈曜，敗。永平淄青兵於匡城乘
勝進軍汴州。乙巳，營於城北數里。丙午，忠臣遣裨將

李忠臣馬燧
李重倩大敗
田悅靈曜夜
遁汴州平

燧讓功於忠
臣

李重倩送李
師斬之上

李重倩將輕騎數百夜入其營縱橫貫穿斬數十人而還營中大駭忠臣燧因以大軍乘之鼓譟而入悅衆不戰而潰悅脫身北走將士死者相枕籍不可勝數靈曜聞之開門夜遁汴州平重倩本奚也丁未靈曜至韋城永平將杜如江擒之燧知忠臣暴戾以已功讓之不入汴城引軍西屯板橋忠臣入城果專其功宋州刺史李儋惠與之爭功忠臣因會擊殺之又欲殺劉昌昌遁逃得免甲寅李勉械送李靈曜至京師斬之上廿二月丁亥李正己李寶臣並加同平章

李抱玉薨弟
抱真留後

事 戊戌昭義節度使李承昭表稱疾篤以澤潞行
軍司馬李抱真兼知磁邢兩州留後 庚戌加淮西
節度使李忠臣同平章事仍領汴州刺史徙治汴州
十二年春三月乙卯兵部尚書同平章事鳳翔懷澤
潞秦隴節度使李抱玉薨弟抱真仍領懷澤潞留後
田承嗣竟不入朝又助李靈曜上復命討之承嗣
乃復上表謝罪上亦無如之何庚午悉復承嗣官爵
仍令不必入朝 冬十二月丙戌朱泚自涇州還京
師 庚子以朱泚兼隴右節度使知河西澤潞行營

平盧節度使李正己先有淄青齊海登萊沂密德
棣十州之地及李靈曜之亂諸道合兵攻之所得之
地各爲已有正己又得曹濮徐兗鄆五州因自青州
徙治鄆州使其子前淄州刺史納守青州癸卯以納
爲青州刺史正己用刑嚴峻所在不敢偶語然法令
齊一賦均而輕擁兵十萬雄據東方鄰藩皆畏之是
時田承嗣據魏博相衛洛貝澶七州李寶臣據恒易
趙定深冀滄七州各擁衆五萬梁崇義據襄鄧均房
復鄧六州有衆二萬相與根據蟠結雖奉事朝廷而

身臣請復姓
加既復請賜

姓李

臣承嗣死使
姪悅知軍事
諸子佐之

不用其法令官爵甲兵租賦刑殺皆自專之上寬仁
一聽其所爲朝廷或完一城增一兵輒有怨言以爲
猜貳常爲之罷役而自於境內築壘繕兵無虛日以
是雖在中國各藩臣而實如蠻貊異域焉

十三年秋八月乙亥成德節度使李寶臣請復姓張
許之

十四年春二月癸未魏博節度使田承嗣薨有子十
一人以其姪中軍兵馬使悅爲才使知軍事而諸子
佐之甲申以悅爲魏博留後淮西節度使李忠臣

李希烈殺張
惠光父子逐
忠臣上以爲
節度使

貪殘好色，將吏妻女美者多逼淫之，悉以軍政委妹
婿節度副使張惠光。惠光挾勢暴橫，軍州苦之。忠臣
復以惠光子爲牙將，暴橫甚於其父。左廂都虞候李
希烈，忠臣之族子也，爲衆所服。希烈因衆心怨怒，三
月丁未，與大將丁勗等殺惠光父子，而逐忠臣。忠臣
單騎奔京師，上以其有功，使以檢校司空同平章事
留京師，以希烈爲蔡州刺史，淮西留後，以永平節度
使李勉兼汴州刺史，增領汴、穎二州，徙鎮汴州。成
德節度使張寶臣既請復姓，又不自安，更請賜姓。夏

四月癸未復賜姓李。五月戊子以淮西留後李希烈爲節度使。辛卯以河陽鎮遏使馬燧爲河東節度使。六月庚戌以朱泚爲鳳翔尹。秋九月甲戌改淮西爲淮寧。

德宗建中元年八月初左僕射劉晏爲吏部尚書楊炎爲侍郎不相悅元載之死晏有力焉及上卽位晏久與利權衆頗疾之多上言轉運使可罷炎乃建言尚書省國政之本比置諸使分奪其權今宜復舊上從之正月甲子詔天下錢穀皆歸金倉部罷晏轉運租

庸青苗鹽鐵等使

二月丙申朔命黜陟使十一人

分巡天下先是魏博節度使田悅事朝廷猶恭順河北黜陟使洪經綸不曉時務聞悅軍十萬人符下罷其四萬令還農悅陽順命如符罷之旣而集應罷者激怒之曰汝曹久在軍中有父母妻子今一旦爲黜陟使所罷將何資以自衣食乎衆大哭悅乃出家財以賜之使各還部伍於是軍士皆德悅而怨朝廷

言原
楊炎奏用元載遺策城原州上遣中使詣涇原節度使段秀實訪以利害秀實以爲今邊備尚虛未宜興

上用楊炎言
貶劉晏

事以召寇炎怒以爲沮已徵秀實爲司農卿丁未邠
寧節度使李懷光兼四鎮北庭行營涇原節度使移
軍原州以四鎮北庭留後劉文喜爲別駕

元載遺策
語在吐蕃

入寇

上用楊炎之言託以奏事不實己酉貶劉晏爲

忠州刺史癸丑以澤潞留後李抱真爲節度使楊

炎欲城原州以復秦原命李懷光居前督作朱泚崔

寧各將萬人翼其後詔下涇州爲城具涇之將士怒

曰吾屬爲國家西門之屏十餘年矣始居邠州甫營

耕桑有地著之安徙屯涇州披荆榛立軍府坐席未

涇州將士不
欲遠徙築城
劉文喜復據
州不受詔

李懷

暖又投之塞外。吾屬何罪而至此乎。李懷光始爲邠
寧帥，卽誅溫儒雅等，軍令嚴峻。及兼涇原，諸將皆懼。
曰：彼五將何罪而爲戮，今又來此，吾屬能無憂乎。劉
文喜因衆心不安，據涇州不受詔。上疏復求段秀實
爲帥，不則朱泚。癸亥，以朱泚兼四鎮北庭行軍涇原
節度使代懷光。劉文喜又不受詔，欲自邀旌節。夏
四月乙未朔，據涇州叛，遣其子質於吐蕃以求援。上
命朱泚、李懷光討之。又命神策軍使張巨濟將禁兵
二千助之。五月，朱泚等圍劉文喜於涇州，杜其出

文喜
劉海賓殺之
歸朝原州亦
不果城

久而閉壁不與戰久之不拔天方旱徵發愧運內外
騷然朝臣上書請赦文喜以蘇疲人者不可勝紀上
皆不聽田微孽不除何以令天下文喜使其將劉海
賓入奏海賓言於上曰臣乃陛下藩邸部曲豈肯附
叛人必爲陛下梟其首以獻但文喜今所求者節而
已願陛下姑與之文喜必怠則臣計得施矣上曰名
器不可假人爾能立效固善我節不可得也使海賓
歸以告文喜而攻之如初減御膳以給軍士城中將
士當受春服者賜予如故於是衆知上意不可移時

桑道茂請築
奉天城

楊炎使庾準
誣劉晏殺之

吐蕃方睦於唐，不爲發兵。城中勢窮，庚寅，海賓與諸將共殺文喜，傳首而原州竟不果。城自上卽位，李正己內不自安，遣參佐入奏事。會涇州捷奏至，上使觀文喜之首而歸，正己益懼。六月，術士桑道茂上言：「陛下不出數日，誓有離宮之厄。」臣望奉天有天子氣，宜高大其城以備非常。辛丑，命京兆發丁夫數千，雜六軍之士築奉天城。秋七月，荆南節度使庾準希楊炎指，奏忠州刺史劉晏與朱泚書求營救，辭多怨望。又奏召補州兵，欲拒朝命。炎證成之。上密遣中使

就忠州縊殺之。己丑乃下詔賜死。天下寃之。八月

丁未加盧龍隴右涇原節度使朱泚兼中書令盧龍
隴右節度如故。以舒王謨爲四鎮北庭行軍涇原節
度大使。以涇州牙前兵馬使河中姚令言爲留後。謨
邈之子也。早孤。上子之。

二年春正月戊辰成德節度使李寶臣薨。寶臣欲以
軍府傳其子行軍司馬惟岳。以其年少闇弱。讞誅諸
將之難制者。深州刺史張獻誠等。至有十餘人。同日
死者。寶臣召易州刺史張孝忠。孝忠不往。使其弟孝

李寶臣死時
岳聽胡震王
它奴言自爲
留後

節召之。孝忠使孝節謂寶臣曰：諸將何罪，連頸受戮？孝忠懼死，不敢往，亦不敢叛。正如公不入朝之意耳。孝節泣曰：如此孝節必死。孝忠曰：往則併命，我在此，必不敢殺汝，遂歸。寶臣亦不之罪也。兵馬使王武俊位卑而有勇，故寶臣特親愛之，以女妻其子士真。士真復厚結其左右，故孝忠武俊獨得全。及薨，孔目官胡震家僮王它奴勸惟岳匿喪二十餘日，詐爲寶臣表，求令惟岳繼襲，上不許，遣給事中汲人班宏往問。寶臣疾且諭之，惟岳厚賂宏，宏不受，還報。惟岳乃發。

惟岳
襲不許

喪自爲留後使將佐其奏求旌節上又不許初嘗與李正己田承嗣梁崇義相結期以土地傳之子孫故承嗣之死寶臣力爲之請於朝使以節授田悅代宗從之悅初襲位事朝廷禮甚恭河東節度使馬燧表其必反請先爲備至是悅屢爲惟岳請繼襲上欲革前弊不許或諫曰惟岳已據父業不因而命之必爲亂上曰賊本無資以爲亂皆籍我土地假我位號以聚其衆耳曷日因其所欲而命之多矣而亂益滋是爵命不足以已亂而適足以長亂也然則惟岳必

區謀拒命用
庭玠正言不
竟以憂卒

勸李惟
正已

爲亂命與不命等耳。竟不許悅，乃與李正已各遣使
詔惟岳潛謀勒兵拒命。魏博節度副使田庭玠謂悅
曰：爾籍伯父遺業，但謹事朝廷，坐享富貴，不亦善乎？
奈何無故與恒鄆共爲叛臣？爾觀兵興以來，逆亂者
誰能保其家乎？必欲行爾之志，可先殺我，無使我見
田氏之族滅也。因稱病臥家，悅自往謝之。庭玠閉門
不內，竟以憂卒。成德判官邵真聞李惟岳之謀，泣諫
曰：先相公受國厚恩，大夫衰經之中，遽欲負國，此甚
不可。勸惟岳執李正已，使者送京師，且請討之。曰：如

此朝廷嘉大夫之忠。則旄鉞庶幾可得。惟岳然之使。

真草奏。長史畢華曰。先公與二道結好二十餘年。奈

何。一旦棄之。且雖執其使。朝廷未必見信。正已忽來

襲我。孤軍無援。何以待之。惟岳又從之前。定州刺史

谷從政。惟岳之舅也。有膽略。頗讀書。王武俊等皆敬

憚之。為寶臣所忌。從政乃稱病杜門。惟岳亦忌之。不

與圖事。日夜獨與胡震王。它奴等計議。多散金帛。以

悅將士。從政往見。惟岳曰。今海內無事。自革國來者。

皆言天子聰明英武。志欲致太平。深不欲講。侯子孫

谷從政勸惟岳人朝不從

遂飲藥死

專地爾今首違詔命天子必遣諸道致討將士受賞之際皆言爲大夫盡死苟一戰不勝各惜其生誰不離心大將有權者乘危伺便咸思取爾以自爲功矣且先相公所殺高班大將殆以百數撓敗之際其子弟欲復讐者庸可數乎又相公與幽州有隙朱滔兄弟常切齒於我今天子必以爲將滔與吾擊柝相聞計其聞命疾驅若虎狼之得獸也何以當之昔田承嗣從安史父子同反身經百戰凶悍聞於天下違詔舉兵自謂無敵及盧子期就擒吳希光歸國承嗣指

天垂泣身無所措。願先相公按兵不進。且爲之所請。先帝寬仁赦而不誅。不然田氏豈有種乎。况爾生長富貴齒髮尚少。不更艱危。乃信左右之言。欲效承嗣所爲乎。爲爾之計。不若辭謝將佐。使惟誠攝領軍府。身自入朝。乞留宿衛。因言惟誠且令攝事。恩命決於聖志。上必悅爾忠義。縱無大位。不失榮祿。永無憂矣。不然大禍將至。悔之何及。吾亦知爾素疎忌。我願以舅甥之情。事急不得不言耳。惟岳及左右見其言切。益惡之。從政乃復歸杜門稱病。惟誠者。惟岳之庶兄。

李正已等聞
劉晏死反謀
益決

也謙厚好書得衆心其母妹爲李正已子婦是日惟岳送惟誠於正已使復姓張遂仕淄青惟岳遣王它奴詣從政家察其起居從政飲藥而卒且死曰吾不憚死哀張氏今族滅矣劉文喜之死也李正已田悅等皆不自安劉晏死正已等益懼相謂曰我輩罪惡豈得與劉晏比乎會汴州城隘廣之東方人訛言上欲東封故城汴州正已懼發兵萬人屯曹州田悅亦完聚爲備與梁崇義李惟岳遙相應助河南士民騷然驚駭永平軍舊領汴宋滑毫陳穎泗七州丙子分

表請
遺
上選
擢盧杞

宋毫穎別爲節度使以宋州刺史劉洽爲之以泗州
隸淮南又以東都留守路嗣恭爲懷鄭汝陝四州河
陽三城節度使旬日又以永平節度使李勉都統洽
嗣恭二道仍割鄭州隸之選嘗爲將者爲諸州刺史
以備正已等楊炎旣殺劉晏朝野側目李正已累
表請晏罪譏斥朝廷炎懼遣腹心分詣諸道以宣慰
爲名實使之密諭節度使云晏昔附姦邪請立獨孤
后上自惡而殺之上聞而惡之由是有誅炎之志隱
而未發乙巳遷炎中書侍郎擢盧杞爲門下侍郎並

通鑑記事
卷一百九十一

崇義以上
殺崇義懼不
肯入朝

同平章事不專任炎矣。丙午更汴宋軍名曰宣武。
梁崇義雖與李正己等連結，兵勢寡弱，禮數最恭，
或勸其入朝。崇義曰：來公有大功於國，上元中爲閹
宦所讒，遷延稽命。及代宗嗣位，不俟馬入朝，猶不免
族誅。吾歲久釁穉，何可往也。淮寧節度使李希烈屢
請討之，崇義懼，益修武備。流人郭昔告崇義爲變，崇
義聞之，請罪，上爲之杖，昔遠流之。使金部員外郎李
舟詣襄州諭旨，以安之。舟嘗奉使詣劉文喜，爲陳禍
福，文喜囚之，會帳下殺文喜以降，諸道跋扈者聞之。

謂舟能覆城殺將至襄州崇義惡之舟又勸崇義入
朝言頗切直崇義亦不悅及遣使宣慰諸道舟復請
襄州崇義拒境不內上言軍中疑懼請易以它使時
兩河諸鎮方猜阻上欲示恩信以安之夏四月庚寅
加崇義同平章事妻子悉加封賞賜以鐵券遣御史
張著齎手詔徵之仍以其裨將蘭杲爲鄧州刺史
五月田悅卒與李正已李惟岳定計連兵拒命遣兵
馬使孟祐將步騎五千北助惟岳薛嵩之死也田承
嗣盜據咨相二州朝廷獨得邢磁二州及臨洛縣悅

刑曹俊請置
兵崞口悅不

其策

欲阻山爲境曰邢磁如兩眼在吾腹中不可不取乃遣兵馬使康愔將八千人圍邢州別將楊朝光將五千人柵於邯鄲西北以斷昭義救兵悅自將兵數萬圍臨洛邢州刺史李共臨洛將張佺堅壁拒守具州刺史邢曹俊田承嗣舊將也勇而有謀悅寵信牙官扈粦而疎之及攻臨洛召曹俊問計曹俊曰兵法十圍五攻尚書以逆犯順勢更不侔今頓兵堅城之下糧竭卒盡自亡之道也若不置萬兵於崞口以遏西師則河北二十四州皆爲尚書有矣諸將惡其異已

命李希烈討
梁崇義楊炎
諫不聽

共毀之悅不用其策。六月張著至襄陽梁崇義益懼陳兵而見之藺杲得詔不敢發馳見崇義請命崇義對著號泣竟不受詔著復命癸巳進李希烈爵南平郡王加漢南漢北兵馬招討使督諸道兵討之楊炎諫曰希烈爲董秦養子親任無比卒逐秦而奪其位爲人狼戾無親無功猶屈強不法使平崇義何以制之上不聽炎固筆之上益不平荆南牙門將吳少誠以取梁崇義之策于李希烈以少誠爲前鋒少誠幽州潞人也時內自關中西暨蜀漢南盡江淮閩越

張萬福發江
淮進奉船

以悅希烈

北至太原所在出兵而李正己遣兵扼徐州甬橋渦
口梁崇義阻兵襄陽運路皆絕人心震恐江淮進奉
船千餘艘泊渦口不敢進上以和州刺史張萬福爲
濠州刺史萬福馳至渦口立馬岸上發進奉船淄青
將士停岸睥睨不敢動壬子以懷鄭河陽節度副
使李光爲河陽懷州節度使割京畿五縣隸焉秋
七月李希烈以久雨未進軍上怪之盧杞密言於上
曰希烈遷延以楊炎故也陛下何愛炎一日之名而
墮大功不若暫免炎相以悅之事平復用無傷也上

馬燧李抱真
李晟大破田
悅斬楊朝光

張仵固守臨
洛

以爲然。庚申，以炎爲左僕射，罷政事。辛巳，以邠寧
節度使李懷光兼朔方節度使。癸未，河東節度使
馬燧、昭義節度使李抱真、神策先鋒都知兵馬使李
晟大破田悅於臨洛。時悅攻臨洛累月不拔，城中食
且盡，府庫竭，士卒多死傷。張仵飾其愛女使出拜將
士曰：「諸軍守戰甚苦，任家無它物，請鬻此女爲將士
一日之費。」衆皆哭曰：「願盡死力，不敢言賞。」李抱真告
急於朝，詔馬燧將步騎二萬與抱真討悅。又遣李晟
將神策兵與之俱。又詔幽州留後朱滔討惟岳、燧等。

軍未出險先遣使持書諭悅爲好語。悅謂燧畏之不
設備。又與抱真合兵八萬。東下壺關。軍于邯鄲。擊悅
支軍破之。悅方急攻臨洛。分李惟岳兵五千助楊朝
光。明日燧等進攻朝光柵。悅將萬餘人救之。燧命大
將李自良等禦之於雙岡。令之曰。悅得過必斬爾。自
良等力戰。悅軍却。燧推火車焚朝光柵。斬朝光。獲首
虜五千餘級。居五日。燧等進軍至臨洛。悅悉衆力戰。
凡百餘合。悅兵大敗。斬首萬餘級。悅引兵夜遁。邢州
圍亦解。時平盧節度使李正己已薨。子納秘之。擅領

總領軍務
出兵助悅

軍務悅求救於納及李惟岳納遣大將衛俊將兵萬人惟岳遣兵三千人救之悅收合散卒將二萬餘人軍于洹水淄青軍其東成德軍其西首尾相應馬燧帥諸軍進屯鄴奏求河陽兵自助詔河陽節度使李元將兵會之八月李納始發喪奏請襲父位上不許梁崇義發兵至江陵至四望大敗而歸乃收兵襄鄧李希烈引軍循漢而上與諸道兵會崇義遣其將翟暉杜少誠逆戰於蠻水希烈大破之追至疎口又破之二將請降希烈使其衆先入襄陽慰諭軍

李希烈斬梁崇義

張孝忠從蔡
濼言歸朝

民崇義閉城拒守。守者開門爭出，不可禁。崇義與妻
赴井死。傳首京師。范陽節度使朱滔將討李惟岳，
軍于莫州。張孝忠將精兵八千守易州。滔遣判官蔡
雄說孝忠曰：「惟岳乳臭兒，敢拒朝命。今昭義河東軍
已破田悅，淮寧李僕射克襄陽，計河南諸軍朝夕北
向。恒魏之亡，可佇立而須也。使君誠能首舉揚州，以
歸朝廷，則破惟岳之功，自使君始。此轉禍爲福之策
也。孝忠然之。遣牙官程華詣滔，遣錄事參軍董積奉
表詣闕。」上表薦之。上悅。九月辛酉，以孝忠爲成

德節度使命惟岳護喪歸朝惟岳不從孝忠德洎爲

子茂和娶洎女深相結壬戌加李希烈同平章事

初李希烈請討梁崇義上對朝士亟稱其忠黜陟

使李承自淮回還言於上曰希烈必立微功但恐有

功○之○後○偃○蹇○不○臣○更○煩○朝○廷○用○兵○耳○上○不○以○爲○然○希

烈既得襄陽遂據之爲已有上乃思承言時承爲河

中尹甲子以承爲山南東道節度使上欲以禁兵送

上承請單騎赴鎮至襄陽希烈寘之外館迫脇萬方

承誓死不屈希烈乃大掠闔境所有而去承治之甚

承遺叔雅
厚周曾等

國希烈

州歸國

程詣闕乞領

徐海沂三州

觀察使程先

白張鑑杞怒

不從其請

年軍府稍完希烈留牙將於襄州守其所掠財由是

數有使者往來承亦遣其腹心臧叔雅往來許蔡厚

結希烈腹心周曾等與之陰圖希烈冬十月徐州

刺史李洧正已之從父兄也李納寇宋州彭城令太

原白季庚說洧舉州歸國洧從之遣攝巡官崔程奉

表詣闕且使口奏并白宰相以徐州不能獨抗納乞

領徐海沂三州觀察使况海沂二州今皆爲納有洧

與刺史王涉馬萬通素有約苟得朝廷詔書必能成

功承自外來以爲宰相一也先白張鑑鑑以告盧杞

魏博魏博
破淄青魏博
兵於徐州

祀怒其不先白已不從其請戊申加滑御史大夫充
招諭使十一月辛酉宣武節度使劉洽神策都知兵
馬使曲環滑州刺史襄平李澄朔方大將唐朝臣大
破淄青魏博之兵於徐州於是李納遣其將王溫會
魏博將信都崇慶共攻徐州李洧遣牙官溫人王智
興詣闕告急智興善走不五日而上爲之發朔方
兵五千人以朝臣將之與洽環澄共救之時朔方軍
資裝不至旗服弊惡宣武人嗤之曰乞子能破賊乎
朝臣以其言激怒士卒且曰都統有令先破賊營者

營中物悉與之。士皆憤怒爭奮。崇慶溫攻彭城二旬不能下。請益兵於納。納遣其將石隱金將萬人助之。與劉洽等相拒於七里溝。日向暮。洽引軍稍却。朔方馬軍使楊朝晟言於唐朝臣曰。公以步兵負山而陳。以待兩軍。我以騎兵伏於山曲。賊見懸軍勢孤。必搏之。我以伏兵絕其腰。必敗之。朝臣從之。崇慶等果將騎二千踰橋而西。追擊官軍。伏兵發橫擊之。崇慶等兵中斷。狼狽而返。阻橋以拒官軍。其兵有爭橋不得。涉水而度者。朝晟指之曰。彼可涉。吾何爲不涉。遂涉。

水擊據橋者皆走。崇慶等兵大潰。洽等乘之斬首八千級。溺死過半。朔方軍士盡得其輜重旗服鮮華。乃謂宣武人曰。乞子之功孰與宋多。宣武人皆慙。官軍乘勝逐之。至徐州城下。魏溥淄青軍解圍走。江淮漕運始通。己巳詔削李惟岳官。募所部降者赦而賞之。甲申淮南節度使陳少遊遣兵擊海州。其刺史王涉以州降。車十一月李納宋州刺史馬萬通乞降。丁酉以爲密州刺史。加馬燧魏博招討使。取不羈。三年春正月河陽節度使李元引兵逼衛州。田悅守

馬燧大破田
悅與李抱真
不協。頃兵不
進。悅得至南
郭。激斬將士
軍勢復振。

將任履虛詐降。既而復叛。馬燧等諸軍屯于漳濱。田悅遣其將王光進築月城以守長橋。諸軍不得度。燧以鐵鎖連車數百乘。實以土囊。塞其上流水。淺諸軍涉度。時軍中乏糧。悅等深壁不戰。燧命諸軍持十日糧。進屯倉口。與悅夾洹水而軍。李抱真、李芄問曰：糧少而深入，何也？燧曰：糧少則利速戰。今三鎮連兵不戰，欲以老我師。我若分軍擊其左右，悅必救之。則我腹背受敵，戰必不利。故進軍逼悅，所謂攻其所必救也。彼苟出戰，必為諸君破之。乃為三橋逾洹水。日

往挑戰。悅不出。燧令諸軍夜半起食。潛師循洹水。直
趨魏州。令曰。賊至則止爲陳。留百騎擊鼓鳴角於營
中。有抱薪持火。俟諸軍畢發則止。鼓角匿其旁。伺悅
軍必渡。焚其橋。軍行十里所。悅聞之。帥淄青成德步
騎四萬踰橋掩其後。乘風縱火。鼓譟而進。燧按兵不
動。先除其前草莽百步爲戰場。繕陳以待之。募勇士
五千餘人爲前列。悅軍至。火止。氣衰。燧縱兵擊之。悅
軍大敗。神策昭義河陽軍小却。見河東軍捷。還鬪。又
破之。追奔至三橋。已焚。悅軍亂赴水。溺死不可勝紀。

斬首二萬餘級。捕虜二千餘人。尸相枕籍三十餘里。
悅收餘兵千餘人走魏州。馬燧與李抱真不協。頓兵
平邑。浮圖遷延不進。悅夜至南郭。大將李長春閉關
不內。以俟官軍。久之。天且明。長春乃開門納之。悅殺
長春。嬰城拒守。城中士卒不滿數千。死者親戚號哭
滿街。悅憂懼。乃持佩刀乘馬立府門外。悉集軍民流
涕言曰。悅不肖。蒙淄青成德二丈人保薦。嗣守伯父
業。今二丈人卽世。其子不得承襲。悅不敢忘二丈人
大恩。不量其力。輒拒朝命。喪敗至此。使士大夫肝腦

塗地皆悅之罪也。悅有老母，不能自殺，願諸公以此刀斷悅首，提出城降馬僕射，自取富貴，無爲與悅俱死也。因從馬上自投地，將士爭前抱持，悅曰：尚書舉兵徇義，非私已也。一勝一負，兵家之常。某輩累世受恩，何忍聞此！願奉尚書一戰，不勝則以死繼之。悅曰：諸公不以悅喪敗而棄之，悅雖死，敢忘厚意於地下。乃與諸將各斷髮，約爲兄弟，誓同生死。悉出府庫所有，及歛富民之財，得百餘萬，以賞士卒。衆心始定，復召貝州刺史邢曹俊使之，整部伍，繕守備，軍勢復振。

李納軍於濮陽爲河南軍所逼，犇還濮州，徵援兵於魏州。田悅遣軍使符璘將三百騎送之。璘父令奇謂璘曰：「吾老矣，歷觀安史輩叛亂者，今皆安在？田氏能久乎？汝因此棄逆從順，是汝揚父名於後世也。」齧臂而別。璘遂與其副李瑤帥衆降於馬燧。悅收族其家，令奇慢罵而死。瑤父再春以博州降，悅從兄昂以洛州降，王光進以長橋降，悅入城旬餘日，馬燧等諸軍始至城下，攻之不克。丙寅，李惟岳遣兵與孟祐守東鹿，朱滔、張孝忠攻拔之，進圍深州。惟岳憂懼，掌書

邵真說惟岳
入朝孟祐密
告田悅悅怒
使扈岌往讓
惟岳畢華助
之遂殺真

記邵真復說惟岳密爲表，遣弟惟簡入朝。然後誅諸將之不從命者，身自入朝。使妻父翼州刺史鄭誥權知節度事，以待朝命。惟簡旣行，孟祐知其謀，密遣呂田悅悅大怒，使衙官扈岌往見惟岳，讓之曰：尚書舉兵，正爲大夫求旌節耳，非爲己也。今大夫乃信邵真之言，遣弟奉表，悉以叛逆之罪歸尚書，自求雪身。尚書何負於大夫，而至此邪？若相爲斬邵真，則相待如初，不然，當與大夫絕矣。判官畢華言於惟岳曰：田尚書以大夫之故，陷身重圍，大夫一旦負之，不義甚。

矣。且魏博淄青兵彊食富足抗天下事未可知奈何
遽爲二三之計乎。惟岳素怯不能守前計乃引邵真
封扈戾斬之發成德兵萬人與孟祐俱圍東鹿丙寅
朱滔張孝忠與戰於東鹿城下惟岳大敗燒營而遁
兵馬使王武俊爲左右所構惟岳疑之惜其才未忍
除也東鹿之戰使武俊爲前鋒私自謀曰我破朱滔
則惟岳軍勢大振歸殺我必矣故戰不甚力而敗朱
滔欲乘勝攻恒州張孝忠引兵西北軍于義豐滔大
罵孝忠將佐皆怪之孝忠曰恒州宿將尚多未易可

張孝忠軍義
豐以待惟岳
殄滅

康日知以趙
州歸國惟岳
益疑王武俊

輕迫之則并力死鬪緩之則自相圖諸君策筭觀之吾
軍義豐坐待惟岳之殄滅耳且朱司徒言大而識淺
可與共始難與共終也於是潛亦屯東鹿不敢逆惟
岳將康日知以趙州歸國惟岳益疑王武俊武俊甚
懼或謂惟岳曰先相公委腹心於武俊使之輔佐大
夫有以骨肉之親武俊勇冠三軍今危難之際復加
猜阻若無武俊欲使誰爲大夫却敵乎惟岳以爲然
乃使步軍使衛常寧與武俊共擊趙州又使王士真
將兵宿府中以自衛淮南節度使陳少遊拔海密

衛常寧說武
俊與惟岳併
鄭誅畢華王
它奴等皆殺
之

二州李納復攻陷之。王武俊既出恒州，謂衛常寧曰：武俊今幸出虎口，不復歸矣。當北歸，張尚書常寧曰：大夫暗弱，信任左右，觀其勢，終爲朱滔所滅。今天子有詔，得大夫首者，以其官爵與之。中丞素爲衆所服，與其出亡，曷若倒戈以取大夫，轉禍爲福，如反掌耳。事苟不捷，歸張尚書，未晚也。武俊深以爲然，會惟岳使要籍謝遵，至趙州城下。武俊引遵同謀，取惟岳。遵還，密告王士真。閏月甲辰，武俊常寧自趙州引兵還襲惟岳。遵與士真，璣惟岳命啓城門納之。黎明，武

俊帥數百騎突入府門。士真應之於內，殺十餘人。武
俊令曰：大夫叛逆，將士歸順，敢違拒者族。眾莫敢動。
遂執惟岳、收鄭詵、畢華、王它奴等，皆殺之。武俊以惟
岳舊使之子，欲生送之。長安常寧曰：彼見天子，將復
以叛逆之謀歸咎於中丞，乃縊殺之，傳首京師。深州
刺史楊榮國，惟岳姊夫也，降於朱滔。滔使復其位。
二月戊午，李惟岳所署定州刺史楊政義降。時河北
略定，惟魏州未下。河南諸軍攻李納於濮州，納勢日
蹙。朝廷謂天下不日可平，甲子以張孝忠爲易定滄

朱滔王武俊
皆怨朝廷薄
待田悅遣王
侑許士則說
以三鎮連兵
許諾

三州節度使王武俊爲恒冀都團練觀察使康日知
爲深趙都團練觀察使以德棣二州隸朱滔令還鎮
滔固請深州不許由是怨望留屯深州王武俊素輕
張孝忠自以手誅李惟岳功在康日知上而孝忠爲
節度已與康日知俱爲都團練使又失趙定二州亦
不悅又詔以糧三千石給朱滔馬五百匹給馬燧武
俊以爲朝廷不欲使故大爲節度使魏博旣下必取
恒冀故先分其糧馬以弱之疑未肯奉詔田悅聞之
遣判官王侑許士則間道至深州說朱滔曰司徒奉

詔討李惟岳旬朔之間拔東鹿下深州惟岳勢蹙故
王大夫因司徒勝勢得以梟惟岳之首此皆司徒之
功也又天子明下詔書令司徒得惟岳城邑皆隸本
鎮今乃割深州以與日知是自棄其信也且今上志
欲掃清河朔不使藩鎮承襲將悉以文臣代武臣魏
亡則燕趙爲之次矣若魏存則燕趙無患然則司徒
果有意矜魏博之危而救之非徒得存亡繼絕之義
亦子孫萬世之利也又許以貝州賂滔滔素有異志
聞之大喜卽遣王侑歸報魏州使將士知有外援各

自堅又遣判官王郅與許士則俱詣恒州說王武俊曰大夫出萬死之計誅逆首拔亂根康日知不出趙州豈得與大夫同日論功而朝廷褒賞略同誰不爲大夫憤邑者今又聞有詔支糧馬與鄰道朝廷之意蓋以大夫善戰無敵恐爲後患先欲貧弱軍府俟平魏之日使馬僕射北首朱司徒南向共相滅耳朱司徒亦不敢自保使郅等效愚計欲與大夫共救田尚書而存之大夫自留糧馬以供軍朱司徒不欲以深州與康日知願以與大夫請早定刺史以守之三鎮

張孝忠不從
滔謀

連兵若耳目手足之相救則它日永無患矣武俊亦喜許諾卽遣判官王巨源使於滔且令知深州事相與刻日舉兵南向滔又遣人說張孝忠孝忠不從

宣武節度使劉洽攻李納于濮州克其外城納於城上涕泣來自新李勉又遣人說之癸卯納遣其判官

房說以其母弟經及子成務入見會中使宋鳳朝稱

納勢窮感不可捨上乃因說等於禁中納遂歸鄆州

復與田悅等合朝廷以納勢未衰三月乙未始以徐

州刺史李洧兼徐海沂都團練觀察使海沂已爲納

李勉說納來

會中聽中使

宋鳳朝言因

房說等禁中

遂歸鄆州

與田悅等

李士真劫李
六卿同歸國

所據消竟無所得。李納之初反也。其所署德州刺史李西華備守甚嚴。都虞候李士真密毀西華於納。納召西華還府。以士真代之。士真又以詐召棣州刺史李長卿。長卿過德州。士真劫之。與同歸國。夏四月戊午。以士真長卿爲二州刺史。士真求援於朱滔。滔已有異志。遣大將李濟時將三千人。聲言助士真守德州。且召士真詣深州議軍事。俟至則留之。使濟時領州事。上遣中使發盧龍恒冀易定兵萬人詣魏州討田悅。王武俊不受詔。執使者送朱滔。滔言於衆曰。將

朱滔欲反將
士皆不應

士有功者。吾奏求官勲。皆不遂。今欲與諸君。敕裝。共
趨魏州。擊破馬燧。以取溫飽。何如。皆不應。三問。乃曰。
幽州之人。自安史之反。從而南者。無一人得還。今其
遣人痛入骨髓。况太尉。司徒。皆受國寵榮。將士亦各
蒙官勲。誠且願保目前。不敢復有僥冀。滔默然而罷。
乃誅大將數十人。厚撫循其士卒。康日知聞其謀。以
告馬燧。燧以聞。上以魏州未下。王武俊復叛。力未能
制。滔壬戌。賜滔爵通義郡王。冀以安之。滔反謀益甚。
分兵營於趙州。以逼康日知。以深州授王巨源。武俊

劉忬諫滔救
母悅不聽

以其子士真爲恒冀深三州留後將兵圍趙州涿州
刺史劉忬與滔同縣人其母滔之姑也滔使知幽州
留後聞滔欲救母悅以書諫之曰今昌平故里朝廷
改爲太尉鄉司徒里此亦丈夫不朽之名也但以忠
順自持則事無不濟竊思近日務大樂戰不顧成敗
而家滅身屠者安史是也忬忝密親默而無告是負
重知惟司徒圖之無貽後悔滔雖不用其言亦嘉其
盡忠則無疑貳滔將起兵恐張孝忠爲後患復遣牙
官蔡雄往說之孝忠曰昔者司徒發幽州遣人語孝

滔救田悅士
卒諠譟不從
蔡雄宗項強
止之滔引軍

忠曰李惟岳負恩爲逆謂孝忠歸國卽爲忠臣孝忠性直用司徒之教今旣爲忠臣矣不復助逆也且孝忠與武俊皆出夷落深知其心最喜讎覆司徒忽忘鄙言它日必相念矣雄復欲以巧辭說之孝忠怒欲執送京師雄懼逃歸滔乃使劉怱將兵屯要害以備之孝忠完城礪兵獨居疆寇之間莫之能屈滔將步騎二萬五千發深州至東鹿詰旦將行吹角未畢士卒忽大亂諠譟曰天子令司徒歸幽州奈何違救南救田悅滔大懼走入驛後堂避匿蔡雄與兵馬使宗

還深州斬唱
首二百餘人
復舉兵而南

頊等矯謂士卒曰汝輩勿誼聽司徒傳令衆稍止雄
又曰司徒將發范陽恩旨令得李惟岳州縣卽有之
司徒以幽州少絲纊故與汝曹竭力血戰以取深州
冀得其絲纊以寬汝曹賦率不意國家無信復以深
州與康日知又朝廷以汝曹有功賜絹人十匹至魏
州西境盡爲馬僕射所奪司徒但處范陽富貴足矣
今茲南行乃爲汝曹非自爲也汝曹不欲南行任自
歸北何用誼悖乖失軍禮衆聞言不知所爲乃曰敕
使何得不爲軍士守護賞物遂入敕使院擘裂殺之

又呼曰。雖知司徒此行爲士卒終不如且奉詔歸鎮。雄曰。然則汝曹各還部伍。詰朝復往深州休息數日。相與歸鎮耳。衆然後定。滔卽引軍還深州。密令諸將訪察。唱率爲亂者。得二百餘人。悉斬之。餘衆股栗。乃復舉兵而南。衆莫敢前却。進取寧晉。留屯以待王武俊。武俊將步騎萬五千取元氏。東趣寧晉。武俊之始誅李惟岳也。遣判官孟華入見。上問以河朔利害。華性忠直。有才略。應對慷慨。上悅。以爲恒冀團練副使。會武俊與朱滔有異謀。上遽遣華歸諭旨。華至。武俊

武俊
逆亂
毒職

已出師華諫曰聖意於大夫甚厚苟盡忠義何患官
爵之不崇土地之不廣不日天子必移康中丞於它
鎮深趙終爲大夫之有何苦遽自同於逆亂乎異日
無成悔之何及華歊在李寶臣幕府以直道已爲同
列所忌至是爲副使同列尤疾之言於武俊曰華以
軍中陰事奏天子請爲內應故得超遷是將覆大夫
之軍大夫宜備之武俊以其舊人不忍殺奪職使歸
私第田悅恃援兵將至遣其將康愔將萬餘人出城
西與馬燧等戰於御河上大敗而還時兩河用兵

月費百餘萬緡，府庫不支。數月，太常博士韋都、賓陳京建議，以爲貨利所聚，皆在富商。請括富商，請出萬緡者，借其餘以供軍計。天下不過借一二千商，則數年之用足矣。上從之。甲子，請借商人錢，令度支條上。叛度支杜佑大索長安中商賈所有貨，意其不實，輒加撻捶，人不勝苦。有縊死者。長安囂然如被寇盜計。所得纔八十餘萬緡。又括僦櫃質錢，凡蓄積錢帛粟麥者，皆借四分之一，封其櫃窖。百姓爲之罷市。相帥遮宰相馬，自訴以千萬數。盧杞始慰諭之，勢不可遏。

馬燧李抱真
隙深諸軍久
無成功李晟
說燧釋憾結

乃疾驅自他道歸計并借商所得纔二百萬緡人已
竭矣京叔明之五世孫也甲戌以詔義節度副使
磁州刺史盧玄卿爲洛州刺史兼魏博招討副使初
李抱真爲澤潞節度使馬燧領河陽三城抱真欲殺
懷州刺史楊鉢鉢犇燧燧納之且奏其無罪抱真怒
及同討田悅數以事相恨望二人怨隙遂深不復相
見由是諸軍逼撓久無成功上數遣中使和解之及
王武俊逼趙州抱真分麾下二千人戍邢州燧大怒
曰餘賊未除宜相與戮力乃分兵自守其地我寧得

獨戰邪。欲引兵歸。李晟說燧曰：「李尚書以邢趙連壤，分兵守之。誠未有害。今公遽自引去，衆謂公何？」燧悅，乃單騎造抱真壘，相與釋憾結歡。會洛州刺史田昂請入朝，燧奏以洛州隸抱真，請玄卿爲刺史，兼克招討之副。李晟軍先隸抱真，又請兼隸燧，以示協和。上皆從之。盧龍節度行軍司馬蔡廷玉，惡判官鄭雲達，言於朱泚，奏貶莫州參軍。雲達妻朱滔之女也。滔復奏爲掌書記。雲達深構廷玉於滔，廷玉又與檢校大理少卿朱體微言於泚曰：「滔在幽鎮，事多專擅，其

朱滔朱泚有隙

性非長者，不可以兵權付之。滔知之，大怒，數與泚書，請殺二人者。泚不從。由是兄弟頗有隙。及滔拒命，上欲歸罪於廷玉等，以悅滔。甲子，貶廷玉、柳州司戶。體微萬州南浦尉。宣武節度使劉洽攻李納之濮陽，降其守將高彥昭。朱滔遣人以蠟書置髻中，遺朱泚，欲與同反。馬燧獲之，并使者送長安。泚不之知。上驛召泚於鳳翔，至以蠟書并使者示之。泚惶恐頓首請罪。上曰：相去千里，初不同謀，非卿之罪也。因留之。長安私第，賜名園腴田，錦綉金銀甚厚，以安其意。其

唐紀
鳳翔
張鑑

詔李懷光
悅拒滔等

幽州盧龍節度太尉中書令並如故上以幽州兵在
鳳翔思得重臣代之盧杞忌張鑑忠直爲上所重欲
出之於外已得專總朝政乃對曰朱泚名位素崇鳳
翔將校班秩已高非宰相信臣無以鎮撫臣請自行
上俛首未言杞又曰陛下必以臣貌寢不爲三軍所
伏固惟陛下神筭上乃顧鑑曰才兼文武望重內外
無以易卿鑑知爲杞所排而無辭以免因再拜受命
戊寅以鑑兼鳳翔尹隴右節度等使兼朱滔王武俊
自寧晉南救魏州辛卯詔朔方節度使李懷光將朔

鄭雲達田景
仙素景來降

方及神策步騎萬五千人東討田悅且拒滔等滔行
至宗城掌書記鄭雲達參謀田景仙素滔來降丁
酉加河東節度使馬燧同平章事辛亥置義武軍
節度於定州以易定滄三州隸之朱滔王武俊軍
至魏州田悅具牛酒出迎魏人懽呼動地滔營於愜
山是日李懷光軍亦至馬燧等盛軍容迎之滔以爲
襲已遽出陳懷光勇而無謀欲乘其營壘未就擊之
燧請且休將士觀釁而動懷光曰彼營壘旣立將爲
後患此時不可失也遂擊滔於愜山之西殺步卒千

光不聽
大敗於

餘人滔軍崩沮懷光按轡觀之有喜色士卒爭入滔營取寶貨王武俊引二千騎橫衝懷光軍軍分爲二滔引兵繼之官軍大敗蹙入永濟渠溺死者不可勝數人相蹈籍其積如山水爲之不流馬燧等各收軍保壘是夕滔等堰永濟渠入王莽故河絕官軍糧道及歸路明日水深三尺餘馬燧懼遣使卑辭謝滔求與諸節度歸本道奏天子請以河北事委五郎處之滔欲許之主武俊以爲不可滔不從秋七月燧與諸軍涉水而西退保魏縣以拒滔滔乃謝武俊武俊由

滔許燧請武
俊恨滔

詔李希烈討
李納

是恨滔後數日滔等亦引兵營魏縣東南與官軍隔
水相距李納求援於滔等滔遣魏博兵馬使信都
承慶將兵助之納攻宋州不克遣兵馬使李克信李
欽遙成濮陽南華以拒劉洽甲辰以淮寧節度使
李希烈兼平盧淄青兗鄆登萊齊州節度使討李納
又以河東節度使馬燧兼魏博澶相節度使加朔方
邠寧節度使李懷光同平章事神策行營招討使
李晟請以所將兵北解趙州之圍與張孝忠合勢圍
范陽上許之晟自魏州引兵趣趙州王士真解圍去

真卿惡顏真卿

晟留趙州三日，與孝忠合兵北略恒州。八月辛酉，以涇原留後姚令言爲節度使。盧杞惡太子太師顏真卿，欲出之於外。真卿謂杞曰：「先中丞傳首至平原，真卿以舌舐面血。今相公恐不相容乎？」杞矍然起拜，然恨之益甚。冬十一月己卯朔，加淮南節度使陳少遊同平章事。田悅德朱滔之救，與王武俊議奉滔爲主，稱臣事之。滔不可，曰：「愜山之捷，皆大夫二兄之力，滔何敢獨居尊位？」於是幽州判官李子干、恒冀判官鄭濡等共議請與鄆州李大夫爲四國，俱稱王。

李子干鄭濡等請滔與武俊悅納俱稱王

而不改年號如昔諸侯奉周家正朔築壇同盟有不
如約者衆共伐之不然豈得常爲叛臣茫然無主用
兵旣無名有功無官爵爲賞使將吏何所依歸乎滔
等皆以爲然滔乃自稱冀王田悅稱魏王王武俊稱
趙王仍請李納稱齊王是日滔等築壇於軍中告天
而受之滔爲盟主稱孤武俊悅納稱寡人所居堂曰
殿處分曰令羣臣止謂曰噫妻曰妃長子曰世子各
以其所治州爲府置留守兼元帥以軍政委之又置
左右中書省左右內史視侍中中書令餘

死義

張終葵

希烈與潘納等交通

官皆倣天朝而易其名武俊以孟華為司禮尚書華竟不受嘔血死以兵馬使衛常寧為內史監委以軍事常寧謀殺武俊武俊腰斬之武俊遣其將張終葵寇趙州康日知擊斬之李希烈帥所部兵三萬徙鎮許州遣所親詣李納與謀共襲汴州遣使告李勉云已兼領淄青欲假道之官勉為之治橋具饌以待之而嚴為之備希烈竟不至又密與朱滔等交通納亦數遣遊兵度汴以迎希烈由是東南轉輸者皆不敢由汴渠自蔡水而上十二月丁丑李希烈自稱

酒武俊勸希烈稱帝

天下都元帥太尉建興王時朱滔等與官軍相拒累
月官軍有度支饋糧諸道益兵而滔與王武俊孤軍
深入專仰給於田悅客主日益困弊聞李希烈軍勢
甚盛頗怨望乃相與謀遣使詣許州勸希烈稱帝希
烈由是自稱天下都元帥

四年春正月庚寅李希烈遣其將李克誠襲陷汝州
執別駕李元平元平本湖南判官薄有才藝疎傲敢
大言好論兵中書侍郎關播奇之薦於上以爲將相
之器以汝州距許州最近擢元平爲汝州別駕知州

關播薦李元

平知汝州希

烈遣李克誠

朝

元平至州卽募工徒治城希烈陰使壯士往應募
執役入數百人元平不之覺希烈遣克誠將數百騎
突至城下應募者應之於內縛元平馳去元平爲人
眇小無須見希烈恐懼便液汚地希烈罵之曰盲宰
相以汝當我何相輕也以判官周晃爲汝州刺史又
遣別將董待名等四出抄掠取尉氏圍鄭州官軍數
爲所敗邏騎四至彭婆東都士民震駭竄匿山谷留
守鄭叔則入保西苑上問計於盧杞對曰希烈年少
騎將恃功驕慢將佐莫敢諫止誠得儒雅重臣奉宣

盧杞謀陷真
卿使宣慰希
烈李勉表留
不及

聖澤爲陳逆順禍福希烈必革心悔過可不勞軍旅
而服顏真卿三朝舊臣忠直剛決名重海內人所信
服真其人也上以爲然甲午命真卿詣許州宣慰希
烈詔下舉朝失色真卿乘驛至東都鄭叔則曰往必
不免宜少留須後命真卿曰君命也將焉避之遂行
李勉表言失一元老爲國家羞請留之又使人邀真
卿於道不及真卿與其子書但敕以奉家廟撫諸孤
而已至許州欲宣詔旨希烈使其養子千餘人環繞
慢罵拔刃擬之爲將割啗之勢真卿足不移色不變

我不

烈欲遣

元平四

是

希烈遽以身蔽之。麾衆令退館真卿而禮之。希烈欲遣真卿還會。李元平在座，真卿責之。元平慙而起，以密啟白希烈。希烈意遂變，留真卿不遣。朱滔王武俊、田悅、李納各遣使詣希烈，上表稱臣，勸進。使者拜舞於希烈前，說希烈曰：「朝廷誅滅功臣，失信天下，都統英武自天，功烈蓋世，已爲朝廷所猜忌，將有韓白之禍。願亟稱尊號，使四海臣民知有所歸。」希烈召顏真卿示之，曰：「今四王遣使見推，不謀而同。太師觀此事，勢豈吾獨爲朝廷所忌，無所自容邪？」真卿曰：「此乃四

凶何謂四王相公不自保功業爲唐忠臣乃與亂臣
賊子相從求與之同覆滅邪希烈不悅扶真卿出宅
日又與四使同宴四使日久聞太師重望今都統將
稱大號而太師適至是天以宰相賜都統也真卿叱
之曰何謂宰相汝知有罵安祿山而死者顏杲卿乎
乃吾兄也吾年八十知守節而死耳豈受汝曹誘脇
乎四使不敢復言希烈乃使甲士十人守真卿於館
舍掘坎於庭云欲阬之真卿怡然見希烈日死生已
定何必多端亟以一劍相與豈不快公心事邪希烈

哥舒曜擊破
陳利貞又擒
周晁

乃謝之。戊戌以左龍武大將軍哥舒曜爲東都汝
州節度使。將鳳翔邠寧涇原奉天好畤行營兵萬餘
人討希烈。又詔諸道共討之。曜行至郟城。遇希烈前
鋒將陳利貞。擊破之。希烈勢小沮。曜翰之子也。希烈
使其將封有麟據鄧州。南路遂絕。貢獻商旅皆不通。
壬寅詔治上津山路。置郵驛。二月丙寅以河陽三
城懷衛州爲河陽軍。丁卯哥舒曜克汝州。擒周晁。
三月戊寅。江西節度使曹王臯敗。李希烈將韓霜
露於黃梅斬之。辛卯拔黃州。時希烈兵柵蔡山。險不

曹壬阜斬韓
霜露拔黃州
蔡山蘄州

周曾王玠姚
憺韋清謀襲
希烈事泄被
殺清再割洽

可攻。臯聲言西取蘄州，引舟師泝江而上。希烈之將引兵循江隨戰，去蔡山三百餘里。臯乃復救舟順流而下，急攻蔡山，拔之。希烈兵還救之，不及而敗。臯遂進拔蘄州，表伊慎爲蘄州刺史，王鐸爲江州刺史。淮寧都虞候周曾鎮遏兵馬，使王玠押牙姚憺、韋清密輸款於李勉。李希烈遣曾與十將康秀琳將兵三萬攻哥舒曜，至襄城。曾等密謀還軍襲希烈，奉顏真卿爲節度使，使玠憺、清爲內應。希烈知之，遣別將李克誠將驃軍三千人襲曾等，殺之，并殺玠、憺及其黨。

甲午詔贈曾等官始韋清與曾等約事泄不相引放
獨得免清恐終及禍說希烈請詣朱滔乞師希烈遣
之行至襄邑逃奔劉洽希烈聞周曾等有變閉壁數
日其黨寇尉氏鄭州者聞之亦遁歸希烈乃上表歸
咎於周曾等引兵還蔡州外示悔過從順實待朱滔
等之援也置顏真卿於龍興寺丁酉荆南節度使張
伯儀與淮寧兵戰於安州官軍大敗伯儀僅以身免
亡其所持節希烈使人以其節及俘馘示顏真卿真
卿號慟投地絕而復蘇自是不復與人言夏四月

上以神策軍使白志貞爲京城召募使募禁兵以討李希烈志貞請諸嘗爲節度觀察都團練使者不問存沒並勒其子弟帥奴馬自備資裝從軍授以五品官貧者甚苦之人心始搖。唐中加永平宣武河陽都統李勉淮西招討使東都汝州節度使哥舒曜爲之副以荆南節度使張伯儀爲淮西應援招討使山南東道節度使賈耽江西節度使曹王臯爲之副上督哥舒曜進兵曜至潁橋遇大雨還保襄城李希烈遣其將李光輝攻襄城曜擊却之五月乙未以宣武

李晟擊賊是
分易州

節度使劉洽兼淄青招討使。李晟謀取萊蕪二州，以絕幽魏往來之路。與張孝忠之子并雲圍朱滔所署易州刺史鄭景濟於清苑，累月不下。滔以其司武尚書馬寔爲留守，將步騎萬餘守魏營。自將步騎萬五千救清苑。李晟軍大敗，退保易州。滔還軍瀛州。張并雲犇滿城，會晟病甚，引軍還保定州。王武俊以滔旣破李晟，留屯瀛州。未還魏橋，遣其給事中宋端趣之。端見滔言頗不遜，滔怒，使謂武俊曰：滔以熱疾，蹙未南還。大王二兄遽有云云，滔以救魏博之故，叛君

武俊以宋端
傳言恨滔益

深

李抱真使賈
林說武俊歸

義除相約結

棄兄如脫屣耳。二兄必相疑。惟二兄所爲。端還報武
俊。自辨於馬寔。寔以狀白滔。言趙王知宋端無禮於
大王。深加責讓。實無它志。武俊亦遣承令官鄭和隨
寔。使者見滔。謝之。滔乃悅。相待如初。然武俊以是益
恨滔矣。六月。李抱真使參謀賈林詣武俊。壁詐降。武
俊見之。林曰。林來奉詔。非降也。武俊色動。問其故。林
曰。天子知大夫宿著誠效。及登壇之日。撫膺顧左右
曰。我本狗忠義。天子不察。諸將亦嘗共表大夫之志。
天子語使者曰。朕前事誠誤。悔之無及。朋友失意。尚

趙贊奏行稅
開梁除陌錢
法

可謝况朕爲四海之主乎。武俊曰僕胡人也。爲將尚
知愛百姓。况天子豈專以殺人爲事乎。今山東連兵
暴骨如莽。就使克捷。與誰守之。僕不憚歸國。但已與
諸鎮結盟。胡人性直。不欲使曲在已。天子誠能下詔
赦諸鎮之罪。僕當首唱從化。諸鎮有不從者。請奉辭
伐之。如此則上不負天子。下不負同列。不過五旬。河
朔定矣。使林還報。抱真陰相約結。庚戌初行稅間。
架除陌錢法。時河東澤潞。河陽朔方。四軍屯魏縣。神
策永平。宣武。淮南。浙西。荆南。江泗。沔鄂。湖南。黔中。劍

南領南諸軍環淮寧之境舊制諸道軍出境則仰給
度支上優恤士卒每出境加給酒肉本道糧仍給其
家一人兼三人之給故將士利之各出軍纔逾境而
止月費錢百三十餘萬緡常賦不能供判度支趙贊
乃奉行二法所謂稅間架者每屋兩架爲間上屋稅
錢二千中稅千下稅五百吏執筆握筭入人室廬計
其數或有宅屋多而無宅資者出錢動數百緡敢匿
一間杖六十賞告者錢五十緡所謂除陌錢者公私
給與及賣買每緡官留五十錢它物及相貿易者約

錢爲率。敢隱錢百杖六十。罰錢二千。賞告者錢十緡。其賞錢皆出坐事之家。於是愁怨之聲盈於遠近。

秋八月丁未。李希烈將兵三萬圍哥舒曜於襄城。詔李勉及神策將劉德信將兵救之。乙卯。希烈將曹季昌以隨州降。尋復爲其將康叔夜所殺。初。上在東

宮。聞監察御史嘉興陸贄名。卽位。召爲翰林學士。數問以得失。時兩河用兵久不決。賦役日滋。贄以兵窮民困。恐別主內變。乃上奏。其略曰。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將非其人者。兵雖

陸贄請固邦
本上不能用

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爲用。又曰。將不能使兵。國不能馭將。非止費財翫寇之弊。亦有不戢自焚之災。又曰。今兩河淮西爲叛亂之帥者。獨四五凶人而已。尚恐其中或傍遭詿誤。內蓄危疑。蒼黃失圖。勢不得止。况其餘衆。蓋並脇從。苟知全生。豈願爲惡。又曰。無紓目前之虞。或興意外之患。人者邦之本也。財者人之心也。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幹顛。炸矣。又曰。人搖不寧。事變難測。是以兵貴拙速。不尚巧遲。若不靖於本。而務救於末。則救之所爲。乃禍之

以起也。又論關中形勢，以爲王者蓄威以昭德，偏廢則危。居重以馭輕，倒持則悖。王畿者四方之本也。太宗列置府兵，分隸禁衛，大凡諸府八百餘所。而在關中者，殆五百焉。舉天下不敵關中，則居重馭輕之意明矣。承平漸久，武備浸微。雖府衛具存，而卒乘罕習。故祿山竊倒持之柄，乘外重之資，一舉滔天。兩京不守，尚賴西邊有兵。諸廩備馬，每州有糧。故肅宗得以中興。乾元之後，繼有外虞。悉師東討，邊備旣弛，禁戎亦空。吐蕃乘虛深入，爲寇。故先皇帝莫與爲禦，避之。

東遊是皆失居重馭輕之權。忘深根固柢之慮。內寇則嶠函失險。外侵則汧謂爲戎。于斯之時。雖有四方之師。寧救一朝之患。陛下追想及此。豈不爲之寒心哉。今朔方太原之衆。遠在山東。神策六軍之兵。繼出關外。儻有賊臣。啗寇黠虜。覷邊伺隙。乘虛微犯。亭障此。愚臣所竊憂也。未審陛下其何以禦之。側聞伐叛之初。議者多易其事。僉謂有征無戰。役不逾時。計兵未甚多。度費未甚廣。於事爲無擾。於人爲不勞。曾不料兵連禍結。變故難測。其引月長。漸乖始圖。往歲爲

天下所患。咸謂除之。則可致升平者。李正己。李寶臣。梁崇義。田悅是也。往歲謂國家所信。咸謂任之。則可除禍亂者。朱滔。李希烈是也。旣而正己死。李納繼之。寶臣死。惟岳繼之。崇義卒。希烈叛。惟岳戮。朱滔攜然。則往歲之所患者。四去其三矣。而患竟不衰。往歲之所信者。今則自叛矣。而餘又難保。是知立國之安危。在勢。任事之濟否。在人。勢苟安。則異類同心也。勢苟危。則舟中敵國也。陛下豈可不追鑒往事。惟新令圖。修偏廢之柄。以靖人。復倒持之權。以固國。而乃孜孜。

汲汲極思勞神狗無已之求望難必之效乎今關輔
之閭徵發已甚官苑之內備衛不全萬一將帥之中
又如朱滔希烈或負固邊壘誘致豺狼或竊發郊畿
驚犯城闕此亦愚臣所竊爲憂者也未審陛下復何
以備之陛下儻過聽愚計所遣神策六軍李晟等及
節將子弟悉可追還明敕涇隴邠寧但令嚴備封守
仍云更不徵發使知各保安居又降德音罷京城及
畿縣間架等雜稅則冀已輸者弭怨見處者獲寧人
心不搖邦本自固上不能用九月丙戌神策將劉

唐德信
州上忽遣中
使遣得李
克誠斷邀大
賊

德信宣武將唐漢臣與淮寧將李克誠戰敗於滄澗
時李勉遣漢臣將兵萬人救襄城上遣德信帥諸將
家應募者三千人助之勉奏李希烈精兵皆在襄城
許州空虛若襲許州則襄城圍自解遣二將趣許州
未至數十里上遣中使責其違詔二將狼狽而返無
復斥候克誠伏兵邀之殺傷太半漢臣奔太梁德信
奔汝州希烈遣兵剽掠至伊闕勉復遣其將李堅帥
四千人助守東都希烈以兵絕其後堅軍不得還汴
軍由是不振襄城益危上以諸軍討淮寧者不相

統壹庚子以舒王謨爲

等道行營都元帥更名

誼以戶部尚書蕭復爲

右庶子孔巢父爲左司

馬諫議大夫樊澤爲右

馬自餘將佐皆選中外之

望未行會涇師作亂而止復嵩之孫巢父孔子三十

七世孫也

上發涇原等諸道兵救襄城冬十月丙

午涇原節度使姚令言將兵五千至京師軍士冒雨

寒甚多攜子弟而來冀得厚賜遺其家旣至一無所

賜丁未發至漕水詔京兆尹王翊犒師惟糲食菜餒

衆怒蹴而覆之因揚言曰吾輩將死於敵而食且不

上發涇原等

兵救襄城姚

令言將兵五

千至京師王

翊犒師

飽安能以微命拒白刃邪。聞瓊林大盈二庫金帛
溢不如相與取之。乃擐甲張旗鼓譟還趨京城。令言
入辭尚在禁中。聞之馳至長樂阪。遇之軍士射令言
令言抱馬鬣突入亂兵。呼曰諸君失計東征立功何
患不富貴。乃爲滅族之計。乎軍中不聽。以兵擁令言
而西上。遽命賜帛。人二匹衆益怒。射中使。又命中使
宣慰賊。已至通化門外。中使出門賊殺之。又命出金
帛二十車。賜之。賊已入城。喧聲浩浩。不復可遏。百姓
狼狽駭走。賊大呼告之曰。汝曹勿恐。不奪汝商貨。餓

白志貞所募
禁兵無一人
禦賊止乃出

質矣不稅汝間架陌錢矣上遣普王誼翰林學士姜公輔出慰諭之賊已陳於丹鳳門外小民聚觀者以萬計初神策軍使白志貞掌召募禁兵東征死亡者志貞皆隱不以聞俱受市井富兒賂而補之名在軍籍受給賜而身居市廛爲販鬻司農卿段秀實上言禁兵不精其數全少卒有患難將何待之不聽至是上召禁兵以禦賊竟無一人至者賊已斬關而入上乃與王貴妃韋淑妃太子諸王唐安公主自苑北門出王貴妃以傅國寶繫衣中以從後宮諸王公主不

姜公輔諱召
朱泚從行不

聽

及從者什七八初魚朝恩既誅宦官不復典兵有竇
文場霍仙鳴者嘗事上於東宮至是帥宦官左右僅
百人以從使普王誼前驅太子執兵以殿司農卿郭
曙以部曲數十人獵苑中間蹕謁道左遂以其衆從
曙暖之弟也右龍武軍使令狐建方教射於軍中間
之帥麾下四百人從乃使建居後爲殿姜公輔叩馬
言曰朱泚嘗爲涇帥坐弟滔之故廢處京師心嘗快
快○臣○嘗○謂○陛○下○既○不○能○推○心○待○之○則○不○如○殺○之○毋○貽
後○患○今○亂○兵○若○奉○以○爲○主○則○難○制○矣○請○召○使○從○行○上

倉猝不暇用其言曰無及矣遂行夜至咸陽飯數匕而過時事出非意羣臣皆不知乘輿所之盧杞關播踰中書垣而出白志貞王翊及御史大夫于頔中丞劉從一戶部侍郎趙贊翰林學士陸贄吳通微等追及上於咸陽頔頔之從父兄弟從一齊賢之從孫也賊入宮登含元殿大呼曰天子已出宜人自求富遂謹譟爭入府庫運金帛極力而止小民困之亦入宮盜庫物出而復入道久不已其不能入者剽奪於路諸坊居民各相帥自守姚令言與亂兵謀曰今眾無

主不能持久。朱太尉閑居私第，請相與奉之。衆許諾。乃遣數百騎迎朱泚於晉昌里第。夜半，泚按轡列炬，傳呼入宮，居含元殿，設警嚴。自稱權知六軍。戊申旦，泚徙居白華殿，出榜於外，稱涇原將士久處邊陲，不閑朝禮，輒入宮闕，致驚乘輿，西出巡幸。太尉已權臨六軍，應神策等軍士及文武百官，凡有祿食者，悉詣行在。不能往者，卽詣本司。若出三日檢勘，彼此無名者，皆斬。於是百官出見泚，或勸迎乘輿。泚不悅。百官稍稍遁去。源休以使回紇還，賞薄，怨朝廷，入見泚，屏

僭逆
僭逆

咸陽幸
賴海城
心稍安

人密語移時爲泚陳成敗引符命勸之僭逆泚喜然
猶未決宿衛諸軍舉白幡降者列於闕前甚衆泚夜
於苑門出兵且自通化門入絡驛不絕張弓露刃欲
以威衆上思桑道茂之言自咸陽幸奉天縣僚聞車
駕猝至欲逃匿山谷主簿蘇棄止之棄良嗣之兄孫
也文武之臣稍稍繼至巴西左金吾大將軍渾瑊至
奉天瑊素有威望衆心恃之稍安庚戌源休勸朱泚
禁十城門毋得出朝士朝士往往易服爲傭僕潛出
休又爲泚說誘文武之士使之附泚檢校司空同平

張廷芝段誠
諫殺戴蘭歸

城定廢藩鎮

彭偃敬缸皆

爲泚用

章事李忠臣久失兵柄太僕卿張光晟自負其才皆鬱鬱不得志泚悉起而用之工部侍郎蔣鎮出亡墜馬傷足爲泚所得先是休以才能光晟以節義鎮以清素補官員外郎彭偃以文學太常卿敬缸以勇略皆爲時人所重至是皆爲泚用鳳翔涇原將張廷芝段誠諫將數千人救襄城未出潼關聞朱泚據長安殺其大將隴右兵馬使戴蘭潰歸於泚泚於是自謂衆心所歸反謀遂定以源休爲京兆尹判度支李忠臣爲皇城使百司供億六軍宿衛咸擬乘輿辛亥以

渾瑊爲京畿渭北節度使。行在都虞候白志貞爲都
知兵馬使。令狐建爲中軍鼓角使。以神策都虞候侯
仲莊爲左衛將軍兼奉天防城使。朱泚以司農卿段
秀實久失兵柄。意其必怏怏。遣數十騎召之。秀實閉
門拒之。騎士踰垣入。劫之以兵。秀實自度不免。乃謂
子弟曰。國家有患。吾於何避之。當以死徇社稷。汝曹
宜人自求生。乃往見泚。泚喜曰。段公來。吾事濟矣。延
坐問計。秀實說之曰。公本以忠義著聞天下。今涇軍
以犒賜不豐。遂有披猖使乘輿播越。夫犒賜不豐。有

段秀實與劉
海賓何明禮

張靈岳謀誅
泚

盧杞力保朱
泚忠貞

司之過也。天子安得知之。公宜以此開諭將士。示以禍福。奉迎乘輿。復歸宮闕。此莫大之功也。泚默然不悅。然以秀實與已皆爲朝廷所廢。遂推心安之。左驍衛將軍劉海賓。涇原都虞候何明禮。孔目官岐靈岳。皆秀實素所厚也。秀實密與之謀。誅泚。迎乘輿。上初至奉天。詔徵近道兵入援。有上言朱泚爲亂。兵所立。且來攻城。宜早修守備。盧杞切齒言曰。朱泚忠貞。羣臣莫及。奈何言其從亂。傷太后心。臣請以百口保其不反。上亦以爲然。又聞羣臣誅泚奉迎。乃詔諸道援

姜公輔請召
援兵入城

盧杞白志貞
請擇大臣宣
趣朱泚吳淑
請行遂被殺

兵至者皆營於三十里外。姜公輔諫曰：「今宿衛單寡，防慮不可不深。若泚竭忠奉迎，何憚於兵多如其不然？有備無患。」上乃悉召援兵入城。盧杞及白志貞言於上曰：「臣觀朱泚心迹，必不至爲逆。願擇大臣入京，城宣慰以察之。」上以問從臣，皆畏憚莫敢行。金吾將軍吳淑獨請行。上悅，淑退而告人曰：「食其祿而違其難，何以爲臣？吾幸託肺腑，非不知往必死，但舉朝無蹈難之臣，使聖情慊慊耳。」遂奉詔詣泚。泚反謀已決，雖陽爲受命，館淑於客省，尋殺之。淑湊之兄也。泚遣

泚遣韓旻與
奉天段秀實
使岐靈岳詐
為姚令言符
召還旻兵至
靈岳獨承其
罪而死

涇原兵馬使韓旻將銳兵三千聲言迎大駕實襲奉
天時奉天守備單弱段秀實謂岐靈岳曰事急矣使
靈岳詐為姚令言符令旻且還當與大軍俱發竊令
言印未至秀實倒用司農印印符募善走者追之旻
至駱驛得符而還秀實謂同謀曰旻來吾屬無類矣
我當直搏泚殺之不克則死終不能為之臣也乃令
劉海賓何明禮陰結軍中之士欲使應之於外旻兵
至泚令言大驚岐靈岳獨承其罪而死不以及秀實
等是日泚召李忠臣源休姚令言及秀實等議稱帝

泚議稱帝秀
實以笏擊之
劉海賓不敢
進遂被殺

事秀實勃然起奪休象笏前唾泚面大罵曰狂賊吾恨不斬汝萬段豈從汝反邪因以笏擊泚泚舉手扞之纔中其額濺血灑地泚與秀實相搏恟恟左右猝愕不知所爲海賓不敢進乘亂而逸忠臣前助泚泚得匍匐脫走秀實知事不成謂泚黨曰我不同汝反何不殺我衆爭前殺之泚一手承血一手止其衆曰義士也勿殺秀實已死泚哭之甚哀以三品禮葬之海賓縲服而逃後二日捕得殺之亦不引何明禮明禮從泚攻奉天復謀殺泚亦死上聞秀實死恨委用

楚琳作亂
朱泚鑑

不至涕泗久之。鳳翔節度使同平章事張鑑性懦，緩好修飾邊幅，不習軍事。聞上在奉天，欲迎大駕，具服用貨財獻于行在。後營將李楚琳爲人剽悍，軍中畏之，嘗事朱泚，爲泚所厚，行軍司馬齊映與同幕，齊抗言於鑑曰：「不去楚琳，必爲亂首。」鑑命楚琳出屯隴州。楚琳託事不時發，鑑方以迎駕爲憂，謂楚琳已去矣。楚琳夜與其黨作亂，鑑縋城而走。賊追及，殺之。判官王沼等皆死。映自水竇出，抗爲傭保，負荷而逃。皆免。始上以奉天迫隘，欲幸鳳翔，戶部尚書蕭復聞之。

上從幸鳳翔
肅復阻之不
從聞變乃止

朱泚稱帝

遽請見曰陛下大誤鳳翔將卒皆朱泚故部曲其中
心有與之同惡者臣尚憂張鎰不能久豈得以鑿輿
蹈不測之淵乎上曰吾行計已決試爲卿留一日明
日聞鳳翔亂乃止齊映齊抗皆詣奉天以映爲御史
中丞抗爲侍御史楚琳自爲節度使降于朱泚隴州
刺史郝通犇于楚琳朱泚自白華殿入宣政殿自
稱大秦皇帝改元應天癸丑泚以姚令言爲侍中關
內元帥李忠臣爲司空兼侍中源休爲中書侍郎同
平章事判度支蔣鎮爲吏部侍郎樊系爲禮部侍郎

彭偃爲中書舍人自餘張光晟等各拜官有差立弟
滔爲皇大弟姚令言與源休共掌朝政凡泚之謀畫
遷除軍旅資糧皆稟於休休勸泚誅翦宗室在京城
者以絕人望殺郡王王子王孫凡七十七人尋又以
蔣鎮爲門下侍郎李子平爲諫議大夫並同平章事
鎮憂懼每懷刀欲自殺又欲亡竄然性怯竟不果源
休勸泚誅朝士之竄匿者以脅其餘鎮力救之賴以
全者甚衆樊系爲泚誤冊文旣成仰藥而死大理卿
膠水蔣沆詣行在爲賊所得逼以官沆絕食稱病潛

馮河清姚況
發甲兵器械
助奉天

竄得免。哥舒曜食盡，棄襄城，奔洛陽。李希烈陷襄城。右龍武將軍李觀將衛兵千餘人從上於奉天。上委之召募，數日得五千餘人，列之通衢，旗鼓嚴整。城人爲之增氣。姚令言之東出也，以兵馬使京兆馮河清爲涇原留後判官，河中姚況知涇州事，河清況聞上幸奉天，集將士大哭，激以忠義，發甲兵器械百餘車，通夕輸行在城中，方苦無甲兵，得之士氣大振。詔以河清爲四鎮北庭行營涇原節度使，況爲行軍司馬。上至奉天，數日，右僕射同平章事崔寧始至。

盧杞與王翊
陷殺崔寧

上喜甚。撫勞有加。寧退謂所親曰。主上聰明英武。從善如流。但爲盧杞所惑。以至於此。因潛然出涕。杞聞之。與王翊謀陷之。雄言於上曰。臣與寧俱出京城。寧數下馬便溺。久之不至。有顧望意。會朱泚下詔。以左丞柳渾同平章事。寧爲中書令。渾襄陽人也。時亡在山谷。翊使蓋屋尉康湛詐爲寧遺朱泚書。獻之。杞因諧寧與朱泚結盟。約爲內應。故獨後至。乙卯。上遣中使引寧就幕下。云宣密旨。二力士自後縊殺之。中外皆稱其寃。上聞之。乃赦其家。朱泚遣使遺朱滔書。

稱三秦之地，指日克平。大河之北，委卿除殄。當與卿會于洛陽，酒得書西向舞蹈，宣示軍府，移牒諸道，以自誇大。上遣中使告難於魏縣，行營諸將相與慟哭。李懷光帥眾赴長安，馬燧、李芄各引兵歸鎮。李抱真退屯臨洛。朱泚自將逼奉天，軍勢甚盛。以姚令言爲元帥，張光晟副之。以李忠臣爲京兆尹，皇城留守仇敬忠爲同華等州節度使，拓東土以扞關東之師。李日月爲西道先鋒經略使，邠寧留後韓遊瓌慶州刺史論惟明監軍。程文秀受詔將兵三千拒泚於

便橋與泚遇於醴泉。遊瓌欲還趣奉天。文秀曰：我向奉天，賊亦隨至。是引賊以迫天子也。不若留壁於此。賊必不敢越我。向奉天若不顧而過，則與奉天夾攻之。遊瓌曰：賊彊我弱，若賊分軍以綴我，直趣奉天，奉天兵亦弱，何夾攻之有？我今急趣奉天，所以備天子也。且吾士卒飢寒，而賊多財，彼以利誘吾卒，吾不能禁也。遂引兵入奉天。泚亦隨至。官軍出戰，不利。泚兵爭門欲入。渾瑊與遊瓌血戰竟日。門內有草車數乘，瑊使虞候高固帥甲士以長刀斫賊，皆一當百。曳車

塞門縱火焚之。衆軍乘火擊賊，賊乃退。會夜，泚營於城東三里，擊柝張火，布滿原野。使西明寺僧法堅造攻具，毀佛寺以爲梯衝。韓遊瓌曰：「寺材皆乾薪，但具火以待之，固侃之玄孫也。」泚自是日來攻城，城遊瓌等晝夜力戰。幽州兵救襄城者聞泚反，突入潼關，歸泚於奉天。普潤戍卒亦歸之，有衆數萬。上與陸贄語及亂故，深自克責。贄曰：「致今日之患，皆羣臣之罪也。」上曰：「此亦天命，非由人事。」贄退，上疏以爲陛下志壹區宇，四征不庭，克渠稽誅，逆將繼亂，兵連禍結，行及

三年徵師日滋。賊斂日重。內自京邑。外洎邊陲。行者有鋒刃之憂。居者有誅求之困。是以叛亂繼起。怨讟並興。非常之虞。億兆同慮。唯陛下穆然凝邃。獨不得聞。至使克卒鼓行。白晝犯闕。豈不以乘我間隙。因人攜離哉。陛下有股肱之臣。有耳目之任。有諫諍之列。有備衛之司。見危不能竭其誠。臨難不能效其死。臣所謂致今日之患。羣臣之罪者。豈徒言歟。聖旨又以國家興衰。皆有天命。臣聞天所視聽。皆因於人。故祖伊責紂之辭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武王數紂之罪曰。

乃曰吾有命罔懲其侮。此又捨人事而推天命。必不可之理也。易曰視履考祥。又曰吉凶者失得之象。此乃天命由人。其義明矣。然則聖哲之意。六經會通。皆謂禍福由人。不言盛衰有命。蓋人事理而天命降亂者。未之有也。人事亂而天命降康者。亦未之有也。自頃征討頗頻。刑網稍密。物力竭耗。人心驚疑。如居風濤洶洶靡定。上自朝列。下達蒸黎。日夕族黨聚謀。咸憂必有變故。旋屬涇原叛卒。果如衆庶所虞。京師之人。動逾億計。固非悉知筭術。皆曉占書。則明致寇之

抱真遺賈林
說武俊取泚

由未必盡關天命。臣聞理或生亂，亂或資理。有以無
難而失守，有因多難而興邦。今生亂失守之事，則既
往不可復追矣。其資理興邦之業，在陛下克勵而謹
修之，何憂乎亂人？何畏乎厄運？勤勵不息，足致升平。
豈止盪滌祲氛，旋復宮闈而已。田悅說王武俊使
與馬寔共擊李抱真於臨洛。抱真復遣賈林說武俊
曰：臨洛兵精而有備，未易輕也。今戰勝得地，則利歸
魏博。不勝則恒冀大傷，易定滄趙皆大夫之故地也。
不如先取之。武俊乃辭悅與馬寔北歸。壬戌，悅送武

俊於館陶執手泣別下至將士贈遺甚厚先是武俊
召回紇兵使絕李懷光等糧道懷光等已西去而回
紇達干將回紇千人雜虜二千人適至幽州北境朱
滔因說之欲與俱詣河南取東都應接朱泚許以河
南子女金帛賂之滔娶回紇女爲側室回紇謂之朱
郎且利其俘掠許之賈林復說武俊曰自古國家有
患未必不因之更興況主上九葉天子聰明英武天
下誰肯捨之共事朱泚乎滔自爲盟主以來輕蔑同
列河朔古無冀國冀乃大夫之封域也今滔稱冀王

又西倚其兄北引回紇其志欲盡吞河朔而王之大夫雖欲爲之臣不可得矣且大夫雄勇善兵非滔之比又本以忠義手誅叛臣當時宰相處置失宜爲滔所誑誘故蹉跌至此不若與昭義併力取滔其勢必獲滔旣亡則泚自破矣此不世之功轉禍爲福之道也今諸道幅湊攻泚不日當平天下已定大夫乃悔而歸國則已晚矣時武俊已與滔有隙因攘袂作色曰二百年天子吾不能臣豈能臣此田舍兒乎遂密與抱真及馬燧相結約爲兄弟然猶外事滔禮甚謹

呂希倩戰死

高重捷戰死

與田悅各遣使見滔於河間，賀朱泚稱尊號，且請馬寔之兵共攻康日知於趙州。汝鄭應援使劉德信將子弟軍在汝州，聞難引兵入援，與泚衆戰於見子陵，破之。以東渭橋有轉輸積粟，癸亥進屯東渭橋。朱泚夜攻奉天，東西南三面，甲子渾瑊力戰却之。左龍武大將軍呂希倩戰死。乙丑泚復攻城，將軍高重捷與泚將李日月戰於梁山之隅，破之。乘勝逐北，身先士卒，賊伏兵擒之，其麾下十餘人奮不顧死，追奪之。賊不能拒，乃斬其首，棄其身而去。麾下收之入城。

上親撫而哭之。盡哀。結蒲爲首而葬之。贈司空。朱泚見其首亦哭之。曰忠臣也。束蒲爲身而葬之。李日月泚之驍將也。戰死於奉天城下。泚歸其尸於長安。厚葬之。其母竟不哭。罵曰奚奴。國家何負於汝。而反死已晚矣。及泚敗。賊黨皆族誅。獨日月之母不坐。已巳加渾瑊京畿渭南北金商節度使。壬申王武俊與馬實至趙州城下。初朱泚鎮鳳翔。遣其將牛雲光將幽州兵五百人戍隴州。以隴右管田判官韋臯領隴右留後。及郝通張鳳翔牛雲光詐疾。欲俟臯至伏

兵執之以應泚事。泚帥其衆華泚至汧陽，遇泚遣中使蘇玉齋詔書加臯中丞。玉說雲光曰：「韋臯，書生也。君不如與我俱之隴州。」臯幸而受命，乃吾人也不受命。君以兵誅之，如取孤狔耳。雲光從之。臯從城上問雲光曰：「曩者不告而行，今而復來，何也？」雲光曰：「曩者未知公心，今公有新命，故復來，願託腹心。」臯乃先納蘇玉，受其詔書，謂雲光曰：「大使苟無異心，請悉納甲兵，使城中無疑，衆乃可入。」雲光以臯書生，易之，乃悉以甲兵輸之而入。明日臯宴玉、雲光及其卒於郡舍。

杜希全戴休
顏時常春李
建徽合兵入
援關播渾城
請自乾陵北
過營據要地
盧杞不可乃
自漠谷進爲
賊邀擊四軍
俱潰

伏甲誅之築壇盟將士曰李楚琳賊虐本使旣不辜
上安能恤下宜相與討之遣兄平弁詣奉天復遣使
求援於吐蕃十一月乙亥以隴州爲奉義軍擢臯
爲節度使泚又使中使劉海廣許臯鳳翔節度使臯
斬之靈武留後杜希全鹽州刺史戴休顏夏州刺
史時常春會渭北節度使李建徽合兵萬人入援將
至奉天上召將相議道所從出關播渾城曰漠谷道
險狹恐爲賊所邀不若自乾陵北過附栢城而行營
於城東北雞子堆與城中犄角相應且分賊勢盧杞

曰。漠谷路近。若爲賊所邀。則城中出兵應接可也。倘
出乾陵。恐驚陵寢。瑛曰。自泚圍城。斬乾陵松栢。以夜
繼晝。其驚多矣。今城中危急。諸道救兵未至。唯希全
等來。所繫非輕。若得營據要地。則泚可破也。杞曰。陛
下行師。豈比逆賊。若令希全等過之。是自驚陵寢。上
乃命希全等自漠谷進。丙子。希全等軍至漠谷。果爲
賊所邀。乘高以大弩巨石擊之。死傷甚衆。城中出兵
應接。爲賊所敗。是夕。四軍潰退。保邠州。泚閱其輜重
於城下。從官相視失色。休顏。夏州人也。泚攻城益急。

李晟厚結張
孝忠乃西歸

穿塹環之，泚移帳於乾陵，下視城中動靜，皆見之。時遣使環城招誘，士民笑其不識天命。神策河北行營節度使李晟疾愈，聞上幸奉天，帥眾將犇命。張孝忠迫於朱滔，王武俊倚晟爲援，不欲晟行，數沮止之。晟乃留其子憑，使娶孝忠女爲婦，又解玉帶賂孝忠親信，使說之。孝忠乃聽晟西歸，遣大將楊榮國將銳兵六百與晟俱。晟引兵出飛狐道，晝夜兼行，至代州。丁丑，加晟神策行營節度使。王武俊馬寔攻趙州，不克。辛巳，寔歸瀛州。武俊送之五里，犒贈甚厚。武俊

亦歸恒州。朱泚攻圍奉天，經月，城中資糧俱盡。上嘗遣健步出城覘賊，其人懇以苦寒爲辭，跪奏乞一襦袴，止爲之尋求不獲，意憫默而遣之。時供御纔有糲米二斛，每伺賊之休息，夜縋人於城外，采蕪菁根而進之。上召公卿將吏謂曰：朕以不德自陷危亡，固其宜也。公輩無罪，宜早降以救室家。羣臣皆頓首流涕，斯盡死力。故將士雖困急而銳氣不衰。上之幸奉天也，糧料使崔縱勸李懷光令入援，懷光從之。縱悉發軍資與懷光偕來，懷光晝夜倍道至河中，力疲休

同可孤討希烈
敗泚將仇

兵三日河中尹李齊運傾力犒宴軍士尚欲遷延崔
縱先輦貨財度河謂衆曰至河西悉以分賜衆利之
西屯蒲城有衆五萬齊運憚之孫也李晟行且收兵
亦自蒲津濟軍於東渭橋其始有卒四千晟善於撫
御與士卒同甘苦人樂從之旬月間至萬餘人神策
兵馬使尚可孤討李希烈將三千人在襄陽自武關
入援軍于七盤敗泚將仇敬遂取藍田可孤字文部
之別種也鎮國軍副使駱元光其先安息人駱奉仙
養以爲子將兵守潼關近十年爲衆所服朱泚遣其

元光襲何
望之擊却泚
兵賊不能東

將何望之襲華州刺史董晉棄州走行在望之據其
城將聚兵以絕東道元光引關下兵襲望之走還長
安元光遂軍華州召募士卒數日得萬餘人泚數遣
兵攻元光元光皆擊却之賊由是不能東出上卽以
元光爲鎮國軍節度使元光乃將兵二千西屯昭應
馬燧遣其行軍司馬王權及其子彙將兵五千人入
援屯中渭橋於是泚黨所據惟長安而已援軍遊騎
時至望春樓下李忠臣等屢出兵皆敗求救於泚泚
恐民間乘弊抄之所遣兵皆晝伏夜行泚內以長安

卷之二十一 奉天

李

光至賊泚

兵於醴泉圍

解



為憂，乃急攻奉天。使僧法堅造雲梯，高廣各數丈，裹以兕革，下施巨輪，上容壯士五百人。城中望之，恟懼。上以問羣臣。渾瑊、侯仲莊對曰：「臣觀雲梯勢甚重，重則易陷。臣請迎其所來，鑿地道，積薪蓄火以待之。」神武軍使韓澄曰：「雲梯小伎，不足上勞。聖慮，臣請禦之。」乃度梯之所徠，廣城東北隅三十步，多儲膏油、松脂，薪葦於其上。丁亥，泚盛兵鼓譟攻南城。韓遊瓌曰：「此欲分吾力也。」乃引兵嚴備東北。戊子，北風甚迅，泚推雲梯，上施濕瓊，懸水囊，載壯士攻城。翼以輓輹，置人

其下推薪負土填塹而前矢石火炬所不能傷賊併
兵攻城東北隅矢石如雨城中死傷者不可勝數賊
已有登城者上與渾瑊對泣羣臣惟仰首祝天上以
無名告身自御史大夫實食五百戶以下千餘通授
瑊使募敢死士禦之仍賜御筆使視其功之大小書
名給之告身不足則書其身且曰今便與卿別瑊俯
伏流涕上拊其背歛歔不自勝時士卒凍餒又乏甲
冑瑊撫諭激以忠義皆鼓謀力戰城中流矢進戰不
能初不言痛會雲梯輾地道一輪偏陷不能前却火

從地中出。風勢亦回。城上人投葦炬散松脂。沃以膏油。譟呼震地。須臾雲梯及梯上皆爲灰燼。臭聞數里。賊乃引退。於是三門皆出兵。太子親督戰。賊徒大敗。死者數千人。將士傷者。太子親爲裹瘡。入夜。泚復來攻城。矢及御前三步而墜。上大驚。李懷光自蒲城引兵趣涇陽。並北山而西。先遣兵馬使張韶徵服間行。詣行在。藏表於蠟丸。韶至奉天。值賊方攻城。見韶以爲賤人。驅之使與民俱填塹。韶得間踰塹。抵城下。呼曰。我朔方軍使者也。城上人下繩引之。比登身中數

十矢得表於衣中而進之。上大喜，昇韶以徇城。四隅歡聲如雷。癸巳，懷光敗泚兵於醴泉。泚聞之懼，引兵遁歸長安。衆以爲懷光復三日不至，則城不守矣。泚既退，從臣皆賀。汴滑行營兵馬使賈隱林進言曰：「陛下性大急，不能容物。若此性未改，雖朱泚敗亡，憂未艾也。上不以爲忤，甚稱之。侍御史万俟著開金商運路，重圍既解，諸道貢賦繼至，用度始振。朱泚至長安，但爲城守之計，時遣人自城外來，周走呼曰：『奉天破矣。』欲以感衆。泚旣據府庫之富，不愛金帛，以悅將士。」

公卿家屬在城者皆給月俸神策及六軍從車駕及
哥舒曜李晟者泚皆給其家糧加以繕完器械日費
甚廣及長安平府庫尚有餘蓄見者皆追怨有司之
暴斂焉或謂泚曰陛下既受命唐之陵廟不宜復存
泚曰朕嘗北面事唐豈忍爲此又曰百官多缺請以
兵脅士人補之泚曰強援之則人懼但欲仕者則與
之何必叩戶拜官邪泚所用者惟范陽神策團練兵
涇原卒驕皆不爲用但守其所掠資貨不肯出戰又
密謀殺泚不果而止替李懷光性粗疎自山東來赴

涇原卒謀殺
泚不果

李懷光欲向

奏誅盧杞趙

白志貞杞

懷光上詔乘

勢取長安下

詔見天子

難數與人言盧杞趙替白志貞之奸佞且曰天下之亂皆此曹所爲也吾見上當請誅之旣解奉天之圍自矜其功謂上必接以殊禮或說王翊趙贊曰懷光緣道憤歎以爲宰相謀議乖方度支賦斂煩重京尹猶賜刻薄致乘輿播遷者三臣之罪也今懷光新立大功上必披襟布陳詢訪得失使其言入豈不殆哉翊贊以告盧杞杞懼從容言於上曰懷光勲業社稷是賴賊徒破膽皆無守心若使之乘勝取長安則一舉可以滅賊此破竹之勢也今聽其入朝必當賜宴

留連累日，使賊入京城，得從容成備，恐難圖矣。上以爲然，詔懷光直引軍屯便橋，與李建徽、李晟及神策兵馬使楊惠元刻期共取長安。懷光自以數千里竭誠赴難，破朱泚，解重圍，而咫尺不得見天子，意殊怏怏。曰：吾今已爲姦臣所排，事可知矣。遂引兵去。至魯店，留二日乃行。淮南節度使陳少遊將兵討李希烈，屯盱眙。聞朱泚作亂，歸廣陵，修塹壘，繕甲兵。浙江東西節度使韓滉閉關梁，禁馬牛出境，築石頭城，穿井近百，所繕館第數十，修塢壁，起建業，抵京峴樓堞。

陳少遊奪包
信錢帛士卒

相屬以備車駕度江且自固也少遊發兵三千大閱於江北滉亦發舟師三千曜武於京口以應之鹽鐵使包信有錢帛八百萬將輸京師陳少遊以爲賊據長安未期收復欲強取之信不可少遊欲殺之信懼匿妻子於案牘中急濟江少遊悉收其錢帛信有守財卒三千少遊亦奪之信纔與數十人俱至上元復爲韓滉所奪時南方藩鎮各閉境自守惟曹王臯數遣使間道貢獻李希烈攻逼汴鄭江淮路絕朝貢皆自宣饒荆襄趨武關與治郵驛平道路由是往來之

世賢勸上接
下從諫

復通行無阻。上問陸贄以當今切務。贄以曩日致
亂。由上下之情不通。勸上接下從諫。乃上疏其略曰。
臣謂當今急務。在於審察羣情。若羣情之所甚欲者。
陛下先行之。所甚惡者。陛下先去之。欲惡與天下同。
而天下不歸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夫埋亂之本。繫
於人心。況乎當變故動搖之時。在危疑向背之際。人
之所歸。則植人之所去。則傾。陛下安可不審察羣情。
同其欲惡。使億兆歸趣。以靖邦家乎。此誠當今之所
急也。又曰。頃者竊聞輿議。頗究羣情。四方則患於中

外意乖百辟。又患於君臣道隔。羣國之志不達於朝。廷朝廷之誠不升於軒陛。上澤闕於下布。下情壅於上聞。實事不必知。知事不必實。上下否隔於其際。真偽雜糅於其間。聚怨囂囂。騰謗籍籍。欲無疑阻。其可得乎。又曰。總天下之智以助聰明。順天下之心以施教令。則君臣同志。何有不從。遠邇歸心。孰與爲亂。又曰。慮有愆而近道。事有要而似迂。疏奏旬日。上無所施行。亦不詰問。贊又上疏。其略曰。臣聞立國之本在衆。衆得衆之要在乎見情。故仲尼以謂人情者聖

王之田言理道所生也。又曰易乾下坤上曰泰。坤下乾上曰否。損上益下曰益。損下益上曰損。夫天在下而地處上於位乖矣。而反謂之泰者。上下交故也。君在上而臣處下於義順矣。而反謂之否者。上下不交故也。上約已而裕於人。人必悅而奉上矣。豈不謂之益乎。上蔑人而肆諸已。人必怨而叛上矣。豈不謂之損乎。又曰舟卽君道。水卽人情。舟順水之道乃浮。違則沒。君得人之情乃固。失則危。是以古先聖王之居人上也。必以其欲從天下之心。而不敢以天下之人

從其欲。又曰陛下憤習俗以妨理。任削平而在躬。以明威照臨。以嚴法制斷流弊。自久浚恒太深。遠者驚疑而阻命。逃死之亂作。近者畏懾而偷容。避罪之態生。君臣意乖。上下情隔。君務致理而下防誅夷。臣將納忠而上慮欺誕。故睿誠不布於天下。物情不達於睿聰。臣於往年曾任御史。獲奉朝議。僅欲半年。陛下嚴邃高居。未嘗降旨臨問。羣臣躊躇退亦不列事。奏陳軒墀之間。且未相諭。宇宙之廣。何由自通。雖復對使臣別延宰輔。既殊師錫。且異公言。未行者則

戒以樞密勿論已行者。又謂之遂事不諫。漸生拘礙。動涉猜嫌。由是人各隱情。以言爲諱。至於變亂將起。億兆同憂。獨陛下恬然不知。方謂太平可致。陛下以今日之所覩。驗往時之所聞。孰真孰虛。何得何失。則事之通塞。備詳之矣。人之情僞。盡知之矣。上乃道中使諭之曰。朕本性甚好推誠。亦能納諫。將謂君臣一體。全不隄防。緣推誠信不疑。多被姦人賣弄。今所致患害。朕思亦無它。其失反在推誠。又諫官論事。少能慎密。例自矜銜。歸過於朕。以自取名。朕從卽位以來。

見奏對論事者甚多。大抵皆是雷同。道聽塗說。試加
質問。遽卽辭窮。若有奇才異能。在朕豈惜拔擢。朕見
從前以來。事祇如此。所以近來不多取次對人。亦非
倦於接納。卿宜深悉此意。贊以人君臨下。當以誠信
爲本。諫者雖辭情鄙拙。亦當優容。以開言路。若震之
以威。折之以辯。則臣下何敢盡言。乃復上疏。其略曰。
天子之道。與天同方。天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生。天
子不以時有小人而廢聽納。又曰。唯信與誠。有失無
補。一不誠則心莫之保。一不信則言莫之行。陛下所

謂失於誠信以致患者臣竊以斯言爲過矣又曰
馭之以智則人詐示之以疑則人偷上行之則下從
之上施之則下報之若誠不盡於已而望盡於人衆
必怠而不從矣不誠於前而曰誠於後衆必疑而不
信矣是知誠信之道不可斯須而去身願陛下慎守
而行之有加恐非所以爲悔者也又曰臣聞仲虺贊
揚成湯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吉甫歌誦周宣不
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是則聖賢之意較然著明唯
以改過爲能不以無過爲貴蓋爲人之行已必有過

差上智下愚俱所不免。智者改過而遷善，愚者恥過而遂非。遷善則其德日新，遂非則其惡彌積。又曰：諫官不密自矜，信非忠厚，其於聖德固亦無虧。陛下若納諫不違，則傳之適足增美；陛下若違諫不納，又安能禁之勿傳？又曰：侈言無驗，不必用；質言當理，不必違；辭拙而効速者，不必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是皆考之以實，慮之以終，其用無它，唯善所在。又曰：陛下所謂比見奏對論事，豈敢雷同，道聽塗說者？臣竊以衆多之議，足見人情必有可行，亦有可畏，恐不宜

一槩輕侮而莫之省納也。陛下又謂試加質問卽便
辭窮者。臣但以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窮其理。能服其
口而未服其心。又曰爲下者莫不願忠。爲上者莫不
求理。然而下每苦上之不理。上每苦下之不忠。若是
者。何兩情不通故也。下之情莫不願達於上。上之情
莫不求知於下。然而下恒苦上之難達。上恒苦下之
難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故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其
六。而下有其三。好勝人。恥聞過。騁辯給。眩聰明。厲威
嚴。恣彊懷。此六者。君上之弊也。諂諛。顧望。畏慙。此三

者臣下之弊也。上好勝必甘於佞辭。上恥過必忌於直諫。如是則下之諂諛者順旨而忠實之語不聞矣。上騁辯必勦說而折人以言。上眩明必億度而虞人以詐。如是則下之顧望者自便而切磨之辭不盡矣。上厲威必不能降情以接物。上恣懷必不能引咎以受規。如是則下之畏懼者避幸而情理之說不申矣。夫以區域之廣大，生靈之衆多，宮闕之重深，高卑之限隔，自黎獻而上，獲覩至尊之光景者，踰億兆而無一焉。就獲覩之中，得接言議者，又千萬不一，幸而得

接者。猶有九弊。居其間。則上下之情。所通鮮矣。上情不通於下。則人惑。下情不通於上。則君疑。疑則不納。其誠。或則不從其令。誠而不見納。則應之以悖。令而不見從。則加之以刑。下悖上刑。不敗何待。是使亂多。理少。從古以然。又曰。昔趙武。訥訥而爲晉賢臣。絳侯。木訥而爲漢元輔。然則口給者。事或非信。辭屈者。理或未窮。人之難知。堯舜所病。胡可以一訓一詰。而未盡其能哉。以此察天下之情。固多失實。以此輕天下之士。必有遺才。又曰。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

表光暴揚杞
罪惡上簿

我之能賢。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于斯。皆爲盛德。是則人君之與諫者。交相益之道也。諫者有爵賞之利。君亦有理安之利。諫者得獻替之名。君亦得採納之名。然猶諫者有失中。而君無不美。唯恐讜言之不切。天下之不聞。如此則納諫之德光矣。上頗採用其言。李懷光頓兵不進。數上表暴揚盧杞等罪惡。衆論誼騰。亦咎杞等。上不得已。十二月壬戌。貶杞爲新州司馬。白志貞爲恩州司馬。趙贇爲播州司馬。宦官顧文秀上所信任也。

懷光又言其罪。上亦爲殺之。乙丑以翰林學士福

部員外郎陸贄爲考功郎中。金部員外郎吳通微爲

職方郎中。贄上奏辭。以初到奉天。扈從將吏。例加兩

階。今翰林獨遷官。夫刑罰先貴。近而後卑。遠則令不

犯。行賞先卑。遠而後貴。近則功不遺。望先錄大勞。次

編羣品。則臣亦不敢獨辭。上不許。贄上在奉天。使人

說田悅。王武俊。李納。赦其罪。厚賂以官爵。悅等皆密

歸欵。而猶未敢絕。朱滔各稱王如故。滔使其虎牙將

軍王郢說悅曰。日者八郎有急。滔與趙王不敢愛其

許士則說悅
勿助滔王武
倭復遣田秀
陳策悅意遂

死竭力赴救。幸而解圍。今太尉三兄受命關中。滔欲
與回紇共往助之。願八郎治兵與滔度河共取大梁。
悅心不欲行。而未忍絕滔。乃許之。滔復遣其內史舍
人李瑄見悅。審其可否。悅猶豫不決。密召扈萇等議
之。司武侍郎許士則曰。朱滔昔事李懷仙爲牙將。與
兄此及朱希彩共殺懷仙而立希彩。希彩所以寵信
其兄弟至矣。滔又與判官李子瑗謀殺希彩而立泚。
泚旣爲帥。滔乃勸泚入朝而自爲留後。雖勸以忠義。
實奪之權也。平生與之同謀共功。如李子瑗之徒。負

而殺之者二十餘人。今又與泚東西相應。使滔得志。泚亦不爲所容。況同盟乎。滔爲人如此。大王何從得其肺腑而信之邪。彼引幽陵回紇十萬之兵屯於郊。坳大王出迎則成擒矣。彼囚大王兼魏國之兵南向。度河與關中相應。天下其孰能當之。大王於時悔之無及。爲大王計。不若陽許偕行而陰爲之備。厚加迎勞。至則託以它故。遣將分兵而隨之。如此大王外不失報德之名。而內無倉猝之憂矣。扈萼等皆以爲然。王武俊聞李瑄適魏。遣其司刑員外郎田秀馳見悅。

曰武俊曷以宰相處事失宜恐禍及身又八郎困於
重圍故與滔合兵救之今天子方在隱憂以德綏我
我曹何得不悔過而歸之邪捨九葉天子不事而事
泚及滔乎且泚未稱帝之時滔與我曹比肩爲王固
已輕我曹矣況使之南平汴洛與泚連衡吾屬皆爲
虜矣八郎慎勿與之俱南但閉城拒守武俊請伺其
隙連昭義之兵擊而滅之與八郎再清河朔復爲節
度使共事天子不亦善乎悅意遂決給滔云從行必
如前約丁卯滔將范陽步騎五萬人私從者復萬餘

人回紇三千人發河間而南輜重首尾四十里一李

希烈攻李勉於汴州驅民運土木築壘道以攻城忿

其未就并人填之謂之濕薪勉城守累月外救不至

將其衆萬餘人犇宋州庚午希烈陷大梁滑州刺史

李澄以城降希烈希烈以澄爲尚書令并永平節度

使勉上表請罪上謂其使者曰朕猶失守宗廟勉宜

自安待之如初劉洽遣其將高翼將精兵五千保襄

邑希烈攻拔之翼赴水死希烈乘勝攻寧陵江淮大

震陳少遊遣參謀溫述送款於希烈曰濠壽舒廬已

李勉奔宋州
希烈陷大梁
李澄降高翼
死

賢請上痛引
過以感人心

令弛備韜戈卷甲伏俟指麾又遣巡官趙銑結李納
於鄆州以給事中孔巢父爲淄青宣慰使國子祭
酒董晉爲河北宣慰使陸贄言於上曰今盜遍天
下輿駕播遷陛下宜痛自引過以感人心昔成湯以
罪已勃興楚昭以善言復國陛下誠能不吝改過以
言謝天下使書詔無所避忌臣雖愚陋可以仰副聖
情庶令反側之徒革心向化上然之故奉天所不書
詔雖驕將悍卒聞之無不感激揮涕術者上言國家
厄運宜有變更以應時數羣臣請更加尊號一二字

羣臣請加尊

號請奏不可

上以問陸贄贄上奏以爲不可其略曰尊號之興本非古制行於安泰之日已累謙冲襲乎喪亂之時尤傷事體又曰嬴秦德衰兼皇與帝始總稱之流及後代昏僻之君乃有聖劉天元之號是知人主輕重不在名稱損之有謙光稽古之善崇之獲矜能納諂之譏又曰必也俯稽術數須有變更與其增美稱而失人心不若黜舊號以祇天戒上納其言但改年號而已上又以中書所撰赦文示贄贄上言以爲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今茲德音悔過之

下罪已詔四
方人心大悅

意不得不深引咎之辭。不得不盡洗刷疵垢。宣暢鬱
堙。使人人各得所欲。則何有不從者乎。應須改革事
條。謹具別狀。同進。捨此之外。尚有所虞。竊以知過非
難。改過爲難。言善非難。行善爲難。假使赦文至精。止
於知過。言善。猶願聖慮更思所難。上然之。則
興元元年春正月癸酉朔。赦天下。改元。制曰。致理興
化。必在推誠。忘已濟人。不吝改過。朕嗣服丕構。君臨
萬邦。失守宗祧。越在草莽。不念率德。誠莫追於既往。
永言恩答。期有復於將來。明徵其義。以示天下。小子

懼德不嗣。罔敢怠荒。然以長于深宮之中。暗於經國之務。積習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艱難。不恤征戍之勞苦。澤靡下究。情未上通。事既擁隔。人懷疑阻。猶昧省己。遂用興戎。徵師四方。轉餉千里。賦車籍馬。遠近騷然。行齋居。送衆庶。勞止或一日。屢交鋒刃。或連年不解甲冑。祀奠乏主。室家靡依。死生流離。怨氣凝結。力役不息。田萊多荒。暴令峻於誅求。疲疇空於杼軸。轉死溝壑。離去鄉閭。邑里丘墟。人煙斷絕。天譴於上。而朕不寤。人怨於下。而朕不知。馴致亂階。變興

都邑萬品失序。九廟震驚。上累于祖宗。下負於蒸庶。痛心覩貌。罪實在予。永言愧悼。若墜泉谷。自今中外。所上書奏。不得更言聖神文武之號。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等。咸以勲舊。各守藩維。朕撫馭垂方。致其凝懼。皆由上失其道。而下罹其災。朕實不君。人則何罪。宜并所管將吏等一切待之如初。朱滔雖緣朱泚連坐。路遠必不同謀。念其舊勲。務在弘貸。如能效順。亦與懃新。朱泚反易天常。盜竊名器。暴犯陵寢。所不

忍言。後罪祖宗。朕不敢赦。其脅從將吏百姓等。但官

武俊悅納見
赦令皆去王
號上表謝罪
惟希烈稱帝

軍未到京城以前去逆效順并散歸本道本軍者並
從赦例諸軍諸道應赴奉天及進收京城將士並賜
名奉天定難功臣其所加墊陌錢稅間架竹木茶漆
權鐵之類悉宜停罷赦下四方人心大悅及上還長
安明年李抱貞入朝爲上言山東宣布赦書士卒皆
感泣臣見人情如此知賊不足平也命兵部員外郎
李充爲恒冀宣慰使朱泚更國號曰漢自稱漢元
天皇改元天皇王武俊田悅李納見赦令皆去王號
上表謝罪惟李希烈自恃兵彊財富遂謀稱帝遣人

卷一百一十五
通鑑紀事本末

建封斬希
烈將楊峯

問儀於顏真卿。真卿曰：老夫嘗爲禮官，所記惟諸侯朝天子禮耳。希烈遂卽皇帝位，國號大楚，改元武成，置百官。以其黨鄭賁爲侍中，孫廣爲中書令，李緩、李元平同平章事，以汴州爲大梁府，分其境內爲四節度。希烈遣其將辛景臻謂顏真卿曰：不能屈節，當自焚積薪灌油於其庭。真卿趨赴火。景臻遽止之。希烈又遣其將楊峯齎赦，賜陳少遊及壽州刺史張建封、建封執峯徇於軍，腰斬于市。少遊聞之，駭懼。建封具以少遊與希烈交通之狀聞上，悅。以建封爲濠、壽、廬

三州都團練使希烈乃以其將杜少誠爲淮南節度使使將步騎萬餘人先取壽州後之江都建封遣其將賀蘭元均邵怡守霍丘秋柵少誠竟不能過遂南寇蘄黃欲斷江路時上命包佶自督江淮財賦沂江詣行在至蘄口遇少誠入寇曹王臯遣蘄州刺史伊慎將兵七千拒之戰於永安戍大破之少誠脫身走斬首萬級包佶乃得前後佶入朝具奏陳少遊奪財賦事少遊懼厚歛所部以償之李希烈以夏口上流要地使其驍將董侍募死士七千人襲鄂州刺史李

希烈東畏曹
王臯西畏李

兼不敢復窺

江淮

滔約悅渡河
悅謝不往滔

怒攻之

兼偃旗臥鼓，閉門以待之。侍撤屋材以焚門，兼帥士卒出戰，大破之。上以兼爲鄂岳沔都團練使。於是希烈東畏曹王臯，西畏李兼，不敢復有窺江淮之志矣。朱滔引兵入趙境，王武俊大具犒享，入魏境，田悅供承倍豐，使者迎候，相望於道。丁丑，滔至永濟，遣王郢見悅，約會館陶，偕行度河。悅見郢，曰：「悅固願從五兄南行，昨日將出軍，將士勒兵不聽。」悅出，曰：「國兵新破，戰守踰年，資儲竭矣。今將士不免凍餒，何以全軍遠征？」大王曰：「自撫循，猶不能安，若捨城邑而去，朝出。」

暮必有變悅之志非敢有貳也如將士何已令孟祐
備步騎五千從五兄供芻牧之役因遣其司禮侍郎
裴抗等往謝滔滔聞之大怒曰田悅逆賊向在重圍
命如絲髮使我叛君棄兄發兵晝夜赴之幸而得存
許我貝州我辭不取尊我爲天子我辭不受今乃負
恩誤我遠來飾辭不出卽日遣馬寔攻宗城經城楊
榮國攻冠氏皆拔之又縱回紇掠館陶頓幄奔器皿
車牛以去悅閉城自守壬午滔遣裴抗等還兵分置
吏守平恩永濟朱滔引兵北圍貝州引水環之刺

陸贄請出瓊
林大盈庫物
爲軍賞

史鄆曹俊嬰城拒守縱范陽及回紇兵大掠諸縣又
援武城通德棣二州使給軍食遣馬寔將步騎五千
屯冠氏以逼魏州。上於行宮廡下貯諸道貢獻之
物榜曰瓊林大盈庫陸贄以爲戰守之功賞賚未行
而遽私別庫則士卒怨望無復鬪志上疏諫其略曰
天子與天同德以四海爲家何必撓廢公方崇聚私
貨降至尊而代有司之守辱萬乘以效匹夫之藏虧
法失人誘姦聚怨以斯制事豈不過哉又曰頃者六
師初降百物無儲外扞兇徒內防危孽晝夜不息迨

將五旬凍餒交侵死傷相枕畢命同力竟夷大艱良
以陛下不厚其身不私其欲絕甘以同卒伍輟食以
啗功勞無猛制而人不攜懷所感也無厚賞而人不
怨悉所無也今者攻圍已解衣食已豐而謠譁方興
軍情稍阻豈不以勇夫恒性嗜利矜功其志難旣與
之同憂而好樂不與之同利苟異恬默能無怨咨又
曰陛下誠能近想重圍之殷憂追戒平居之專欲凡
在二庫貨賄盡令出賜有功每獲珍華先給軍賞如
此則亂必靖賊必平徐駕六龍旋復都邑天子之貴

蕭復言宦官
不宜委以兵
權國政上不
悅

復面斥盧杞
上謂其輕君

豈當憂貧是乃散其小儲而成其大儲損其小寶而
固其大寶也。上卽命去其榜。蕭復嘗言於上曰。宦
官自艱難已來。多爲監軍。恃恩縱橫。此屬但應掌宮
掖之事。不宜委以兵權。國政上不悅。又嘗言陛下踐
祚之初。聖德光被。自用楊炎。盧杞。黷亂朝政。以致今
日。陛下誠能變更睿志。臣敢不竭力。倘使臣依阿苟
免。臣實不能。又嘗與盧杞同奏事。杞順上旨。復正色
曰。盧杞言不正。上愕然退。謂左右曰。蕭復輕朕。戊子
命復充山南東西荆湖淮南江西鄂岳浙江東西福

上書後言
江淮劉從一
等奏留之上
心疑復贄爲
力解

建嶺南等道宣慰安撫使實疎之也。旣而劉從一及朝士往往奏留復。上謂陸贄曰：朕思遷幸以來，江淮遠方或傳聞過實，欲遣重臣宣慰，謀於宰相及朝士，僉謂宜然。今乃反覆如是，朕爲之悵恨累日，意復悔行使之論奏邪？卿知蕭復如何人，其不欲行，意趣安在？贄上奏以爲復痛自修勵，慕爲清貞，用雖不周，行則可保。至於輕詐如此，復必不爲。借使復欲逗留，從一安肯附會？今所言矛盾，願陛下明加辨詰。若蕭復有所請求，則從一何容爲隱？若從一自有回互，則蕭

復不當受疑。陛下何憚而不辨明。乃直爲此悵恨也。夫明則罔惑。辨則罔寃。惑莫甚於逆詐。而不與明。寃莫痛於見疑。而不與辨。是使情僞相揉。忠邪靡分。茲實居上御下之要樞。惟陛下留意。上亦竟不復辨也。

辛卯以王武俊爲恒冀深趙節度使。壬辰加李抱貞張孝忠並同平章事。丙申加田悅檢校右僕射。以山南東道行軍司馬樊澤爲本道節度使。前深趙觀察使康日知爲同州刺史。李納爲鄆州刺史。平盧節度使。戊戌加劉洽汴滑宋亳都統副使。知都統事。

李勉悉以其衆授之。二月戊申詔贈段秀實太尉。

謚曰忠烈。厚恤其家。時賈隱林已卒。贈左僕射。賞其

能直言也。李希烈將兵五萬圍寧陵。引水灌之。濮

州刺史劉昌以三千人守滑州。刺史李澄密遣使請

降。上許以澄爲汴滑節度使。澄猶外事希烈。希烈疑

之。遣養子六百人戍白馬。召澄共攻寧陵。澄至石柱。

使其衆陽驚燒營而遁。又諷養子令剽掠。澄悉收斬

之。以白希烈。希烈無以罪也。劉昌守寧陵。凡四十五

日不釋甲。韓滉遣其將王栖曜將兵助劉洽拒希烈。

李澄請降

希烈畏王栖
曜等手遂解

寧陵圍

李晟斬劉德信并將其軍

栖曜以彊弩數千游汴水。夜入寧陵城。明日從城上射希烈。及其坐幄。希烈驚曰。宣潤弩手至矣。遂解圍去。朱泚既自奉天敗歸。李晟謀取長安。劉德信與晟俱屯東渭橋。不受晟節制。晟因德信至營中。數以滬澗之敗。及所過剽掠之罪。斬之。因以數騎馳入德信軍。勞其衆。無敢動者。遂并將之。軍勢益振。李懷光既脅朝廷。逐盧杞等。內不自安。遂有異志。又惡李晟獨當一面。恐其成功。奏請與晟合軍。詔許之。晟與懷光會于咸陽。西陳濤斜築壘未畢。泚衆大至。晟謂懷

懷光密與朱
泚通謀

光曰賊若固守宮苑或曠日持久未易攻取今去
巢穴敢出求戰此天以賊賜明公不可失也懷光曰
軍適至馬未秣士未飯豈可遽戰邪晟不得已乃就
壁晟每與懷光同出軍懷光軍士多掠人牛馬晟軍
秋毫不犯懷光軍士惡其異已分所獲與之晟軍終
不敢受懷光屯咸陽累月逗遛不進上屢遣中使趣
之辭以士卒疲弊且當休息觀釁諸將數勸之攻長
安懷光不從密與朱泚通謀事迹頗露李晟屢奏恐
其有變爲所併請移軍東渭橋上猶冀懷光革心收

酒橋上寢奏
不下遣贊詣
懷光營宣慰
贊還奏依晟
請從之

其力用寢晟奏不下懷光欲緩戰期且激怒諸軍奏
言諸軍糧賜薄神策獨厚厚薄不均難以進戰上以
財用方窘若糧賜皆比神策則無以給之不然又逆
懷光意恐諸軍缺望乃遣陸贄詣懷光營宣慰因召
李晟參議其事懷光意欲晟自乞減損使失士心沮
敗其功乃曰將士戰鬥同而糧賜異何以使之協力
贊未有言數顧晟晟曰公爲元帥得專號令晟將一
軍受指蹤而已至於增減衣食公當裁之懷光默然
又不欲自減之遂止時上遣崔漢衡詣吐蕃發兵叶

蕃相尚結贊言蕃法發兵以主兵大臣爲信今制書
無懷光署名故不敢進上命陸贄諭懷光懷光固執
以爲不可曰若克京城吐蕃必縱兵焚掠誰能遏之
此一害也前有勅旨募士卒克城者人賞百緡彼發
兵五萬若援救求賞五百萬緡何從可得此二害也
虜騎雖來必不先進勒兵自固觀我兵勢勝則從而
分功敗則從而圖變譎詐多端不可親信此三害也
竟不肯署敕尚結贊亦不進軍陸贄自咸陽還上言
賊泚稽誅保聚宮苑勢窮援絕引日偷生懷光總仗

順之師乘制勝之氣。鼓行芟翦。易若摧枯。而乃寇犇不追。師老不用。諸帥每欲進取。懷光輒沮其謀。據茲事情。殊不可解。陛下意在全獲。委曲聽從。觀其所爲。亦未知感若不別。務規略。漸思制持。唯以姑息求安。終恐變故難測。此誠事機危迫之秋也。固不可以尋常容易處之。今李晟奏請移軍。適遇臣銜命宣慰。懷光偶論此事。臣遂汎問所宜。懷光乃云。李晟旣欲別行。某亦都不要藉。臣猶慮有翻覆。因美其軍盛。彊懷光大。自矜誇。轉有輕晟之意。臣又從容問云。回日哉。

聖旨顧問事之可否決定何如。懷光已肆輕言，不可中變。遂云：恩命許去事，亦無妨。要約再三，非不詳審。雖欲追悔，固難爲辭。伏望卽以李晟表出付中書，敕下依奏，別賜懷光手詔，示以移軍事由其手詔大意。云：昨得李晟奏請移軍城東，以分賊勢。朕本欲委卿商量，適會陸贄回奏云：見卿語及於此，仍言許去事亦無妨。遂敕本軍允其所請。如此則詞婉而直，理順而明。雖蓄異端，何由起怨。上從之。晟自咸陽結陳而行，歸東渭橋。時鄜坊節度使李建徽神策行營節度

復請移李

徽楊惠元

統展不從

不爲懷光

李建徽走

免惠元被殺

使楊惠元猶與懷光聯營陸贄復上奏曰懷光常管
帥徒足以獨制兇寇逗留未進抑有它由所患太彊
不資傍助比者又遣李晟李建徽楊惠元三節度之
衆附麗其營無益成功祇足生事何則四軍接壘羣
帥異心論勢力則懸絕高卑據職名則不相統屬懷
光輕晟等兵微位下而忿其制不從心晟等疑懷光
養寇蓄姦而怨其事多陵已端居則互防飛謗欲戰
則遞恐分功齟齬不和嫌釁遂構俾之同處必不兩
全彊者惡積而後亡弱者勢危而先覆覆亡之禍起

足可期。舊寇未平。新患方起。憂難所切。實堪疚心。太
上消慝於未萌。其次救失於始兆。況乎事情已露。禍
難垂成。委而不謀。何以寧亂。李晟見機慮變。先請移
軍就東。建徽惠元勢轉孤弱。爲其吞噬。理在必然。它
日雖有良圖。亦恐不能自拔。拯其危急。唯在此時。今
因李晟願行。便遣合軍同往。託言晟兵素少。慮爲賊
泚所邀。藉此兩軍迭爲犄角。仍先諭旨。密使促裝。詔
書至營。卽日進路。懷光意雖不欲。然亦計無所施。是
謂先人有奪人之心。疾雷不及掩耳者也。解鬪不可

以不離救焚不可以不疾。理盡於此。惟陛下圖之。上曰。卿所料極善。然李晟移軍。懷光不免悵望。若更遣建徽。惠元就東。恐因此生辭。轉難調息。且更俟旬時。辛酉。加王武俊同平章事。兼幽州盧龍節度使。

李晟以爲懷光反狀已明。緩急宜有備。蜀漢之路不可壅。請以裨將李光銑等爲洋利劔三州刺史。各將兵五百以防未然。上疑未決。欲親總禁兵。幸咸陽。以慰撫爲名。趣諸將進討。或謂懷光曰。此漢祖遊雲夢之策也。懷光大懼。反謀益甚。上乘欲行。懷光辭益不

張名振屢責
懷光反被殺

遜上猶疑讒人間之。甲子加懷光太尉，增實食，賜鐵券，遣神策右兵馬使李卞等往諭。肯懷光對使者，投鐵券於地曰：「聖人疑懷光，邪？人臣反，賜鐵券，懷光不反。今賜鐵券，是使之反也。」辭氣甚悖。朔方左兵馬使張名振當軍門大呼曰：「太尉視賊，不許擊。待天使不敬，果欲反邪？功高太山，一旦棄之，自取族滅，富貴它人有益哉！我今日必以死爭之。」懷光聞之，謂曰：「我不反，以賊方彊，故須蓄銳俟時耳。」懷光大言天子所居必有城隍，乃發卒城咸陽，未幾移軍據之。張名振曰：

乃者言不反。今日援軍此來。何也。何不攻長安。殺朱
泚。取富貴。引軍還邠。邪。懷光曰。名振病心矣。命左右
引去位。殺之。右武鋒兵馬使石演芬。本西域胡人。懷
光養以爲子。懷光潛與朱泚通謀。演芬遣其客郃成
義詣行在告之。請罷其都統之權。成義至。奉天告懷
光。子璿。璿密白其父。懷光召演芬責之。曰。我以爾爲
子。奈何欲破我家。今日負我死甘心乎。演芬曰。天子
以太尉爲股肱。太尉以演芬爲心腹。太尉旣負天子。
演芬安得不負太尉乎。演芬。胡人。不能異心。惟知事

上將幸梁州
嚴震遣張用
誠迎衛用誠
陰與懷光通
謀馬勛奏取
震將執殺之

一人苟免賊名而死甘心矣懷光使左右嚮食之
皆曰義士也可令快死以刀斷其喉而去李卞等還
言懷光驕慢之狀於是行在始嚴門禁從臣皆密裝
以待己丑加李晟河中同絳節度使上猶以爲薄丙
寅又加同平章事上將幸梁州山南節度使鹽亭嚴
震聞之遣使詣奉天奉迎又遣大將張用誠將兵五
千至盩厔以來迎衛用誠爲懷光所誘陰與之通謀
上聞而患之會震繼遣牙將馬勛奉表上語之故勛
請亟詣梁州取嚴震符召用誠還府若不受召臣請

殺之上喜曰。卿何時復至此。勛刻日時而去。既得震符。請壯士五人。與之俱出駱谷。用誠不知事泄。以數百騎迎之。勛與之俱入驛。時天寒。勛多然藁火於驛外。軍士皆往附火。勛乃從容出懷中符以示用誠曰。大夫召君用誠。錯愕起走。壯士自後執其手擒之。用誠子在勛後。斫傷勛首。壯士格殺其子。仆用誠於地。跨其腹。以刀擬其喉曰。出聲則死。勛入其營。士卒已擐甲執兵矣。勛大言曰。汝曹父母妻子皆在漢中。一朝棄之。與張用誠同反。於汝曹何利乎。大夫令我取

用誠不問汝曹無自取族滅。衆皆讐服。勛送用誠詣
梁州。震杖殺之。命副將領其衆。勛裹其首。復命於行。
在愆期半日。李懷光夜遣人襲奪李建徽。楊惠元軍。
建徽走免。惠元將奔奉天。懷光遣兵追殺之。懷光又
宣言曰。吾今與朱泚連和。車駕且當遠避。懷光以韓
遊瓌朔方將也。掌兵在奉天。與遊瓌書約使爲變。遊
瓌密奏之。明日又以書趣之。遊瓌又奏之上。稱其忠
義。因問策安出。對曰。懷光總諸道兵。故敢恃衆爲亂。
今邠寧有張昕。靈武有甯景璿。河中有呂鳴岳。振武

遊環陳罷
懷光兵權之
策

懷光遣趙昇
約達奚小

乾陵昇

渾瑊上

有杜從政。潼關有唐朝臣。渭北有竇覲。皆守將也。陛下各以其衆及地授之。尊懷光之官。罷其權。則行營諸將各受本府指麾矣。懷光獨立安能爲亂。上曰。罷懷光兵權。若朱泚何。對曰。陛下旣許將士以克城殊賞。將士奉天子之命以討賊。取富貴。誰不願之。邠府兵以萬數。借使臣得而將之。足以誅泚。況諸道必有仗義之臣。泚不足憂也。上然之。丁卯。懷光遣其將趙昇。鸞入奉天。約其夕使別將達奚小俊燒乾陵。令昇鸞爲內應。以驚脅乘輿。昇鸞詣渾瑊。自言瑊遽以聞。

且請決幸梁州。上命城戒嚴。城出部勒未畢。上已出城西。命戴休顏守奉天。朝臣將士狼狽扈從。戴休顏徇於軍中曰。懷光已反。遂乘城拒守。朱泚之稱帝也。兵部侍郎劉迺臥病在家。泚召之不起。使蔣鎮自往說之。凡再往。知不可誘脅。乃歎曰。鎮亦忝列曹。不能捨生以至於此。豈可復以已之腥臊。污漫賢者乎。歔歔而返。迺聞上幸山南。搏膺大呼。自投于牀。不食數日而卒。太子少師高琳從上至盤屋。稱老疾不堪。山險削髮爲僧。匿於仙遊寺。泚聞之。召至長安。以爲吏

三傳惠靜壽孫福達將精騎趣南山邀車駕遇諸
孫福達不肯

車駕

部尚書於是朝士之竄匿者多出仕泚矣。懷光遣其
將孟保、惠靜、壽孫、福達將精騎趣南山，邀車駕。遇諸
軍糧料使張增於蓋屋。三將曰：彼使我爲不臣，我以
追不及報之，不過不使我將耳。因目增曰：軍士未朝
食，如何增給其衆？曰：此東數里有佛祠，吾貯糧焉。三
將帥衆而東，縱之剽掠。由是百官從行者皆得入駱
谷以追不及還報。懷光皆黜之。李晟得除官制，拜

哭受命。謂將佐曰：長安宗廟所在，天下根本。若諸將
皆從行，誰當滅賊者？乃治城隍，繕甲兵，爲復京城之

計先是東渭橋有粟十餘萬斛。度支給李懷光軍。幾盡。是時懷光朱泚連兵。聲勢甚盛。車駕南幸。人情擾擾。晟以孤軍處二疆寇之間。內無資糧。外無救援。徒以忠義感激將士。故其衆雖單弱而銳氣不衰。又以書遺懷光。辭禮卑遜。雖示尊崇而諭以禍福。勸之立功補過。故懷光慚慙未忍擊之。晟曰。畿內雖兵荒之餘。猶可賦歛。宿兵養寇。患莫大焉。乃以判官張彧假京兆尹。擇四十餘人假官。以督渭北諸縣芻粟。不旬日皆充羨。乃流涕誓衆。決志平賊。田悅用兵數敗。

士卒死者什六七其下皆厭苦之上以給事中孔巢父爲魏博宣慰使巢父性辯博至魏州對其衆爲陳逆順禍福悅及將士皆喜兵馬使田緒承嗣之子也凶險多過失悅不忍殺杖而拘之悅既歸國內外撤警備三月壬申朔悅與孔巢父宴飲緒對弟侄有怨言其侄止之緒怒殺侄既而悔之曰僕射必殺我既夕悅醉歸寢緒與左右密穿後垣入殺悅及其母妻等十餘人卽帥左右執刀立於中門之內夾道將旦

兩緒殺悅并
其將許士則

濟劉忠信

薛有倫

朱滔述

盧南

以悅命召行軍司馬扈寧判官許士則都虞候蔡濟

議事。府署深邃，外不知有變。士則濟先至，召入亂斫。殺之。緒恐既明，事泄，乃出門遇悅親將劉忠信方排牙。緒疾呼謂衆曰：劉忠信與扈寧謀反，昨夜刺殺僕射。衆大驚，誼譁。忠信未及自辨，衆分裂殺之。扈寧來及戟門，遇亂招諭將士。將士從之者三分之二。緒懼，登城而立，大呼謂衆曰：緒先相公之子，諸君受先相公恩，若能立緒，兵馬使賞緡錢二千，大將半之，不至士卒人賞百緡。竭公私之貨，五日取辦。於是將士回首殺扈寧，皆歸緒。軍府乃定，因請命於孔巢父。巢父

命緒權知軍府。後數日，衆乃知緒殺五兄，雖悔怒而緒已立，無如之何。緒又殺悅親將薛有倫等二十餘人。李抱真、王武俊引兵救貝州，聞亂不敢進。朱滔聞悅死，喜曰：「悅負恩，天假手於緒也。」卽遣其執憲大夫鄭景濟等將步騎五千助馬寔，合兵萬二千攻魏州。寔、王、恭河縱騎兵及回紇四出剽掠，滔別遣人入城說緒許以本道節度使。緒方危迫，遣隨軍候臧詰、貝州送款於滔。滔喜，遣臧還報，使亟定盟約。時緒部署城內已定，李抱真、王武俊又遣使詣緒許以赴。

援如悅存日之約。緒召將佐議之。慕僚曾穆盧南史曰。用兵雖尚威。武亦本仁義。然後有功。今幽陵之兵。恣行殺掠。白骨蔽野。雖先僕射背德。其民何罪。今雖盛彊。其亡可跂立而待也。况昭義恒冀方相與攻之。奈何以目前之急。欲從人爲反逆乎。不若歸命朝廷。天子方蒙塵於外。聞魏博使至。必喜。官爵旋踵而至矣。緒從之。遣使奉表詣行在。城守以俟命。一上之發。奉天也。韓遊瓌帥其麾下八百餘人還邠州。李懷光以李晟軍浸盛。惡之。欲引軍自咸陽襲東渭橋。三令

懷光決反諸
軍不從李景

勸其殺泚歸

朝許之後復

變計

其衆衆不應竊相謂曰若與我曹擊朱泚惟力是視
若欲反我曹有死不能從也懷光知衆不可彊問計
於賓佐節度巡官良鄉李景略曰取長安殺朱泚散
軍還諸道單騎詣行在如此臣節亦未虧功名猶可
保也頓首懇請至於流涕懷光許之都虞候閻晏等
勸懷光東保河中徐圖去就懷光乃說其衆曰今日
屯涇陽召婁孳於邠俟至與之俱往河中春裝旣辦
還攻長安未晚也東方諸縣皆富實軍發之日聽爾
曹俘掠衆許之懷光乃謂景略曰曷者之議軍衆不

張昕作肅韓
遊瓌結高固
等殺之

從子宜速去。不且見害。遣數騎送之。景略出軍門。勸
哭曰。不意此軍一旦陷於不義。懷光遣使詣邠州。令
留後張昕悉發所留兵萬餘人。及行營將士家屬。會
涇陽。仍遣其將劉禮等將三千餘騎。脅遷之。韓遊瓌
說昕曰。李太尉功高自棄。已蹈禍機。中丞今日可以
自求富貴。遊瓌請帥麾下以從。昕曰。昕微賤。賴李太
尉得至此。不忍負也。遊瓌乃謝病不出。陰與諸將高
固。楊懷賓等相結。時崔漢衡以吐蕃兵營于邠南。高
固曰。昕以衆去。則邠城空矣。乃詐爲渾瑊書。召吐蕃

使稍逼邠城。昕等懼，竟不敢出。昕等謀殺諸將之不從者，遊瓌知之，先與高固等舉兵殺昕，遣楊懷賓奉表以聞。且遣人告崔漢衡、漢衡矯詔以遊瓌知軍府事。軍中大喜。懷光子旻在邠，遊瓌遣之。或曰：「不殺旻，何以自明？」遊瓌曰：「殺旻則懷光怒，其衆必至，不如釋旻以走之。」時楊懷賓子朝晟在懷光軍中，爲右廂兵。馬使聞之，泣白懷光曰：「父立功於國，子當誅夷，不可與兵。」懷光囚之。於是遊瓌屯邠，寧戴休顏屯奉天，駱元光屯昭應，尚可孤屯藍田，皆受李晟節度。晟軍聲

大振始懷光方彊朱泚畏之與懷光書以兄事之約
分帝關中永爲鄰國及懷光決反逼乘輿南幸其下
多叛之勢益弱泚乃賜懷光詔書以臣禮待之且徵
其兵懷光慚怒內憂麾下爲變外恐李晟襲之遂燒
營東走掠涇陽等十二縣雞犬無遺及富平大將孟
涉段威勇將數千人犇于李晟將士在道散亡相繼
至河中或勸河中守將呂鳴岳焚橋拒之鳴岳以兵
少恐不能支遂納之河中尹李齊運棄城走懷光遣
其將趙貴先築壘于同州刺史李紆懼犇行在幕僚

贊論獻瓜果
不當酬以

裴向攝州事。詣貴先。責以逆順之理。貴先感寤。遂請
降。同州由是獲全。尚遵慶之子也。懷光使其將符嶠
襲坊州。據之。渭北守將竇覲帥獵團七百圍之。嶠請
降。詔以覲爲渭北行軍司馬。丁亥。以李晟兼京畿
渭北鄜坊丹延節度使。庚寅。車駕至城固。上在
道。民有獻瓜果者。上欲以散試官授之。訪於陸贄。贄
上奏以爲爵位恒宜慎惜。不可輕用。起端雖微。流弊
必大。獻瓜果者。止可賜之錢帛。不當酬以官。上曰。試
官虛名。無損於事。贄又上奏其略曰。自兵興以來。財

賦不足以供賜而職官之賞與焉青朱雜沓於胥徒
金紫普施於輿皂當今所病方在爵輕設法貴之猶
恐不重若又自棄將何勸人夫誘人之方惟名與利
名○近○虛○而○於○教○爲○重○利○近○實○而○於○德○爲○輕○專○實○利○而
不○濟○之○以○虛○則○耗○匱○而○物○力○不○給○專○虛○名○而○不○副○之
以○實○則○誕○謾○而○人○情○不○趨○故○國○家○命○秩○之○制○有○職○事
官○有○散○官○有○勲○官○有○爵○號○然○掌○務○而○授○俸○者○唯○繫○職
事○之○一○官○此○所○謂○施○實○利○而○寓○虛○名○者○唯○繫○勲○散○爵
號○三○者○所○繫○大○抵○止○於○服○色○資○蔭○而○已○此○所○謂○假○虛

名以佐實利者也。今之員外試官，頗同勲散爵號。雖則授無費祿，受不占員。然而突銛鋒，排患難者，則以是賞之。竭筋力，展勤效者，又以是酬之。若獻瓜果者，亦授試官。則彼必相謂曰：吾以亡軀命而獲官，此以進瓜果而獲官。是乃國家以吾之軀命，同於瓜果矣。視人如草木，誰復爲用哉！今陛下旣未有實利以敦勸，又不重虛名而濫施人無藉焉。則後之立功者，將曷用爲賞哉！贊在翰林，爲上所親信，居艱難中，雖有宰相大小之事，上必與贊謀之。故當時謂之內相。上

贊以直諫忤
意未得爲相

上欲西幸成
都嚴震言不
可遂表亦同

行止必與之俱。梁洋道險，嘗與贊相失，經夕不至。上
驚憂涕泣，募得贊者，賞千金。久之，乃至。上喜甚。太子
以下皆賀。然贊數直諫，忤上意。盧杞雖貶官，上心庇
之。贊極言杞姦邪致亂。上雖貌從，心頗不悅。故劉從
一、姜公輔皆自下陳。登用贊，恩遇雖隆，未得爲相。壬
辰，車駕至梁州。山南地薄，民貧，自安史以來，盜賊攻
剽，戶口減耗大半。雖節制十五州，租賦不及中原數
縣。及大駕駐蹕，糧用頗窘。上欲西幸成都，嚴震言於
上曰：「山南地接京畿，李晟方圖收復，藉六軍以爲聲。」

援若幸西川則晟未有收復之期也。衆議未決，會李晟表至，言陛下駐蹕漢中，所以繫億兆之心，成滅賊之勢。若規小捨大，遷都岷峨，則士庶失望。雖有猛將謀臣，無所用矣。上乃止。嚴震百方以聚財賦，民不至困窮，而供億無乏。牙將嚴礪震之從祖弟也。震使掌轉餉事，甚修辦。初奉天圍既解，李楚琳遣使入貢，上不得已，除鳳翔節度使，而心惡之。議者言楚琳凶逆反覆，若不隄防，恐生窺伺。由是楚琳使者數輩至，上皆不引見，留之不遣。甫至漢中，欲以渾瑊代楚琳。

替請燕循李
楚琳

鎮鳳翔陸贄上奏以爲楚琳殺帥助賊其罪固大但以乘輿未復大憝猶存勤王之師悉在畿內急宜速告晷刻是爭商嶺則道迺且遙駱谷復爲盜所扼僅通王命唯在褒斜此路若又阻艱南北遂將復絕以諸鎮危疑之勢居二逆誘脅之中洶洶羣情各懷向背儻或楚琳發憾公肆猖狂南塞要衝東延巨猾則我咽喉梗而心膂分矣今楚琳能兩端顧望乃是天誘其衷故通歸塗將濟大業陛下誠宜深以爲念厚加撫循得其持疑便足集事必欲精求素行追扶宿

疵。則是改過不足以補愆。自新不足以贖罪。凡今將吏。豈得盡無疵瑕。人皆省思。孰免疑畏。又況阻命之輩。脅從之流。自知負恩。安敢歸化。斯釁非小。所宜速圖。伏願陛下。思英主大畧。勿以小不忍。虧撓興復之業也。上釋然開寤。善待楚琳使者。優詔存慰之。丁

酉。加宣武節度使。劉洽。同平章事。己亥。以行在都

知兵馬使。渾瑊。同平章事。兼朔方節度使。朔方。邠寧

振武。永平。奉天。行營兵馬副元帥。庚子。詔數李懷

光。罪惡。敘朔方將士忠順功名。猶以懷光舊勳。曲加

懷
如
計
之

容貸其副元帥太尉中書令河中尹并朔方等諸道
節度觀察等使宜並罷免授太子太保其所管兵馬
委本軍自舉一人功高望重者便宜統領速具奏聞
當授旌旄以從人欲夏四月壬寅以邠寧兵馬使
韓遊瓌爲邠寧節度使癸卯以奉天行營兵馬使戴
休顏爲奉天行營節度使靈武守將甯景璿爲李
懷光治第別將李如暹曰李太尉逐天子而景璿爲
之治第是亦反也攻而殺之甲辰加李晟鄜坊京
畿渭北商華副元帥晟家百口及神策軍士家屬皆

在長安朱泚善遇之軍中有言及家者晟泣曰天子
何在敢言家乎泚使晟親近以家書遺晟曰公家無
恙晟怒曰爾敢與賊爲間立斬之軍士未授春衣盛
夏猶衣裘褐終無叛志乙巳以陝虢防遏使唐朝臣
爲河中同絳節度使前河中尹李齊運爲京兆尹供
晟軍糧

庚戌以魏博兵馬使田緒爲魏博節度
使渾瑊帥諸軍出斜谷崔漢衡勸吐蕃出兵助之

向結贊曰邠軍不出將襲我後韓遊瓌聞之遣其將
子達將兵三千往會瑊軍吐蕃遣其將論莽羅依

曹子達大破
韓旻等渾瑊
遂引兵屯奉
天

馮河清拒泚
為田希鑿所
殺

將兵二萬從之。李楚琳遣其將石鐸將卒七百從。瑊
拔武功。庚戌，朱泚遣其將韓旻等攻武功。鐸以其衆
迎降。瑊戰不利，收兵登西原。會曹子達以吐蕃至，擊
旻，大破之。於武亭川斬首萬餘級。旻僅以身免。瑊遂
引兵屯奉天，與李晟東西相應，以逼長安。朱泚姚
令言數遣人誘涇原節度使馮河清。河清皆斬其使
者。大將田希鑿密與泚通，殺河清，以軍府附於泚。泚
以希鑿為涇原節度使。上問陸贄：「近有卑官自山
北來者，率非良士，有邢建者論說賊勢，語最張皇，察

請奏人士魁
行在者勿加

猜囚

其事情頗似窺覘。今已於一所安置。如此之類。更有
數人。若不追尋。恐成姦計。卿試思之。如何爲便。贄上
奏以爲。今盜據宮闕。有冒涉險遠。來赴行在者。當量
加恩賞。豈得復猜慮拘囚。其略曰。以一人之聽覽。而
欲窮宇宙之變態。以一人之防慮。而欲勝億兆之姦
欺。役智彌精。失道彌遠。項籍納秦降卒二十萬。慮其
懷詐。復叛一舉而盡。阮之其於防虞亦已甚矣。漢高
豁達大度。天下之士至者。納用不疑。其於備慮可謂
疏矣。然而項氏以滅。劉氏以昌。蓄疑之與推誠。其效

固不同也。秦皇嚴肅雄猜，而荆軻奮其陰計。光武寬容博厚，而馬援輸其欵誠。豈不以虛懷待人人，亦思附任數御物物，終不親情思，附則感而悅之，雖寇讎化爲心膂矣。意不親則懼而阻之，雖骨肉結爲仇慝矣。又曰：陛下智出庶物，有輕待人臣之心；思周萬機，有獨馭區寓之意；謀吞衆略，有過慎之防；明昭羣情，有先事之察；嚴束百辟，有任刑致理之規；威制四方，有以力勝殘之志。由是才能者怨於不任，忠蓋者憂於見疑，著勲業者懼於不容，懷反側者迫於及討。馴

賈林說武俊
眾貝魏未下
昭義合兵

致離叛。構成禍災。天子所作。天下式瞻。小猶慎之。矧
又非小願。陛下以覆車之轍。爲戒。實宗社無疆之休。
韓遊瓌引兵會渾瑊於奉天。丙寅。加平盧節度
使李納同平章事。朱滔攻貝州百餘日。馬寔攻魏
州。亦踰四旬。皆不能下。賈林復爲李抱真說。王武俊
曰。朱滔志吞貝魏。復值田悅被害。倘旬日不救。則魏
博皆爲滔有矣。魏博旣下。則張孝忠必爲之。臣滔連
三道之兵。益以回紇進。臨常山。明公欲保其宗族。得
乎。常山不守。則昭義退保西山。河朔盡入於滔矣。不

若乘貝魏未下與昭義合兵救之滔既破亡則關中
喪氣朱泚不日梟夷鑿與反正諸將之功孰有居明
公之右者哉武俊悅從之戊戌武俊軍于南宮東南
抱真自臨洛引兵會之與武俊營相距十里兩軍尚
相疑明日抱真以數騎詣武俊營賓客共諫止之抱
真命行軍司馬盧玄卿勒兵以俟曰吾之此舉繫天
下安危若其不還領軍事以聽朝命亦惟子勵將士
以雪讎恥亦惟子言終遂行武俊嚴備以待之抱真
見武俊敘國家禍難天子播遷持武俊哭流涕縱橫

武俊願以身
許抱真

武俊亦悲不自勝。左右莫能仰視。遂與武俊約爲兄弟。誓同滅賊。武俊曰。相公十兄名高四海。曷蒙開論。得棄逆從順。免菹醢之罪。享王公之榮。今又不間胡虜。辱爲兄弟。武俊當何以爲報乎。滔所恃者回紇耳。不足畏也。戰日。願十兄按轡臨視。武俊決爲十兄破之。抱真退。入武俊帳中。酣寢久之。武俊感激待之益恭。指心仰天曰。此身已許十兄死矣。遂連營而進。

山南地熱。上以軍士未有春服。亦自御袂衣。五月。鹽鐵判官萬年王紹以江淮繒帛來。至上命先給將。

吐蕃討蕃兵
正切實

士然後御衫韓滉遣使獻綾羅四十擔詣行在又運米百艘以餉李晟時關中兵荒米斗值錢五百及滉米至減五之四吐蕃既破韓旻等大掠而去朱泚使田希鑿厚以金帛賂之吐蕃受之韓遊瓌以聞渾瑊又奏尚結贊屢遣人約刻日共取長安既而不至聞其衆今春大疫近已引兵去上以李晟渾瑊兵少欲倚吐蕃以復京城聞其去甚憂之以問陸贄贄以爲吐蕃貪狡有害無益得其引去實可欣賀乃上奏其略曰吐蕃遷延觀望翻覆多端深入郊畿陰受賊

使致令羣帥進退憂虞欲捨之獨前則慮其懷怨乘
躡欲待之合勢則苦其失信稽延戎若未歸寇終不
滅又曰將帥意陛下不見信任且患蕃戎之奪其功
士卒恐陛下不恤舊勞而畏蕃戎之專其利賊黨懼
蕃戎之勝不死則悉爲之擒百姓畏蕃戎之來有財
必盡爲所掠是以順於王化者其心不得不怠陷於
寇境者其勢不得不堅又曰今懷光別保蒲絳吐蕃
遠避封疆形勢旣分腹背無患賊戢諸帥才力得伸
又曰但願陛下慎於撫接勤於砥礪中興大業旬月

期不宜尚眷眷於犬羊之羣以失將士之情也

復使謂贄曰卿言吐蕃形勢甚善然城戍諸軍當議規畫令其進取朕欲遣使宣慰卿宜審細條疏以聞贄以爲賢君選將委任責成故能有功況今秦梁千里兵勢無常遙爲規畫未必合宜彼違命則失君威從命則害軍事進退羈礙難以成功不若假以便宜之權待以殊常之賞則將帥感悅智勇得伸乃上奏其略曰鋒鏑交於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機會變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用捨相礙否臧皆凶上

贄論將帥宜假以便宜待以殊賞

有掣肘之機。下無死綏之志。又曰傳聞與指實不同。懸筭與臨事有異。又曰設使其中或有肆情干命者。陛下能於此時戮其違詔之罪乎。是則違命者既不果行罰。從命者又未必合宜。徒費空言。祇勞府慮。匪唯無益。其損實多。又曰君上之權特異。臣下惟不自用。乃能用人。乙亥李抱真王武俊距貝州三十里而軍。朱滔聞兩軍將至。急召馬寔寔晝夜兼行赴之。或謂滔曰武俊善野戰。不可當其鋒。宜徙營稍前逼之。使回紇絕其糧道。我坐食德棣之餼。依營而陳。利。

則進攻否則入保待其饑疲然後可制也。滔疑未決。會馬寔軍至。滔命明日出戰。寔言軍士冒暑困憊。請休息數日。乃戰。常侍楊布將軍蔡雄引回紇。達于見滔。達于曰。回紇在國與鄰國戰。常以五百騎破鄰國數千騎。如掃葉耳。今受大王金帛牛酒。前後無筭。思爲大王立效。此其時矣。明日願大王駐馬高丘。觀回紇爲大王翦武俊之騎。使匹馬不返。布雄曰。大王英略蓋世。舉燕薊全軍。將掃河南。清關中。今見小敵。猶豫不擊。失遠近之望。將何以成霸業乎。達于請戰。是

涓聽回紇達
十楊布琴雄
言出戰爲抱
真武俊所敗
逃歸幽州

也。涓喜遂決意出戰。丙子旦武俊遣其兵馬使趙琳將五百騎伏於桑林。抱真列方陣於後。武俊引騎兵居前。自當回紇。回紇縱兵衝之。武俊命其騎控馬避之。回紇突出其後。將還。武俊乃縱兵擊之。趙琳自林中出橫擊之。回紇敗走。武俊急追之。涓騎兵亦走。自踐其步陣。步騎皆束犇。涓不能制。遂走趣其營。抱真武俊合兵追擊之。時涓引三萬人出戰。死者萬餘人。逃潰者亦萬餘人。涓纔與數千人入營堅守。會日暮昏霧。兩軍不能進。抱真軍其營之西北。武俊軍其東。

北滔夜焚營引兵出南門趣德州遁去委棄所掠資
貨山積兩軍以霧不能追也滔殺楊布蔡雄而歸幽
州心旣內慚又恐范陽留守劉怱因敗圖已怱悉發
留守兵夾道二十里具儀仗迎之入府相對悲喜時
人多之初張孝忠以易州歸國詔以孝忠爲義武
節度使以易定滄三州隸之滄州刺史李固烈李惟
岳之妻兄也請歸恆州孝忠遣押牙安喜程華交其
州事固烈悉取軍府綾繅珍貨數十車將行軍士大
譟曰刺史掃府庫之寶以行將士於後饑寒奈何遂

殺固烈屠其家程華聞亂自竇逃出亂兵求得之請知州事華不得已從之孝忠聞之卽版華攝滄州刺史華素寬厚推心以待將士將士安之會朱滔王武俊叛更遣人招華華皆不從時孝忠在定州自滄如定必過瀛州瀛隸朱滔道路阻澀滄州錄事參軍李宇說華表陳利害請別爲一軍華從之遣宇奉表詣行在上卽以華爲滄州刺史橫海軍副大使知節度事賜名曰華令曰華歲供義武租錢十二萬緡王武俊又使人說誘之時軍中乏馬曰華給使者曰王大

夫必欲相屬。當以二百騎相助。武俊給之。日華悉留其馬。遣其士歸。武俊怒。而方與馬燧等相距。不能攻取。日華由是獲全。及武俊歸國。日華乃遣人謝過。償其馬價。且賂之。武俊喜。復與交好。庚寅。李晟大陳兵。諭以收復京城。先是姚令言等屢遣諜人覘晟進軍之期。皆爲邏騎所獲。晟引示以所陳兵。謂曰。歸語諸賊。努力固守。勿不忠於賊也。皆飲之酒。給錢而縱之。遂引兵至通化門外。耀武而還。賊不敢出。晟召諸將。問兵所從入。皆請先取外城。掾坊市。然後北攻宮闕。

晟自苑北攻
賊遂戰勝

晟曰坊市狹隘賊若伏兵格鬪居人驚亂非官軍之
利也今賊重兵皆聚苑中不若自苑北攻之潰其腹
心賊必犇亡如此則宮闕不殘坊市無擾策之上者
也諸將皆曰善乃牒渾瑊及鎮國節度使駱元光商
制節度使尚可孤刻期集於城下壬辰尚可孤敗泚
將仇敬忠於藍田西斬之乙未李晟移軍於光泰門
外米倉村丙申晟方自臨築壘泚驍將張庭芝李希
倩引兵大至晟謂諸將曰始吾憂賊潛匿不出今來
送死此天贊我不可失也命副元帥兵馬使吳玠等

咸寧李演王
秘史萬頃等
乘勝破賊批
奪山走逆

縱兵擊之時華州營在北兵少賊併力攻之晟命牙
前將李演等帥精兵救之演等力戰賊敗走演等追
之乘勝入光泰門再戰又破之會復賊還賊餘
衆走入白華門夜聞慟哭希倩希烈之弟也丁酉晟
復出兵諸將請待西師至夾攻之晟曰賊數敗已破
膽不乘勝取之使其成備非計也賊又出戰官軍屢
捷駱元光敗泚衆於澧西戊戌晟陳兵於光泰門外
使李演及牙前兵馬使王佖將騎兵牙前將史萬頃
將步兵直抵苑牆神麋村晟先使人夜開苑牆二百

餘步比演等至。賊已樹柵塞之。自柵中刺射官軍。官軍不得進。晟怒叱諸將曰：「縱賊如此，吾先斬公輩矣。」萬頃懼，帥眾先進，拔柵而入。佖演引騎兵繼之。賊眾大潰。諸軍分道並入。姚令言等猶力戰。晟命決勝軍使唐良臣等步騎蹙之。且戰且前。凡十餘合。賊不能支。至白華門，有賊數千騎出官軍之背。晟帥百餘騎回禦之。左右呼曰：「相公來。」賊皆驚潰。先是，泚遣張光晟將兵五千屯九曲，去東渭橋十餘里。光晟密輸款於晟。及泚敗，光晟勸泚出亡。泚乃與姚令言帥餘眾。

張光晟來降

猶近萬人。光晟送泚出城，還降於晟。晟遣兵馬使田子奇以騎兵追泚。晟屯含元殿前，舍於右金吾。仗令諸軍曰：「晟賴將士之力，克清宮禁，長安士庶久陷賊庭。若小有震驚，非弔民伐罪之意。晟與公等室家相見，非晚。五日內無得通家信。」命京兆尹李齊運等安慰居人。晟大將高明曜取賊妓，尚可孤軍士擅取賊馬，晟皆斬之。軍中股栗，公私安堵。秋毫無犯。遠坊有經宿乃知官軍入城者。是日，渾瑊戴休顏、韓遊瓌亦克咸陽，敗賊三千餘衆。聞泚西走，分兵邀之。已

斬北黨李希
倚敬鉦彭偃

等

亥晟使京西兵馬使孟涉屯白華門尚可孤屯望仙
門駱元光屯章敬寺晟以牙前三千人屯安國寺以
鎮京城斬泚黨李希倚敬鉦彭偃等八人於市王
武俊旣破朱滔還恒州表讓幽州盧龍節度使上許
之六月癸卯李晟遣掌書記吳人于公異作露布
上行在曰臣已肅清宮禁祇謁陵園鍾簋不移廟貌
如故上泣下曰天生李晟以爲社稷非爲朕也晟在
涓橋熒惑守歲久之乃退賓佐皆賀曰熒惑退舍皇
家之福也宜速進兵晟曰天子野次臣下知死敵而

田希鑿拒泚
涇卒殺令言
降

梁庭芬韓旻
等斬泚來降

已○天○象○高○遠○誰○得○知○之○既○克○長○安○乃○謂○之○曰○曷○非○相○
拒○也○吾○聞○五○星○羸○縮○無○常○萬○一○復○來○守○歲○吾○軍○不○戰○
自○潰○矣○皆○謝○曰○非○所○及○也○朱○泚○將○犇○吐○蕃○其○衆○隨○道○
散○亡○北○至○涇○州○纔○百○餘○騎○田○希○鑿○閉○城○拒○之○泚○謂○之○
曰○汝○之○節○吾○所○授○也○奈○何○臨○危○相○負○使○焚○其○門○希○鑿○
取○節○投○火○中○曰○還○汝○節○泚○衆○皆○哭○涇○卒○遂○殺○姚○令○言○
詣○希○鑿○降○泚○獨○與○范○陽○親○兵○及○宗○族○賓○客○北○趣○驛○馬○
關○寧○州○刺○史○夏○侯○英○拒○之○至○彭○原○西○城○屯○其○將○梁○庭○
芬○射○泚○墜○阬○中○韓○旻○等○斬○之○詣○涇○州○降○源○休○李○子○平○

上使渾瑊訪
求奉天所失
言不可乃止

鳳斬降賊崔
宣等表守節
劉迺等

犇鳳翔李楚琳斬之。皆傳首行。在上命陸贄草詔賜渾瑊使訪求奉天所失。裏頭內人贄上奏以爲今巨盜始平。疲瘵之民瘡痍之卒。尚未循拊而首說婦人。非所以副維新之望也。謀始盡善。克終已稀。始而不謀。終則何有所賜。瑊詔未敢承旨。上遂不降詔。竟遣中使求之。乙巳詔吏部侍郎班宏充宣慰使。勞問將士。撫諭蒸黎。丙午李晟斬文武官受朱泚寵任者。崔宣、洪經綸等十餘人。又表守節不屈者。劉迺、蔣沈等。已酉以李晟爲司徒中書令。駱元光尚。可孤各遷官。

軫李忠臣

上欲乘迎駕
形勢遣人代
李楚琳贊言
不可

有差以檢校御史中丞田希鑿爲涇原節度使。詔改梁州爲興元府。甲寅以渾瑊爲侍中。韓遊瓌、戴休顏各遷官有差。朱泚之敗也。李忠臣犇樊川。擒獲丙辰斬之。上問陸贄。今至鳳翔。有迎駕諸軍形勢甚盛。欲因此遣人代李楚琳。何如。贄上奏以爲如此。則事同脅執。以言乎除亂。則不武。以言乎務理。則不誠。用是時。巡後將安入。議者或謂之。權臣竊未論其理。夫權之爲義。取類權衡。今輦路所經。首行脅奪。易一帥而虧萬乘之義。得一方而結四海之疑。乃是

尹元貞矯制
招諭懷光晟
理其罪

重其所輕而輕其所重。謂之權也。不亦反乎。以反道
爲權。以任數爲智。君上行之。必失衆臣。下用之。必陷
身。歷代之所以多喪亂而長姦邪。由此誤也。不如俟
奠枕京邑。徵授一官。彼喜於恩宥。將奔走不暇。安敢
輒有旅拒。復勞誅鉏哉。戊午車駕發漢中。李晟
綜理長安。以備百司。自請至鳳翔迎扈。上不許。內常
侍尹元貞奉使同華。輒詣河中。招諭李懷光。晟奏元
貞矯制擅赦元惡。請理其罪。秋七月丙子。車駕至
鳳翔。斬喬琳。蔣鎮。張光晟等。李晟以光晟雖臣賊。而

琳蔣鎮
張光晟等

斬李忠臣

上欲乘迎駕
形勢遣人代
李楚琳贊言
不可

有差以檢校御史中丞田希鑿爲涇原節度使。詔
改梁州爲興元府。甲寅以渾瑊爲侍中。韓瑊戴
休顏各遷官有差。朱泚之敗也。李忠臣犇樊川擒
獲丙辰斬之。上問陸贄今至鳳翔有迎駕諸軍形
勢甚盛。欲因此遣人代李楚琳何如。贄上奏以爲如
此則事同脅執。以言乎除亂則不武。以言乎務理則
不誠。用是時巡後將安入。議者或謂之權臣竊未論
其理。夫權之爲義。取類權衡。今輦路所經。首行脅奪。
易一帥而虧萬乘之義。得一方而結四海之疑。乃是

貞矯制
懷光晟
罪

重其所輕而輕其所重謂之權也。不亦反乎。以反道爲權。以任數爲智。君上行之必失。衆臣下用之必陷。身歷代之所以多喪亂而長姦邪。由此誤也。不如俟奠枕京邑。徵授一官。彼喜於恩宥。將犇走不暇。安敢輒有旅拒。復勞誅鉏哉。戊午車駕發漢中。李晟綜理長安。以備百司。自請至鳳翔迎扈。上不許。內常侍尹元貞奉使同華。輒詣河中。招諭李懷光。晟奏元貞矯制。擅赦元惡。請理其罪。秋七月丙子。車駕至鳳翔。斬喬琳。蔣鎮。張光晟等。李晟以光晟雖臣賊。而

高郢勸懷光
歸款

車駕至長安

滅賊亦頗有力。欲全之上，不許。副元帥判官高郢數勸李懷光歸款。懷光遣其子瓘詣行在謝罪，請東身歸朝。庚辰，詔遣給事中孔巢父、齋先除懷光太子太保，敕詣河中宣慰。朔方將士悉復官爵如故。壬午，車駕至長安。渾瑊、韓遊瓌、戴休顏以其衆扈從。李晟駱元光尚孤，以其衆奉迎。步騎十餘萬，旌旗數十里。晟勸是上於三橋先賀平賊。後謝收復之晚，伏路左請罪。上駐馬慰撫，爲之掩涕。命左右扶上馬。至宮，每間日輒宴勲臣，賞賜豐渥。李晟爲之首，渾瑊次

李伯潛生擒
劉戒虛安州
遂降

孔巢父不善
宣慰爲衆所
殺懷光復拒

之諸將相又次之。曹王臯遣其將伊慎王鏐圍安

州。李希烈遣其甥劉戒虛將步騎八千救之。臯遣別

將李伯潛逆擊之於應山，斬首千餘級。生擒戒虛，徇

於城下。安州遂降。以伊慎爲安州刺史。又擊希烈將

康叔夜於厲鄉，走之。丁亥，孔巢父至河中。李懷光

使令太子其人確奉其意云云

素服待罪。巢父不之止。懷光左右多胡人，皆歎曰：太

尉無官矣。巢父又宣言於衆曰：軍中誰可代太尉領

軍事者？於是懷光左右發怒，誼譟。宣詔未畢，衆殺巢

父及中使啖守盈。懷光亦不之止。復治兵爲拒守之

李泌言懷光
不足憂

備。初肅宗在靈武，上爲奉節王，學文於李泌。代宗
之世，泌居蓬萊書院，上爲太子，亦與之遊。及上在興
元，泌爲杭州刺史，上急詔徵之，與睦州刺史杜亞俱
詣行在。乙未，以泌爲左散騎常侍，亞爲刑部侍郎，命
泌日直西省，以候對。朝野皆屬目附之。上問泌河中
密邇京城，朔方兵素稱精銳，如達奚小俊等皆萬人
敵，朕晝夕憂之，奈何？對曰：天下事甚有可憂者，若惟
河中不足憂也。夫料敵者料將，不料兵，今懷光將也。
小俊之徒，乃兵耳，何足爲意？懷光旣解奉天之圍，視

朱泚垂亡之虜不能取。乃與之連和。使李晟得取以爲功。今陛下已還宮闕。懷光不束身歸罪。乃虐殺使臣。寇伏河中。如夢魘之人耳。但恐不日爲帳下所梟。使諸將無以藉手也。

李希烈聞李希倩伏誅。忿怒。八月壬寅遣中使至蔡州殺顏真卿。中使曰有勅真卿再拜。中使曰今賜卿死。真卿曰老臣無狀罪當死。不知死者幾日。發長安使者曰自大梁來非長安也。真卿曰然則賊耳。何謂敕邪。遂縊殺之。李晟以涇州倚邊。屢害軍帥。常爲亂根。奏請往理。不用命者力。

田積粟以攘吐蕃。癸卯，以晟兼鳳翔隴右節度等使。及四鎮北庭湮原行營副元帥進爵西平王。時李楚琳入朝，晟請與俱至，鳳翔斬之，以懲逆亂。上以新復京師，務安反仄，不許。先是，上命渾瑊賂元光，討李懷光軍于同州。懷光遣其將徐庭光以精卒六千軍于長春宮，以拒之。瑊等數爲所敗，不能進。時度支用度不給，議者多請赦懷光。上不許。李懷光遣其姝婿要廷珍守晉州，牙將毛朝駮守隰州，鄭抗守慈州。馬燧皆遣人說下之。上初加渾瑊河中絳州節度使，充河

馬燧遣人說
下要廷珍毛
朝駮鄭抗

燧表讓晉慈
隰於康日知

中同華陝號行營副元帥加馬燧奉誠軍晉慈隰節
度使充管內諸軍行營副元帥與鎮國節度使駱元
光鄜坊節度使唐朝臣合兵討懷光初王武俊急攻
康日知於趙州馬燧奏請詔武俊與李抱真同擊朱
滔以深趙隸武俊改日知爲晉慈隰節度使上從之
日知未至而三州降燧故上使燧兼領之燧表讓三
州於日知且言因降而授恐後有功者踵以爲常上
喜而許之燧遣使迎日知既至籍府庫而歸之甲
辰以鳳翔節度使李楚琳爲左金吾大將軍丙午

加渾瑊朔方行營元帥。李晟至鳳翔，治殺張鑑之罪，斬裨將王斌等十餘人。朱滔爲王武俊所攻，殆不能軍。上表待罪。癸未，馬燧將步騎三萬攻絳州。度支以李懷光所部將士數萬與懷光同反，不給冬衣。上曰：朔方軍累代忠義，今爲懷光所制耳。將士何罪？冬十月己亥，詔朔方及諸軍在懷光所者，冬衣及賞錢皆當別貯，俟道路稍通，卽時給之。李勉累表乞自貶，辛丑罷勉都統、節度使，其檢校司徒、同平章事如故。丙辰，李懷光將闔晏寇同州，官軍敗于

沙苑詔徵邠州之軍韓遊瓌將甲士六千赴之

乙丑馬燧拔緡州分兵取聞喜萬泉虞鄉永樂倚氏

閏月丙子以涇原節度使田希鑒爲衛尉卿李晟初

至鳳翔希鑒遣使參候晟謂使者曰涇州逼近吐蕃

萬一入寇州兵能獨禦之乎欲遣兵防援又未知田

尚書意使者歸以告希鑒希鑒果請援兵晟遣腹心

將彭令英等戍涇州晟尋託巡邊詣涇州希鑒出迎

晟與之並轡而入道舊結歡希鑒妻李氏以叔父事

晟晟謂之田郎晟命具三日食曰巡撫畢卽還鳳翔

晟斬涇原亂

首石奇等三

餘人併殺

西布鑿及

李澄焚帝烈
注節誓衆歸

希鑿不復疑。晟置宴。希鑿與將佐俱詣晟營。晟伏甲於外廡。旣食而飲。彭令英引涇州諸將下堂。晟曰：我與汝曹久別。各宜自言姓名。於是得爲亂者石奇等三十餘人。讓之曰：汝曹屢爲逆亂。殘害忠良。固天地所不容。悉引出斬之。希鑿尚在座。晟顧之曰：田郎亦不得無過。以親知之。故當使身首得完。希鑿曰：唯遂引出縊殺之。并其子萼。晟入其營。諭以誅希鑿之意。衆股栗無敢動者。李希烈遣其將翟崇暉悉衆圍陳州。久之不克。李澄知大梁兵少。不能制滑州。遂焚

劉洽等敗翟
崇暉希烈奔
歸蔡州

希烈所授旌節。誓衆歸國。甲午。以澄爲汴滑節度使。
宋亳節度使劉洽遣馬步都虞候劉昌與隴右幽
州行營節度使曲環等將兵三萬救陳州。十一月癸
卯。敗翟崇暉於州西。斬首三萬五千級。擒崇暉以獻。
乘勝進攻汴州。李希烈懼。犇歸蔡州。李澄引兵趣汴
州。至城北。懼不敢進。劉洽兵至城東。戊午。李希烈
守將田懷珍開門納之。明日。澄入舍於浚儀。兩軍之
士。日有忿鬪。會希烈。鄭州守將孫液降於澄。澄引兵
屯鄭州。詔以都統司馬竇鼎薛珽爲汴州刺史。李勉

澠言李勉之
力上命復相

至長安素服待罪議者多以勉失守大梁不應尚爲
相李泌言於上曰李勉公忠雅正而用兵非其所長
及大梁不守將士棄妻子而從之者殆二萬人足以
見其得衆心矣且劉洽出勉麾下勉至睢陽悉舉其
衆以授之卒平大梁亦勉之功也上乃命勉復其位
議者又言韓滉聞鑿真在外聚兵修石頭城陰蓄異
志上疑之以問李泌對曰滉公忠清儉自車駕在外
滉貢獻不絕且鎮撫江東十五州盜賊不起皆滉之
力也所以修石頭城者滉見中原版蕩謂陛下將有

上疑韓滉泌

上章力保其

無它請諭韓

皐歸觀滉感

悅貢米陳少

遊亦貢二十

萬斛

永嘉之行爲迎扈之備耳。此乃人臣忠篤之慮。奈何更以爲罪乎。滉性剛嚴。不附權貴。故多謗毀。願陛下察之。臣敢保其無它。上曰。外議洵洵。章奏如麻。卿弗聞乎。對曰。臣固聞之。其子皐爲考功員外郎。今不敢歸省其親。正以謗語沸騰故也。上曰。其子猶懼如此。卿奈何保之。對曰。滉之用心。臣知之至熟。願上章明其無它。乞宣示中書。使朝衆皆知之。上曰。朕方欲用卿。人亦何易可保。慎勿違衆。恐併爲卿累也。泌退。遂上章請以百口保滉。它日上謂泌曰。卿竟上章已爲

卿留中。雖知卿與滉親舊，豈得不自愛其身乎？對曰：臣豈肯私於親舊，必負陛下。顧滉實無異心。臣之上章，以爲朝廷非爲身也。上曰：如何？其爲朝廷對曰：今天下旱蝗，關中斗米千錢，倉廩耗竭，而江東豐稔，願陛下早下。臣章以解朝衆之惑。面諭韓臯，使之歸覲。令滉感激，無自疑之心。速運糧儲，豈非爲朝廷邪？上曰：善。朕深諭之矣。卽下泌章，令韓臯謁告歸覲。面賜緋衣。諭以卿父比有謗言，朕今知其所以釋然不復信矣。因言關中乏糧，歸語卿父，宜速致之。臯至潤州。

滉感悅流涕。卽日自臨水濱發米百萬斛。聽臯留五日。卽還朝。臯別其母。啼聲聞於外。滉怒。召出撻之。自送至江上。冒風濤而遣之。旣而陳少遊聞滉貢米。亦貢二十萬斛。上謂李泌曰。韓滉乃能化陳少遊亦貢米矣。對曰。豈惟少遊。諸道將爭入貢矣。吏部尚書同平章事蕭復奉使自江淮還。與李勉。盧翰。劉從一俱見上。勉等退。復獨留言於上曰。陳少遊任兼將相。首敗臣節。韋臯幕府下僚。獨建忠義。請以臯代少遊。鎮淮南。使善惡著明。上然之。尋遣中使馬欽緒。揖劉

蕭復以公直
罷為左庶子

從一附耳語而去。諸相還閣。從一詣復曰。欽緒宣旨。令從一與公議朝來所言事。卽奏行之。勿令李盧知。敢問何事也。復曰。唐虞黜陟。岳牧僉諧。爵人於朝。與士共之。使李盧不堪爲相。則罷之。旣在相位。朝廷政事。安得不與之同議。而獨隱。此最當今之大弊。朝來主上亦有斯言。復已面陳。其不可不謂聖意。尚爾。復不惜與公奏行之。但恐浸以成俗。未敢以告。竟不以事語從一。從一奏之上。愈不悅。復乃上表辭位。乙丑。罷爲左庶子。劉洽克汴州。得李希烈起居。

陳少遊慙死
王韶欲自爲
留後混遣使
責之乃止

追贈顏真卿

注云某月日陳少遊上表歸順少遊聞之慚懼發疾
十二月乙亥薨贈太尉賻祭如常儀淮南大將王韶
欲自爲留後令將士推已知軍事且欲大掠韓混遣
使謂之曰汝敢爲亂吾卽日全軍渡江誅汝矣韶等
懼而止上聞之喜謂李泌曰混不惟安江東又能安
淮南真大臣之器卿可謂知人庚辰加混平章事江
淮轉運使混運江淮粟帛入貢府無虛月朝廷賴之
使者勞問相繼恩遇始深矣

貞元元年春正月癸丑贈顏真卿司徒謚曰文忠

丁欲復用盧
杞盧翰劉從
一不肯諫袁
高陳京趙需
等力爭李勉
李必助之乃
止杞竟死遭
司

新州司馬盧杞遇赦移吉州長史謂人曰吾必再入
未幾上果用爲饒州刺史給事中袁高應草制執以
白盧翰劉從一曰盧杞作相致鑿與播遷海內瘡痍
奈何遽遷大郡願相公執奏翰等不從更命它舍人
草制乙卯制出高執之不下且奏杞極惡窮凶百辟
疾之若讎六軍思食其肉何可復用上不聽補闕陳
京趙需等上疏曰杞三年擅權百揆失敘天地神祇
所知華夏蠻夷同棄儻加巨姦之寵必失萬姓之心
丁巳袁高復於正牙論奏上曰杞已再更赦高曰赦

者止原其罪不可爲刺史。陳京等亦爭之不已。曰：杞之執政，百官常如兵在其頸。今復用之，則姦黨皆唾掌而起。上大怒。左右辟易，諫者稍引却。京顧曰：趙需等勿退。此國大事，當以死爭之。上怒稍解。戊午，上謂宰相與杞小州刺史可乎。李勉曰：陛下欲與之，雖大州亦可。其如天下失望何。壬戌，以杞爲澧州別駕。使謂袁高曰：朕徐思卿言，誠爲至當。又謂李泌曰：朕已可袁高所奏。泌曰：累日外人竊議比陛下於桓靈。今承德音，乃堯舜之不逮也。上悅。杞竟卒於澧州。高怨

以嘉誠公主
妻田緒

呂鳴岳通款
於燧爲懷光
屠殺

已之孫也。三月李希烈陷鄧州。戊午以汴滑節
度使李澄爲鄭滑節度使。以代宗女嘉誠公主妻
田緒。李懷光都虞候呂鳴岳密通款於馬燧。事泄
懷光殺之。屠其家。事連幕僚高郢。李鄴懷光集將士
而責之。郢鄴抗言逆順。無所慚隱。懷光囚之。鄴邕之
姪孫也。馬燧軍于寶鼎。敗懷光兵於陶城。斬首萬餘
級。分兵會渾瑊。逼河中。夏四月丁丑。以曹王臯爲
荆南節度。李希烈將李思登以隨州降之。壬午。馬
燧渾瑊破李懷光兵於長春宮南。遂掘塹圍宮城。懷

光諸將相繼來降。詔以燧瑊爲招撫使。五月丙申。

劉洽更名玄佐。韓遊瓌請兵於渾瑊，共取朝邑。李

懷光將閻晏欲爭之。士卒指邠軍曰：「彼非吾父兄，則

吾子弟，奈何以白刃相向乎？」語甚囂。晏遽引兵去。懷

光知衆心不從，乃詐稱欲歸國，聚貨財，飾車馬，云俟

路通入貢，由是得復踰旬月。六月辛巳，以劉玄佐

兼汴州刺史。朱滔病死，將士奉前涿州刺史劉怱

知軍事。時連年旱蝗，度支資糧匱竭，言事者多請

赦李懷光。李晟上言：「赦懷光有五不可。」河中距長安

朱滔病死劉
怱知軍事

光
至不可請
馬燧
奏同從之

纒三百里。同州當其衝。多兵則未爲示信。少兵則不足隄防。忽驚東偏。何以制之一也。今赦懷光。必以晉絳慈隰還之。渾瑊旣無所詣。康日知又應遷移。士卒不安。何以獎勵。二也。陛下連兵一年。討除小醜。兵力未窮。遽赦其反逆之罪。今西有吐蕃。北有回紇。南有淮西。皆觀我彊弱。不謂陛下施德澤。愛黎元。乃謂兵屈於人。而自罷耳。必競起窺覷之心。三也。懷光旣赦。則朔方將士皆應敘勲行賞。今府庫方虛。賞不滿望。是愈激之使叛。四也。旣解河中。罷諸道兵。賞典不舉。

通鑑綱目卷之九十二

怨言必起五也。今河中斗米五百，芻藁且盡，牆壁之間，餓殍甚衆。且其軍中大將殺戮略盡，陛下但敕諸道圍守，旬時彼必有內潰之變。何必養腹心之疾，為它日之悔哉？又請發兵二萬，自備資糧，獨討懷光。秋七月甲午朔，馬燧自行營入朝，奏稱懷光凶逆尤甚，赦之無以令天下，願更得一月糧，必為陛下平之。上許之。壬子，以劉侔為幽州盧龍節度使。八月，馬燧至行營，與諸將謀曰：長春宮不下，則懷光不可得。長春宮守備甚嚴，攻之曠日持久，我當身往諭之。遂

諭徐庭光

徑造城下。呼懷光守將徐庭光。庭光帥將士羅拜城上。燧知其心屈。徐謂之曰。我自朝廷來。可西向受命。庭光等復西向拜。燧曰。汝曹自祿山已來。徇國立功。四十餘年。何忽爲滅族之計。從吾言。非止免禍。富貴可圖也。衆不對。燧披襟曰。汝不信吾言。何不射我。將士皆伏泣。燧曰。此皆懷光所爲。汝曹無罪。第堅守。勿出。皆曰諾。壬申。燧與渾瑊。韓遊瓌。進軍逼河中。至焦籬堡。守將尉珪以七百人降。是夕。懷光舉火。諸營不應。駱元光在長春宮下。使人招徐庭光。庭光素輕元

光遣卒罵之。又爲優胡於城上以侮之。且曰：我降漢將耳。元光使白燧還至城下。庭光開門降。燧以數騎入城。慰撫其衆。大呼曰：吾輩復爲王人矣。渾瑊謂僚佐曰：始吾謂馬公用兵不吾遠也。今乃知吾不逮多矣。詔以庭光試殿中監兼御史大夫。甲戌。燧帥諸軍至河西。河中軍士自相驚曰：西城擐甲矣。又曰：東城捉隊矣。頽曳軍士皆易其號爲太平。字懷光不知所爲。乃縊而死。初懷光之解奉天圍也。上以其子瓘爲監察御史。寵待甚厚。及懷光屯城陽不進。瓘密言

李璿死忠死

於上曰臣父必負陛下願早爲之備臣聞君父一也
但今日之勢陛下未能誅臣父而臣父足以危陛下
陛下待臣厚臣胡人性直故不忍不言耳上驚曰知
卿大臣愛子當爲朕委曲彌縫而密奏之對曰臣父
非不愛臣臣非不愛其父與宗族也顧臣力竭不能
回耳上曰然則卿以何策自免對曰臣之進言非苟
求生也臣父敗則臣與之俱死矣復有何策哉使臣
賣父求生陛下亦安用之上曰卿勿死爲朕更至咸
陽諭卿父使君臣父子俱全不亦善乎璿至咸陽而

還曰。無益也。願陛下備之。勿信人言。臣今往說論萬方。臣父言汝小子何知。主上無信。吾非貪富貴也。直畏死耳。汝豈可陷吾入死地邪。及李泌赴陝。上謂之曰。朕所以再三欲全懷光者。誠惜瓘也。卿至陝。試爲朕招之。對曰。陛下未幸梁洋。懷光猶可降也。今則不然。豈有人臣迫逐其君。而可復立於其朝乎。縱彼顏厚無慙。陛下每視朝。何心見之。臣得入陝。借使懷光請降。臣不敢受。況招之乎。李瓘固賢者。必與父俱死。夫若其不死。則亦無足貴也。及懷光死。瓘先刃其二

自辭行至
河中平凡二

十七日

言河中既
後區處事

宜

弟乃自殺。朔方將牛名俊斷懷光首出降。河中兵猶
萬六千人。燧斬其將閻晏等七人。餘皆不問。燧自辭
行至河中平凡二十七。日燧出高郢。李鄜於獄。皆奏
置幕下。韓遊瓌之攻懷光也。楊懷賓戰甚力。上命特
原其子朝晟。遊瓌遂以朝晟爲都虞候。上使問陸贄
河中既平。復有何事。所宜區處。令悉條奏。贄以河中
既平。慮必有希旨生事之人。以爲王師所向無敵。請
乘勝討淮西者。李希烈必誘諭其所部及新附諸帥
曰。奉天息兵之旨。乃因窘急而言。朝廷稍安。必復誅

伐如此則四方負罪者孰不自疑。河朔青齊固當響應。兵連禍結。賦役繁興。建中之憂。行將復起。乃上奏其略曰。福不可以屢徼。幸不可以常覲。又曰。臣姑以生禍爲憂。而未敢以獲福爲賀。又曰。陛下懷悔過之深。誠降非常之大號。所在宣敷之際。聞者莫不流涕。假玉叛換之夫。削僞號以請罪。觀鬻首鼠之將。一純誠以效勤。又曰。曩討之而愈叛。今釋之而畢來。曩以百萬之師而力殫。今以咫尺之詔而從洽。是則聖王之敷理道。服暴人。任德而不任兵明矣。羣師之悖。臣

禮拒天誅圖活而不圖王又明矣。是則好生以及物者。乃自生之方。施安以及物者。乃自安之術。擠彼於死地而求此之久生也。措彼於危地而求此之久安也。從古及今未之有焉。又曰一夫不率闔境罹殃一境不寧普天致擾。又曰億兆汗人四三叛帥感陛下自新之旨悅陛下盛德之言革面易辭且修臣禮其於深言密議固亦未盡坦然必當聚心而謀傾耳而聽觀陛下所行之事考陛下所誓之言若言與事符則遷善之心漸漸與言背則慮禍之態復興又

曰朱泚滅而懷光戮。懷光戮而希烈征。希烈儻平。禍將次及。則彼之蓄素疑而懷宿負者。能不爲之動心哉。又曰。今皇運中興。天禍將悔。以逆泚之偷居上國。以懷光之竊保中畿。歲未再周。相次梟殄。實衆慝驚心之日。羣生改觀之時。威則已行。惠猶未洽。誠宜上副天眷。下收物情。布恤人之惠。以濟威。乘滅賊之威。以行惠。又曰。臣所未敢保其必從。唯希烈一人而已。揆其私心。非不願從也。想其潛慮。非不追悔也。但以猖狂失計。已竊大名。雖荷陛下全宥之恩。然不能不

自覲於天地之間耳。縱未順命，斯爲獨夫。內則無辭以起兵，外則無類以來助。其計不過厚撫部曲，偷容歲時。心雖陸梁，勢必不致。陛下但敕諸鎮各守封疆，彼旣氣奪，筭窮。是乃狴牢之類，不有人禍，則當鬼誅。古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斯之謂與。丁卯詔以李懷光嘗有功，宥其一男，使續其後，賜之田宅，歸其首及尸，使收葬。加馬燧兼侍中，渾瑊檢校司空，餘將卒賞賚各有差。諸道與淮西連接者，宜各守封疆，非被侵軼，不須進討。李希烈若降，當待以不死。自餘將士

唐元光殺徐庭光

樊澤擊擒杜文朝

仙奇毒殺
舉衆來

百姓一無所問。李駱元光殺徐庭光，渾瑊鎮河中，盡得李懷光之衆，朔方軍自是分矣。盧龍節度使劉怱疾病，九月己亥，詔以其子行軍司馬濟權知節度事，怱尋薨。二年春正月，李希烈將杜文朝寇襄州，二月癸亥，山南東道節度使樊澤擊擒之。三月，李希烈別將寇鄭州，義成節度使李澄擊破之。希烈兵勢日蹙，會有疾，夏四月丙寅，大將陳仙奇使醫陳山甫毒殺之，因以兵悉誅其兄弟妻子，舉衆來降。甲申，以仙奇爲淮

西節度使。關中倉廩竭，禁軍或自脫巾呼於道曰：

拘吾於軍而不給糧，吾罪人也。上憂之甚，會韓滉運米三萬斛至陝，李泌卽奏之。上喜，遽至東宮，謂太子曰：米已至陝，吾父子得生矣。時禁中不釀，命於坊市取酒爲樂，又遣中使諭神策六軍，軍士皆呼萬歲。時比歲饑饉，兵民率皆瘦黑，至是麥始熟，市有醉人，當時以爲嘉瑞。人乍飽食，死者復五之一。數月，人膚色乃復故。初上與常侍李泌議復府兵，泌因爲上歷敘府兵自西魏以來興廢之由，且言府兵平日能安。

居田畝。每府有折衝。領之折衝。以農隙教習戰陳。國
家有事徵發。則以符契下其州及府。參驗發之。至所
期處。將帥按閱。有教習不精者。罪其折衝。甚者罪及
刺史。軍還則賜勲加賞。便道罷之。行者近不踰時。遠
不經歲。高宗以劉仁軌爲洮河鎮守使。以圖吐蕃。於
是始有久戍之役。武后以來。承平日久。府兵浸墮。爲
人所賤。百姓恥之。至蒸爨手足以避其役。又牛仙客
以積財得宰相。邊將效之。山東戍卒多齎繒帛自隨。
邊將誘之。寄於府庫。晝則苦役。夜繫地牢。利其死而

沒入其財。故自天寶以後。山東戍卒。還者什無二三。其殘虐如此。然未嘗有外叛內侮。殺帥自擅者。誠以顧戀田園。恐累宗族故也。自開元之末。張說始募長征兵。謂之曠騎。其後益爲六軍。及李林甫爲相。奏請軍皆募人爲之。兵不土著。又無宗族。不自重惜。忘身徇利。禍亂遂生。至今爲梗。雖使府兵之法。常存不廢。安有如此下陵上替之患哉。陛下思復府兵。此乃社稷之福。太平有日矣。上曰。俟平河中。當與卿議之。

三年春二月戊寅。鎮海節度使韓滉薨。夏六月以

陝虢觀察使李泌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四年春二月李泌自陳衰老獨任宰相精力耗竭旣未聽其去乞更除一相上曰朕深知卿勞苦但未得其人耳上從容與泌論卽位以來宰相曰盧杞忠清疆介人言杞姦邪朕殊不覺其然泌曰人言杞姦邪而陛下獨不覺其姦邪此乃杞之所以爲姦邪也倘陛下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乎杞以私隙殺楊炎擠顏

真卿於死地激李懷光使叛賴陛下聖明竄逐之人心頓喜天亦悔禍不然亂何由弭上曰楊炎以童子

視朕每論事朕可其奏則悅與之往復問難卽怒而
辭位觀其意以朕爲不足與言故也以是朕不可忍
非由杞也建中之亂術士豫請城奉天此蓋天命非
杞所能致也○泌曰○天命他人皆可以言之○惟君相不
可言○蓋君相所以造命也○若言命則禮樂政刑皆無
所用矣○紂自我生不有命在天○此商之所以亡也○上
曰○朕好與人較量理體○崔祐甫性褊躁○朕難之○則應
對失歡○朕常知其短而護之○楊炎論事亦有可采而
氣色麤傲○難之輒勃然怒○無復君臣之禮○所以每見

令人忿發。餘人則不敢復言。盧杞小心。朕所言無不從。又無學。不能與朕往復。故朕所懷常不盡也。對曰。杞言無不從。豈忠臣乎。夫言而莫予違。此孔子所謂一言喪邦者也。上曰。惟卿則異彼三人者。朕言當卿常有喜色。不當常有憂色。雖時有逆耳之言。如鄒來紂及喪邦之類。朕細思之。皆卿先事而言。如此則理安。如彼則危。亂言雖深切。而氣色和順。無楊炎之陵傲。朕問難往復。卿辭理不屈。又無好勝之志。直使朕中懷已盡。而屈服不能不從。此朕所以私喜於得卿。

也。泌曰：陛下所用相尚多，今皆不論何也。上曰：彼皆非所謂相也。凡相者必委以政事。如玄宗時牛仙客、陳希烈，可以謂之相乎？如肅宗、代宗之任卿，雖不受其名，乃真相耳。必以官至平章事爲相，則王武俊之徒皆相也。

以燕八入爲
懷光後

五年，初上思李懷光之功，欲宥其一子，而子孫皆已伏誅。戊辰，詔以懷光外孫燕八入爲懷光後，賜姓名李承緒，除左衛率冑曹參軍，賜錢千緡，使養懷光妻王氏，及守其墓祀。

七年春二月癸未易定節度使張孝忠薨

八年春三月丁丑山南東道節度使曹成王臯薨

宣武節度使劉玄佐有威略其母雖貴日織絹一匹

謂玄佐曰汝本寒微天子富貴汝至此必以死報之

故玄佐始終不失臣節庚午玄佐薨夏六月癸酉

平盧節度使李納薨軍中推其子師古知留後

十二年春三月魏博節度使田緒尚嘉誠公主有廢

子三人季安最幼公主子之以爲副大使夏四月庚

午緒暴薨左右匿之使季安領軍事年十五乙亥發

劉玄佐母戒
子以死報國

推李安爲留後

十七年夏五月丁巳成德節度使王武俊薨秋七月辛巳以成德節度副使王士真爲節度使

張洎曰藩鎮之禍始於肅代李懷玉殺王玄志之子而立侯希逸肅宗不能討反順而命之軍士廢立未有已也代宗之世諸鎮抗令其最反覆不臣者莫若田承嗣朝奉恩獎暮尋干戈天子賞罰不能自繇唯視其喜怒苟幸旦夕慈母護驕子非獨參養且倒授以柄德宗積任之不

網奮發一怒先試於劉文喜效亦小見然劉晏
無罪而死王武俊朱滔有平李惟岳功處置失
宜生其怨望使叛臣舉兵有名而連衡策進建
中禍亂于是始烈矣嗚呼田悅與李正己李惟
岳拒命其重在外王武俊旣殺李惟岳其重在
內。重在外者貴離戎執。重在內者貴服人心。德
宗知皆不克也。梁崇義反則遣李希烈朱滔王
武俊田悅李納俱稱王。則奉李希烈希烈初平
崇義卽驕倨自帝。天子四顧莫可爲使不得已。

而徵原諸道兵

原諸道兵
原諸道兵
原諸道兵

希烈不意又有姚令言出其間也。援兵五千。噪呼京闕。志在求食。寧懷亂心。以靜鎮之。勢可無走。而禁旅分散。至尊出奔。令言非賊。而成賊。長安有主。而無主。變起無名。難生倉卒。朱泚不從。車駕資以南面。李懷光解圍奉天。潞而反戈。蓋長于養姦。而短于用忠。徒憂目前。而不思未雨。是以前卻未平。後釁復作。此備方嚴。彼慮已失。

秦天梁州之間。奔走不暇。安。字。子。抱。真。

善結武俊而朱滔走李晟銳復長安而朱泚誅
懷光縊死功蹂馬燧希烈飲毒謀出窘急四賊
敗卒皆社稷之靈人臣之力德宗何能焉顏真
卿死愍而不憐盧杞保賊而不怒大抵德宗生
平其所深惡者止直言強諫而大奸巨盜皆非
其讐此所謂性乎亂者亂亦隨之大學言平天
下先正好惡非迂也





